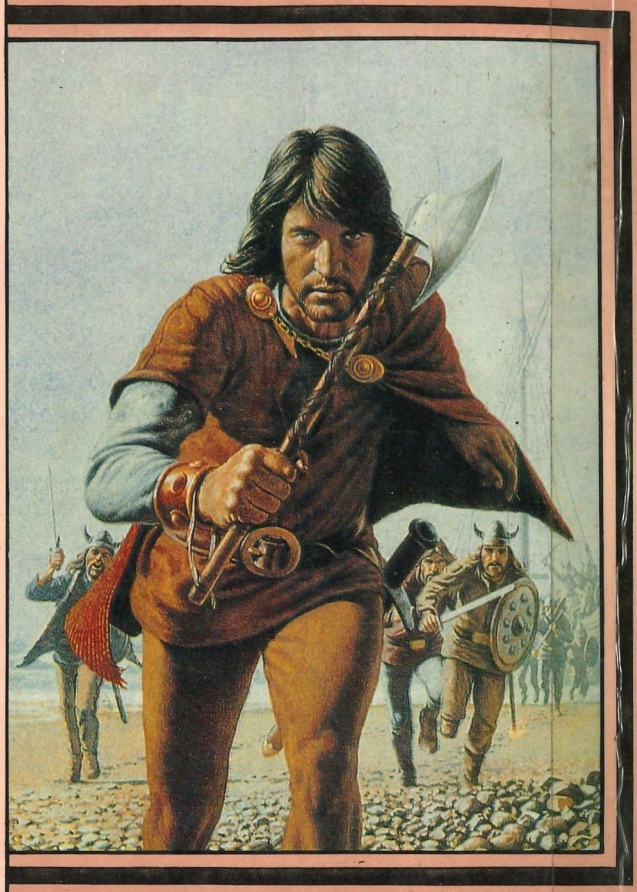
大俠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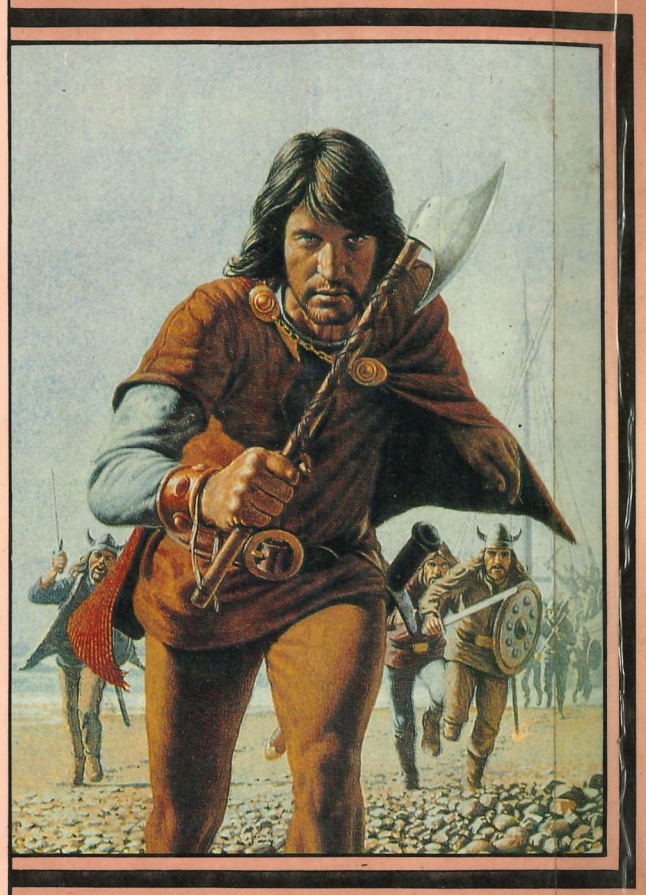
司馬翎著

續上集

大俠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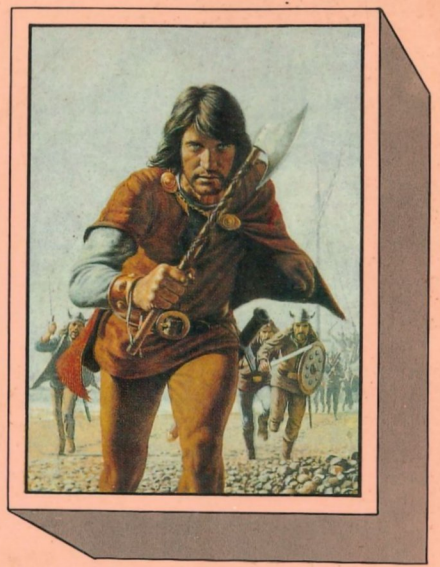
司馬翎著

續上集



大俠魂 續上集 司馬翎著 文天出版有限公司

文天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大俠魂

續上冊

司馬翎著

司馬翎系列作品

- 鶴高飛
- 白骨令
- 關洛風雲錄
- 劍神傳
- 劍氣千幻錄
- 八表雄風
- 武　道
- 金浮圖
- 仙劍佛刀
- 胭脂劫
- 獨行劍
- 纖手駁龍
- 玉鈎斜
- 浩蕩江湖
- 血羽檄
- 劍膽琴魂記
- 帝疆爭雄記
- 神鵰劍侶
- 檀車俠影
- 焚香論劍篇
- 龍虎聯劍錄
- 亂世遊俠傳
- 天涯孤獨劍
- 亂世遊俠後傳
- 聖劍飛霜
- 風塵俠影
- 大俠魂

掌櫃的以爲他要興師問罪了，不由面色蒼白，囁嚅道：「華爺……」

華雲龍微微一笑，道：

「你代我將每一封拜帖，都送帖回拜，帖中寫明，翌日午時，我在城西『曠觀樓』設宴，務請必到。」

掌櫃的急聲道：

「是！是！」

華雲龍道：

「來得及？」

掌櫃的心虛膽怯，急道：

「來得及！來得及！」

華雲龍點一點頭，道：

「好！漏掉一個，我唯你是問。」

舉步走出店門。

華雲龍將整座徐州，都逛了一遍，見到無數佩刀帶劍的江湖人物，都以奇異眼神看他。

他暗暗想道：「彼等大概都知有人挑上了我，等著熱鬧瞧。」

其實，徐州城中，知道此事最晚的，怕要算他華雲龍自己了。

逛了一陣，所見都是二三流人物，頂尖高手未見，想見的人，也未現身，心道：

「三教的人不找我，是山雨欲來的徵兆，不足爲奇，家中任我胡鬧，不聞不問，也在意中，唯有外公，薇妹他們，怎麼講，也該來了，莫非出了事？」

忽見一個淡黃面孔的中年男子，趨前爲禮，道：

「敢問閣下可是華公子？」

華雲龍抱拳還禮，道：

「在下正是，兄台……」

那淡黃面孔的中年男子忙接口道：

「兄弟杜青山。」

華雲龍還記得此人送來拜帖，道：

「原來是杜兄，杜兄遠自蜀中，迢迢萬里，兄弟未曾接待，尚請海涵則個。」

杜青山聽華雲龍知道自己，喜不自勝，連道：

「那裡那裡。」語音一頓，道：

「今日得觀華公子豐采，眞乃……」

他似想說幾句奉承的話，無奈突然間口拙舌笨起來，吶吶難言。

華雲龍見四周那些江湖人物，都圍了上來，忖道：不妙，如每人都來搭訕兩句，今天怕不唇焦舌敝了。

思忖中，截口道：

「兄弟明日午時在『曠觀樓』設筵接待各路朋友，杜兄務請賞臉？」

杜青山連聲道：

「兄弟必到，兄弟必到。」

華雲龍微微一笑，周圍一揖，道：

「諸位前輩、英雄，如若有暇，亦請撥冗光臨。」

四周的人，皆閧然答應，百十人一齊開口，又個個中氣充沛，聲勢驚人，如晴空打了個霹靂。

華雲龍又四方一禮，朗聲道：

「有勞大駕。」

抽身走了。

他至城西「曠觀樓」，拋下四顆珍珠，包下整座酒樓，可上一百桌流水席，然後溜回客棧。

回至獨院書房，却見檀木大案之上，擱著一大捲白布，紙鎮下壓著一張花箋，不禁掀眉冷笑。

那一捲白布，他不必看，便知是先後懸在門樓的八條布招。

抽起花箋，一行墨跡猶濕，龍飛鳳舞的草書，那是「傳言失實，不過爾爾。」並無上下款。

華雲龍見字，反而怒氣全消，暗道：

「若是梅素若，僅會去取布招，決不會再來這一手，嗯！難道除了玄冥教、魔教，九陰教外

，還有他敵？」

將那花箋上字，再一揣摩，覺得雖是龍飛鳳舞，依然有種娟娟秀氣，似是女子手筆，沉吟半晌，猜不出究是何人，蔡薇薇自然不會，「倩女教」的，也不會殺他威風，連那不知名的玄衣少女都想過了，亦不可能，且箋上語氣，似是初會。

他想了又想，最後啞然一笑，自語道：

「水落石出，我想他幹麼？」

欲待揉碎花箋，心頭一動，忽又湊近鼻端，但覺一股淡淡幽香，改將花箋收入懷中，暗暗忖道：

「何方大膽丫頭？竟敢藐視妳家華二爺，日後逢上，不讓妳哭笑不得，妳如何知道，華家的二爺，是否不過爾爾？」

略一思忖，將那捲白布，付之一炬，又將整座獨院大略一查，見無被翻閱移動的情形，即往椅上一坐，以手支額，計議著下一步細節。

次日，午牌時分，城西那座宏敞高大，金碧輝煌的「曠觀樓」，筵開百席，談笑風生，高朋滿座，勝友如雲，上下兩層，聚滿了上千位江湖好漢，有那來遲的，都設席街上，溽暑揮汗，可是來者絡繹不絕，那份熱鬧，爲徐州近十年來所未有。

樓上宴客，半數都是遞帖拜訪的人，一個不缺。

華雲龍主座相陪。由於事情發展，順利之極，故他一切按步就班，不慌不忙，好整以暇，大有攬轡中原，顧盼生姿之概。那雍容之度，襯上俊逸之表，見者無不心折。

忽見客席首位上一個長髯及腹，相貌魁偉的老者，執杯而起，道：

「華公子，老朽久居徐州，勉强算得半個主人，此宴本該老朽作東，替各路欲瞻華公子豐采的英雄，一洗風塵，不料讓華公子破費了。」

此人正是淮南一霸的查幽昌，今日之宴，他還不配坐在首座，一則强龍不壓地頭蛇，二則外路英雄，誰也不服誰，因此這座位，順理成章，由他坐了下來。

華雲龍站起身子，朗聲笑道：

「戔戔小數，談不上破費，查老英雄如果看得起在下，就請勿言此事。」

這幾句話，聲音不高，只是無論樓上樓下，直至街口的人，無不清晰入耳，好像華雲龍就在身畔。

人群中夠得上一流高手的，無不刮目相看，不敢視他爲一個倚仗父親聲威，無眞才實學的紈袴子弟。

二三流人物，雖覺有異，却不驚奇，原因是他們對華家出來的人，有若神明。

查幽昌拂髯一笑，道：

「將門虎子，華公子寥寥數語，豪邁絕倫，大有令尊當年風範，老朽敢不從命。」

語音微頓，掃視四座一眼，道：

「雲中山華家，久爲武林泰斗，令尊華大俠，更是江湖定海之針，不是老朽阿諛，江湖上這二十年來的太平局面，完全是拜華大俠之賜，老朽的話，在座各位高朋，想來皆有同感？」

此語一出，所有的人，哄然應是，連有些未曾聽清的，也同聲附合，人聲如雷，震得酒樓簌

歎震動。

忽聽一個嬌脆的聲音道：

「脅肩諂笑，一群趨炎附勢之徒。」

幾百人的喊聲，竟壓不住這幾句話，人人皆聞。

頓時，桌椅一陣響動，刷的站起一大群人，個個怒目四顧，只是那聲音驟起驟滅，嘈雜中，任誰也沒留意，竟尋那說話人不出。

華雲龍自始至終，神色如常，未露出驕矜自得之色，也未現出忿怒之容，不少人暗暗點頭。

忽聽一個中年壯漢，冷聲說道：

「華公子，各位前輩英雄，這位說話的朋友，藏頭露尾，分明是見不得人之輩，諸位又何必介意？」

華雲龍也是摸不準聲音來源，但他心思敏捷，那中年壯漢一出口，他功聚雙耳，果聽一聲冷笑，由對街一座酒樓傳來，那冷笑極其輕微，換成常人，丈外便已難聞。

他身形一動，即欲飄身過街，擒住諷語的人，忽又想道：聽那聲音，多半是名少女，她一個婦道人家，被我捉住，衆目睽睽，豈不難看，何苦爲了這點小事，令她羞憤欲絕。

心念一轉，想起那摘招留字的女子，猜是一人，暗道：她既一再挑釁，這次宴會，必至終席始行離去，我待散宴之後，再找她理論也還不遲。

轉念至此，朗聲笑道：

「各位前輩英雄，這位兄台之言甚是，想來出聲的人，敢作而不敢當，左右不過是個三綹梳

頭，兩截穿衣之輩，欲出風頭，故作驚人之語，咱們如大驚小怪，正讓她暗中得意，不如置之不理。」

他既然這般言語，那些站起的人，重又落坐。

忽聽華雲龍道：

「查老英雄，似是言有未盡，還請繼續見教。」

查幽昌暗道：我先前見他在徐州胡鬧，以爲不過是紈袴子弟，意在炫耀，如今看來不是，哈哈一笑，道：

「華公子雍容大度，老朽欽佩之極。」

華雲龍暗道：你們以爲我不過膏粱子弟，倚仗父勢，我豈會不知，微微一笑，道：

「在下自知少年氣燥，涵養毫無。」

查幽昌面容一整，道：

「老朽沾了是地主的光，推做代表，敬問老太君、令尊、令堂的安好。」

華雲龍暗道：看他們敬由衷出，爹眞是功在人心了，垂手斂容，道：

「託諸位前輩英雄的福，家祖奶，家父，家母們，身體粗安。」

查幽昌道：

「得知尊府近況，天下英雄無不欣慰。」頓了一頓，端起酒杯，道：

「其次，天下英雄首覩華公子豐采，亦由老朽做代表，敬公子水酒一杯，聊表仰慕之誠。」

華雲龍笑道：

「不敢，在下年輕識淺，武功膚薄，豈不折了在下的福，理當由華煬敬諸位前輩英雄一杯。」

舉杯仰面而盡，然後四方一照，算是向所有的人敬酒了。

四座的人，也齊說「不敢」，飲乾一杯。

忽聽查幽昌道：

「華公子懸招門樓，挑戰三教，豪情勝慨，更令天下英雄敬服。」

華雲龍暗暗忖道：「他不會僅吹噓我幾句而已。」微微一笑，靜待下文。

但聽查幽昌道：

「魔教與九陰教，東山再起，又欲施虐江湖，誠足以令江湖震驚，而那玄冥教，又是什麼門派，可否請華公子一開茅塞？天下英雄，皆欲同聽調度，共驅妖人，但來路不明，則不知如何著手了。」

華雲龍暗道：「看來他們都對三教意存輕視，焉知如今三教，聲威雖未如昔日『三大』，實力却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心念電轉，含笑道：

「諸位心存俠義，欲共襄盛舉，在下無任感激，想在下不過一介末學後進，主其事者，理當爲前輩高人，怎麼說，也輪不到在下……」

忽見下首，一個勁裝持劍的少年，站起高聲道：

「華公子何必謙虛，想華大俠當年，也是在華公子這等年齡，便領導天下英雄，與群邪週旋

，這主持全局的人，是非華公子莫屬了。」

這勁裝少年一嚷，少年喜事，在場年輕的，登時紛紛叫好，亂成一片，上了年紀的，却默坐不語。

華雲龍暗暗皺眉，忖道：

「這些人徒然激於意氣，既無通設計劃，又欠高強武功，那眞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了。」

目光微轉，瞥了查幽昌一眼。

查幽昌忙一指那勁裝少年，道：

「這位是開封一字慧劍的傳人，公孫平世兄。」

華雲龍將手一拱，道：

「公孫兄的抬愛，兄弟萬分感激，此事姑且不論，倒是兄弟有幾件關於三教的事，需當衆宣布，可否讓公孫兄稍候片刻？」

公孫平聞言，只得萬分不願的坐下。

華雲龍沉吟有頃，掃視四座，道：

「諸位諒已知曉，敝司馬叔爺又稱『九命劍客』的，已遭不幸的事。」

查幽昌惋然一嘆，道：

「司馬大俠的死，江湖同道，無不扼腕。」

華雲龍道：

「此事即玄冥教所主謀。」

樓中的人，聞言大譁，公孫平脫口說道：

「華公子請言其詳。」

華雲龍暗道：此事九陰教也牽連在內，兇手未緝，細節不明，暫不能言，好在經此一說，他們也當將輕視之心收起，心念一轉，道：

「司馬家的命案，不久便可以水落石出，彼時必當明告武林同道，此時言出過早，公孫兄請恕方命之罪。」

頓了一頓，不待別人問話，又道：

「在下有幾件極重要的事，就此通知各位同道。」

衆人本欲追問司馬長青命案的事，聞他所言，又凝耳傾聽，靜待他一人講來。

只聽華雲龍沉聲道：

「而今九陰教主，由前代教主之徒接任，也是女子，名叫梅素若，年事雖輕，武功却高，此其一。魔教已大舉而入中原，東郭壽有個名叫申屠主的師兄，功力猶在東郭壽之上，此其二。至於玄冥教，則神秘莫測，教主是誰，猶未探出，只是高手如雲，已知者，有總壇壇主端木世良，天機壇主孟爲謙，徒弟皆名仇華，顯然是衝著寒家來的，總壇在沂蒙山中。」語音一頓，環視衆人一眼，道：

「諸位如有疑問，尚請提出切磋。」

忽聽一個黑衣勁裝少年道：

「那梅素若的武功，比之華公子如何？」

華雲龍暗忖，她而今功力，當遜於我了。口中却道：

「兄弟與此女曾於金陵較量過，武功約略相若。」

忽聽那杜青山道：

「華公子，那東郭壽的師兄申屠主，武功究有多高，九曲掘寶，因何未見此人？」

華雲龍道：

「武功高不可測，諸位如是遇上，還是避之爲上。」語音微頓，道：

「九曲掘寶未見之故，據在下所測，恐那申屠主正在閉關也不定。」

樓中的人，多感不服，有的還打算找上申屠主，鬥上一鬥，他們都是江湖豪客，心有所思，臉上登時表露出來，華雲龍見狀，心中暗歉，却也不便再說。

忽聽查幽昌道：

「華公子可否將那申屠主的像貌指點出來，免得江湖朋友，失了邊避之道。」

華雲龍暗道：究竟是上了年紀的，有些計較。

微微一笑，道：

「那申屠主好認的很，諸位只要看見腰繫銀龍，鬼氣森森，有若從墓穴裡爬出來的老者，便知是申屠主了。」

忽聽那公孫平道：

「華公子言，玄冥教主之徒皆名仇華，敢問玄冥教主，與府上有何一天二地的仇恨？」

華雲龍心道：程老前輩雖言那玄冥教主與咱們華家有殺師大仇，可是我想不出，諒他們也猜

不到。

轉念下，覺得還是探清再講爲佳，當下道：

「這只有日後當面問那玄冥教主了。」

忽聽查幽昌問道：

「華公子，妖氛再起，實力未可輕侮，請問令尊何日出山，再爲掃蕩？」

華雲龍暗暗想道：「奶奶與爹爹，明明已將萬斤重擔交給我，怕是不會再入江湖，我若實言，這些人看我年輕，料我本領有限，定將失望……」心念電轉，緩緩說道：「家父旨意如何，我這做兒子的，未敢妄測，不過諸位請放心，華家既忝屬武林中一份子，對於除魔衛道，必盡上一份力量。」

他這番話，不著際，很多人不滿，却也不便再問。

忽聽席上一個身形偉岸的老者，道：

「華公子既力挑三教，想來對三教實力，十分清楚，孰强孰弱，如何著手，必已胸有成竹。」

華雲龍收回目光，首席的人他都認得，此人乃以破甲神拳，稱雄南昌的范通，他微微一笑，道：

「胸有成竹，倒是未必，以眼下情形而論，九陰教主引退，梅素若年事既輕，資質再佳，也不如那些老魔，九陰教當屬最弱，魔教則東郭壽同輩師兄弟，猶有敵人，勢力最强，玄冥教則實力莫測，依在下淺見，只恐猶在魔教之上。」

范通道：

「如此說來，如欲動手，當先殲滅九陰教？」

華雲龍搖頭道：

「不然，三教已然聯盟，牽一髮則動全身，他們決不會讓咱們一個個對付。」頓了一頓，道：

「何況良賈深藏若虛，到了後來，說不定九陰教反而最强。」

范通點頭道：

「華公子之言甚是，這般大奸巨慝，不到最後，誰也不肯盡出全力。」

忽聽查幽昌道：

「關於那九陰教主忽然引退的事，華公子以爲是好是壞？」

華雲龍略一吟哦，道：

「九陰教主乃心機深沉之輩，此舉必有用意，以好的說，則存了與咱們化敵爲友之心，以壞的方面來說，則退居幕後，另存詭計，是好是壞，有待日後發展，非日下可以斷定了。」

這一次聚會，大家很少動用酒菜，多是執杯傾聽，華雲龍既未殷勤勸酒，那些江湖豪客也不在意。宴會接續兩個時辰，直至申末始畢，仍以盡歡而散，華雲龍無法一一相送，一揖而已，只有首席的十來位，說來都是一方雄豪，不敢怠慢，始一一道別。

走時，范通洪聲道：

「華公子，想當年 九曲掘寶，若非令尊，寒家拳譜安能物歸原主，令尊武功蓋世，老朽無由

報答，今日得識見公子風範，恍見令尊當年，公子既有豪情壯志，老朽願候吩咐，萬勿客套。」

華雲龍忖道：這位老前輩肝膽照人，值得深交，心中暗感，朗聲笑道：

「當年掘寶，家父爲所當爲，前輩取所當取，何來恩德？」面容一整，又道：

「前輩既作此言，晚輩也不見外，若言報答，則前輩是視華家爲小人了。」

范通先是微怔，繼而哈哈大笑，不再多說，執手而別。

查幽昌對華雲龍處事穩健，也暗感佩服，拂髯笑道：

「老朽忝爲地主，其他的不行，手下倒還有幾個兄弟，跑跑腿，傳傳消息，倒還辦得到，華公子如有用得到的地方，不必客氣。」

華雲龍也不客氣，拱了拱手，道：

「查老英雄鼎力相助，在下甚爲感激，如徐州來了神情絕異的人，請通知一聲即可。」

查幽昌笑道：

「小事一件，華公子盡請放心。」也道別走了。

送走所有客人，席終人散，偌大「曠觀樓」，顯得一片冷清清的，華雲龍也未多留，交待店家幾句，便也離去，瞬間，消失街口。

寂然片刻，忽由對面酒樓，躍出一位面掛白紗，身著雪色衣裙，背搭寶劍的女子。

她登上曠觀樓，略一邏巡，見除了幾個店夥在收拾殘餚剩菜，江湖人物，一個不留，喃喃自語道：

「哼！孟伯伯，端木伯伯，師兄們，回到總壇，說華天虹這個兒子如何如何，其實不值一道

，我摘招諷語，他又拿我奈何了？」

一聲輕笑，香風過處，飛身出樓，逕往城外奔去。

那批低頭清掃酒樓的店夥，抬頭四顧，不見人影，不由疑神疑鬼起來。

「姑娘留步。」

那女子一怔之間，風聲瑟瑟，面上紗巾，已被揭去，面前忽然站著一位俊美無儔的少年，手搖摺扇，另一手提著一柄光華閃閃的寶劍，食中二指，挾著紗巾，一臉笑容。

華雲龍揭下那女子面紗，一瞥之下，只見是位眉目如畫，美艷奪目的少女，最奇的是，面龐居然與母親白氏夫人有六七分相似，心道：

「我若不是已知彭姨父僅有一子，年與煒弟相似，定要以爲她是姊妹了。」

那雪衣少女一怔之下，忽覺華雲龍手中寶劍，有點眼熟，探肩一摸，己劍果已不翼而飛。

她羞怒交集，皓腕一指，道：

「還我！」

華雲龍哈哈一笑，道：

「敢不從命。」

摺扇入懷，右手執持劍柄，遞向那雪衣少女。

那雪衣少女不料他竟敢如此，這乃極其危險的事，如敵方握柄前送，則自己縱有絕頂武功，也難把握，如非武功相差甚遠，則絕無倖理。

她料華雲龍有詐，一時間，竟躊躇不敢伸手。

華雲龍等了一瞬，搖頭嘆道：

「眞是未料，姑娘膽小乃爾。」

那雪衣少女受激不過，冷笑一聲，玉掌一探，竟然毫無困難奪過。

她怔了一怔，欻然一劍，刺向華雲龍胸口。

華雲龍早已有備，哈哈一笑，左掌扣指輕彈。

那雪衣少女陡覺右臂「曲池穴」一麻，持劍不住，寶劍脫手。

華雲龍右臂一伸，劍已入手。

那雪衣少女又驚又懼，不知如何是好。

只聽華雲龍怒聲道：

「妳心腸如此歹毒，華老二容妳不得。」

但見白光一閃，劍已遞至面前。

雪衣少女無力抗拒，美眸一閉，瞑目待死。

她待了片刻，却覺痛楚毫無，星目一睜，却見華雲龍笑臉吟吟，描金摺扇，又已握在手中，輕搖不已，寶劍已不見。

她不禁重往肩上探去，自己寶劍，果已好端端的插回劍鞘。

原來華雲龍剛剛不過嚇她而已，其實却將劍送還。

雪衣少女不禁有些膽寒；雖劍已得回，也不敢動手，美目望著華雲龍，怔然失措。

其實，她武功也算得上一流高手，若非心慌意亂，加上華雲龍早有成算，再是不濟，居於這

一等有利形勢，也不會一招接不住。

只見華雲龍將她蒙面紗巾湊至鼻端，聞了一聞，又從懷中掏出一張花箋，又聞了聞，喃喃自語道：

「不錯，香味一般。」

雪衣少女見是自己留字客棧，所用的花箋，不覺羞憤交迸，道：

「華家子弟，原來是輕薄少年。」

華雲龍暗道：總算教妳哭笑不得。敞聲一笑，將花箋紗巾，盡納懷中，朝那雪衣少女，持扇一禮，道：

「姑娘恕罪，小生忽然想起一位故人，急情之下，致多有失禮。」

雪衣少女明知他要搗鬼，仍忍不住問道：

「你那故人，姓甚名誰？是什麼樣的人？」

華雲龍一本正經的道：

「我那故人，姓甚名誰，都不知道……」

雪衣少女冷然截口，道：

「連姓名都不知，也是故人？」

華雲龍接道：

「只知她是位美若天仙的姑娘。」

雪衣少女玉靨一紅，怒道：

「住口！」

華雲龍佯作一怔，問道：

「姑娘因何發怒？」

雪衣少女頓了一頓，冷冷說道：

「你要殺要剮，本姑娘都接著，口齒輕薄，不怕有辱華家門風？」

華雲龍暗道：這丫頭口齒犀利，倒是個角色，哈哈一笑，拱手一禮，道：

「姑娘教訓的是，請問芳名？」

雪衣少女略一沉吟，冷冷說道：

「我叫憶白，你聽清了。」

華雲龍瞿然一驚，心道：外公說玄冥教主認識媽，原來如此，可惜爹爹總不將這些事情告訴我，不然玄冥教主來歷，我就可猜出幾分了。

他心頭在想，口中說道：

「尊姓？」

雪衣少女冷冷說道：

「隨師而姓。」

華雲龍笑道：

「請問尊師可是姓仇？」

雪衣少女櫻唇一撇，默然不語。

華雲龍見她不說，也不追問，道：

「曠野，不是談話之地，請姑娘至店中一談如何？」

雪衣少女道：

「客棧離此太遠，我看免了。」

華雲龍微微一笑，道：

「主隨客便，就由姑娘。」

雪衣少女暗暗冷笑，道：

「既然主隨客便，則小女子就走了。」

嬌軀一轉，即欲走開。

華雲龍哈哈一笑，又擋在她面前，道：

「姑娘且慢。」

雪衣少女早知華雲龍必不會讓自己輕易走脫，銀牙一咬，駢指疾戳華雲龍「天地」大穴。

華雲龍朗聲大笑，道：

「姑娘忒也心狠，出手便要人命。」

右掌疾刁，雪衣少女但覺皓腕一緊，已在華雲龍掌中，猛力一掙，却似上了鐵箍，掙他不脫。

她玉面泛紅，怒聲道：

「放手！」

華雲龍哈哈笑道：

「姑娘太野了，在下爲防不測，只得委屈姑娘。」

雪衣少女恨不得一腿踢去，却怕華雲龍再像這樣來一手，那就更難爲情了。

她心念數轉，不由對自己不聽師命，逞強來鬥華雲龍的事，追悔不迭。

華雲龍却忽然放手，道：

「姑娘，咱們和和氣氣，打個商量如何？」

雪衣少女冷然道：

「誰和你是咱們了？」

華雲龍笑道：

「好，好，妳和我做個商量如何？」

雪衣少女冷哼一聲，揉著玉腕，不予置理。

華雲龍暗笑一聲，由懷中掏出一方手帕，尋了一塊石塊，仔細舖好，舉臂道：

「請坐！」

雪衣少女連番失手，也對自己武功失去信心，逃遁無策之下，略一躊躇，只得坐下。

華雲龍自己却往另一塊石頭，隨意坐下。他這份慇懃小心，雪衣少女雖暗暗冷笑，芳心却也一動。

華雲龍想了一想，道：

「在下曾於南陽見了一位與姑娘年紀相若的姑娘，穿玄色勁裝，使一柄短劍，有一個女僕，

名叫薛娘……」

雪衣少女忍不住道：

「你說的是蕭靈瓊那丫頭？」

華雲龍無意中得知那玄衣少女姓名，心中欣然，笑道：

「大概是吧，姑娘與她很熟？」

雪衣少女頓覺失言，冷然道：

「無可奉告。」

華雲龍心中暗道：聽她語氣，她們中怕有仇怨。

他在心頭想，口中笑道：

「姑娘之師想是玄冥教主，令師尊姓大名，可否見示？」

雪衣少女冷冷說道：

「不可！」

華雲龍笑容不改，道：

「聽說貴教高手如林，可否告知一二，也讓在下新新耳目？」

雪衣少女櫻唇一撇，道：

「做夢！」

華雲龍道：

「令師與咱們華家，有何仇恨？」

雪衣少女聞言，美眸中突然泛上殺機，抿嘴不語。

華雲龍暗暗忖道：看她恨成這樣，果然與咱們華家有不解深仇了。

心念轉動，話鋒一轉，道：

「那幾個仇華，是姑娘師兄？」

雪衣少女冷冷一笑，道：

「可惜沒殺死你。」

華雲龍放聲大笑，道：

「令師兄武功，只怕還要稍遜姑娘，既蒙姑娘手下留情，令師兄更奈在下不得。」

雪衣少女嬌靨一紅，怒聲道：「誰手下留情了？」

華雲龍哈哈一笑，道：「好！是承讓，不是留情。」

雪衣少女垂目望地，冷然不語。

華雲龍心中略一盤算，覺得司馬長青的命案，玄冥教主的來歷，都要落在雪衣少女身上追尋，該不可輕易放她走了，只是既不忍心動强，那雪衣少女又倔强之極，乃極爲難辦的事，但他機敏絕頂，此事却難他不倒，略一思忖，已然得計，口齒一啟，正待出言。

忽聽曠遠處，傳來一個清晰的女子口音，喊道：

「龍兒！」

華雲龍微微一怔，心道：誰在喊我，移目望去。

只見夕陽欲沉，雲日輝映，霞光萬道，一派絢麗的景色，遠處幾條人影馳來。

他功力深厚，雖景物已有些昏暗，一眼便已看出，那是三個苗裝女子。

雪衣少女也秀目一抬，她却看不清來者何人。

但見華雲龍忽然跳了起來，歡聲呼道：

「大姑姑、二姑姑、三姑姑，妳們怎麼都進入了中原了？」

那三條人影，聞聲加速馳來。

雪衣少女見他背對自己，芳心暗道：

「我趁此時機，施一招『騰龍九折』，量他難以躲過，只是震於華雲龍武功高不可測，不敢動手。」

那幾條人影，瞬已馳近，只見原來是三位手足俱裸，酥胸半露，一身皙白肌膚，相貌頗美的苗裝少婦。

雪衣少女忽聽華雲龍以「傳音入密」說道：

「姑娘，我這三位姑姑，出身苗嶺，嫉惡如仇，如知妳是玄冥教教徒，必取妳性命，妳不如暫時溝做我彭姨父的女兒。」

雪衣少女生性冷傲，如何肯幹，冷冷一笑，方待出口拒絕。

只聽華雲龍道：

「反正由我來說，不要妳親口承認。」

就在這兩句話工夫，那三位苗裝少婦已至前面，當中一位華雲龍不暇多說，施禮笑道：

「大姑姑，妳們怎麼進入中原？」

當中一位苗裝少婦笑道：

「聽說你中了虺毒，特地來看看你，才入中原，江湖沸沸騰騰，聽說你在徐州搗亂，就來此了。」

左手一位苗裝少婦望了雪衣少女一眼，問道：

「龍兒，她是誰？」

二

華雲龍忙笑道：

「她是龍兒姨父的女兒，名叫彭憶白。」

向雪衣少女一招手，道：

「憶白表妹，來！讓我給妳介紹介紹，我這三位姑姑，江湖人稱苗嶺三仙，依次是蘭花仙子，梨花仙子，紫薇仙子，使毒本領，天下無雙，妳不可錯過討教機會。」

雪衣少女芳心暗道：

「這眼前虧，不吃也罷。」

蓮步款乃，姍姍走上，各施一禮，甜甜的叫道：

「仙子前輩。」

華雲龍暗暗鬆了口氣。

苗嶺三姑因她容貌與彭拜之妻白素儀，有六七分相似，倒是不疑有他，見她乖巧，都是喜不自禁。

她們性格坦率，蘭花仙子一把抱住雪衣少女，笑道：

「長得果與妳娘十分相像，又是一個大美人兒，幾歲了？」

「有婆家了沒有？」

紫薇仙子接口笑道：

「如果沒有，要不要我幫妳找一個？却不知那家郎兒有此福氣，娶得了這麼個美人兒。」

苗嶺三仙圍著雪衣少女，咭咭喳喳的說上一大堆話，一時間，却將華雲龍冷落一旁。

雪衣少女心頭好不彆扭，她們談的是別人父女，又口口聲聲說婆家，可是却也將心中那一份仇恨，沖淡了不少。

她螓首低垂，嬌羞不勝，那裡答得出話來，偶而一瞥，却見華雲龍吟吟而笑，得意萬分，不由芳心暗恨，瞪了他一眼。

華雲龍見她美眸含怒，瞪了自己一眼，頑童心起，也向她霎霎眼睛。

苗嶺三仙覩狀，不明就裡，還道他們是眉目傳情。

蘭花仙子忖道：

「看來他們之間，似是兩情已洽，嗯！這彭憶白美若天仙，與龍兒確是一對，龍兒處處留情，如家中有個妻子，也將略有顧忌。」

動念之下，居然起了撮合之意。

苗人生性熱情，想到就做，蘭花仙子朝二師妹、三師妹一施眼色，放開手道：

「妳們敍敍，我與龍兒講話去。」

苗嶺三仙心意相通，何況梨花仙子與紫薇仙子，見了雪衣少女後，也存了這個意思，兩人微微一笑，拖了那雪衣少女至一旁談話。

總算她們久與中原人相處，知道漢家閨女怕羞，故未當面說合。

蘭花仙子拉過華雲龍，面色一整，道：

「龍兒。」

華雲龍不知她要搞什麼玄虛，笑道：

「大姑姑，何事？」

突然想道：

「不要是帶來奶奶或爹爹的嚴命，令我返家，則好戲才不過開鑼，便煙消雲散，這個台，可坍的大了。」

心裡想著，口中却不禁問道：

「是奶奶或爹爹有消息？」

蘭花仙子見他惴惴之態，笑道：

「你這麼怕你祖母與你爹？」

華雲龍聞言便知決不會是傳祖母及父親之命，心頭一寬，笑道：

「也一樣怕三位姑姑。」

蘭花仙子燦然一笑，道：

「哼！小滑頭，小混蛋。」

華雲龍搖頭一笑，道：

「大姑姑幹麼罵我？」

蘭花仙子美目一瞪，道：

「你不服氣是吧？哼！你就是小滑頭，小混蛋，你爹是大滑頭，大混蛋，你服不服？」

普天之下，怕也只有苗嶺弟子敢出此言，華天虹其他朋友尊長，既要自惜身份，也要顧忌華天虹在武林中地位，不敢輕慢，何況謾罵？唯是九毒仙姬這班弟子，與華天虹相處既熟，嘻笑怒罵，百無禁忌，始敢作此言。

華雲龍搖首不迭，笑道：

「服了，服了，大姑姑有話快講。」

蘭花仙子道：

「既然服了，搖頭幹麼？」

華雲龍道：

「大姑姑如無話說，侄兒還有事要辦哩！」

蘭花仙子對這位侄兒，也不能太奈何他，當下道：

「大姑姑的話你聽不聽？」

華雲龍點頭道：

「當然聽。」

蘭花仙子點了點頭，道：

「這就好。」

頓了一頓，一本正經的道：

「大姑姑的意思，你年紀也不小了，整天像匹沒攏頭的馬……」

她話未說完，華雲龍已知其意，搖手不迭，笑道：

「侄兒年紀還小，再過幾年不遲。」

蘭花仙子嗔道：

「你敢不聽話，我打你屁股。」

華雲龍斷然道：

「大姑姑要打便打，侄兒碍難從命。」

蘭花仙子眼睛一轉，道：

「你敢向那人兒說一聲，我看不上妳，大姑姑便算白費口舌，否則你就乖乖聽話，如何？」

華雲龍暗暗忖道：

「看她作媒之意這般堅決，我該讓她絕了此意才是。」

轉念下，腦中突然出現了蔡薇薇的影子。

只見蘭花仙子撇一撇嘴，道：

「瞧你，膽子這麼小，連這點事也不敢應承。」

華雲龍心念一決，道：

「好，大姑姑請說，那人是誰？」

蘭花仙子笑道：

「看你意思這般堅決，想來兩情早洽，大姑姑這媒人，多半是做得多餘了。」

華雲龍一頭霧水，暗道：

「她說的決不是薇妹。」

當下，惑然問道：

「大姑姑說什麼啊？」

蘭花仙子道：

「裝佯！憑你的聰明，會想不到？」

華雲龍惑然道：

「大姑姑是說……」

蘭花仙子朝雪衣少女及兩位師妹處一指，道：

「當然是她。」

華雲龍啼笑皆非，忖道：

「妳以爲她是誰？她是玄冥教主之徒，咱們家大仇人之徒啊！況我連她的姓也不知，相識不到兩個時辰，眞是異想天開了。」

他知那雪衣少女是玄冥教主之徒，故始終想不到她，苗嶺三仙却道那雪衣少女是彭拜之女，看她與華雲龍的情形，似是一對情侶，故視作順理成章的事。

只聽蘭花仙子道：

「小混蛋，你怎麼說？」

華雲龍暗道：

「我讓妳向她說去，她羞怒交集下，必說出眞實身份，哈！那可好看了。」

口齒一啟，就待言語，忽然想道：

「不可，她如說出眞實身份，其他也罷，這三個姑姑性情不定，多半就翻臉取她性命……」

蘭花仙子見他欲言又止，嫣然一笑，道：

「原來你也會害羞，那就由大姑姑代你說去。」

嬌軀一轉，朝那雪衣少女行去。

華雲龍急忙一拉她玉臂，道：

「慢點。」

蘭花仙子扭頭惑然道：

「什麼事？」

華雲龍暗暗忖道：

「爲了保她一命，只得如此了。」

他心中暗笑，口中却一本正經的道：

「大姑姑做晚了。」

蘭花仙子道：

「怎麼說？」

朝他上下打量一眼，又道：

「你氣色很好，簡直不像中了虺毒，再說，你參當年中了『丹火毒蓮』，無法娶妻生子，却

未聽說中了砒毒，也不能娶妻生子了。」

華雲龍含笑說道：

「還要明說？」

蘭花仙子燦然一笑，道：

「如此我道喜便了。」

說完，又欲行去。

華雲龍急道：

「且慢。」

湊近蘭花仙子耳畔，低聲說道：

「虧您還是我娘的大師姊，難道不知漢族閨女的性情？」

蘭花仙子想了一想，笑道：

「就是你們漢人怪規矩多，這有什麼好羞的，也罷，我就當做不知道此事。」

忽聽梨花仙子縱聲叫道：

「大師姊，還未說好？」

蘭花仙子扭頭道：

「不必勞我們了。」

紫薇仙子出來低頭向那雪衣少女問話，聞言抬頭，道：

「什麼意思？」

那雪衣少女不明所以，也愕然抬頭，華雲龍怕蘭花仙子口沒遮攔，急忙道：

「二姑姑，三姑姑，妳們試想想我娘，就明白了。」

梨花仙子、紫薇仙子，先是一怔，繼而眼珠一轉，露出恍然神色。

華雲龍又急聲道：

「你們知道我娘的端莊文雅？」

那雪衣少女滿腹疑雲，不知他為何屢次提出母親。

只聽梨花仙子笑道：

「知道你們漢人莫名其妙的風俗多，我們不會糊塗的，放心。」

那雪衣少女更是茫然，一會望望華雲龍，一會望望苗嶺三仙，老實說，她對苗嶺三仙沒有直接怨仇，因為苗嶺三仙剛剛那一陣熱情，使她寂寞芳心，大起感受，倒對苗嶺三仙不僅不覺厭惡，反而有一種親切之感，華雲龍不說，她也不想自行揭穿不是彭拜之女的事了。

華雲龍暗暗笑道：妳們不糊塗，才糊塗哩！但覺做了平生最有趣的惡作劇，直想發笑，強自忍住，但笑容却不覺滿面。只聽紫薇仙子笑道：

「彭憶白，恭喜妳了。」

雪衣少女微微一怔，未及問話。

華雲龍眼見功敗垂成，心頭大急，高聲道：

「三姑姑。」

紫薇仙子嗔聲道：

「你少管！」面龐一轉，朝那雪衣少女笑道：

「告訴我，什麼時候的事？」

那雪衣少女也是絕頂聰明，猜到了一點，嬌靨上泛起一抹紅暈，忽然螓首一轉，望向空無人處。

華雲龍見她並未嚷出，暗暗吐了一口氣，忖道：看來今天是不能逼問玄冥教主來歷與司馬叔爺的事了。

他瞥見那雪衣少女側面，驀覺似曾眼識，略一凝思，想起正是與程淑美在那荒村野店所見，那縱騎而過的少女即面前這雪衣少女，心想：阮紅玉的師父，與玄冥教的關係，倒是應該打聽明白。

那雪衣少女芳心一轉，暗道：「此時不走，尚待何時？」忽然向苗嶺三仙，襝衽爲禮，道：

「三位前輩……」

紫薇仙子叫道：

「叫仙子，不要叫前輩。」

雪衣少女嫣然一笑，道：

「仙子前輩……」

梨花仙子黛眉微蹙，道：

「討厭！妳非將前輩二字掛在嘴上？我們眞已老了，一副前輩樣子？」

雪衣少女不禁燦然一笑，暗道：「妳們嘻嘻笑，確沒有半分前輩樣子。」忍不住朝苗嶺三仙

望去，但覺嬌艷如花，何嘗有半分老態。

蘭花仙子笑道：

「想不到吧？我們成名江湖已近三十年，妳猜我幾歲了？」

雪衣少女心道：「這可不好猜。」不覺搖了搖頭。

梨花仙子握住她的手，笑道：

「這位蘭花婆子，已經五十七了，妳想不想學，想學我就教妳苗嶺內功，只要妳捨得妳那個人兒。」說完，掩口一笑。

忽聽紫薇仙子道：

「可惜鳳兒捨不得小郎。」

雪衣少女不知何謂，妙目一睜，轉向紫薇仙子望去。

紫薇仙子笑道：

「妳不知道？鳳兒就是他娘，師父的最小弟子，我們最小師妹，唉！鳳兒就是心軟，否則龍兒他媽就嫁不到華家，如今世上也少了一個混世魔王了。」

語畢，向華雲龍抿嘴一笑。

華雲龍暗暗想道：「唉！妳們把她當做什麼人了？」不覺感到玩笑開得不小，揭穿了，苗嶺三仙怕不干休。

雪衣少女半懂不懂，芳心却是頗爲感動，怔了一怔，低聲說道：「晚輩想……想告辭了……」

蘭花仙子愕然道：

「妳說什麼？告辭？」轉面向華雲龍望去。

華雲龍這時却恨不得那雪衣少女快去，心想：「要消息也不急在一時。」忙道：

「憶白表妹有事待辦，的確該快些走了。」

苗嶺三仙以爲兩人是嫌她們在側，另約他地，互遞眼色，也不挽留，含笑道別。

華雲龍以練氣成絲，傳音入密，向那雪衣少女道：

「妳別太得意，下次可沒這好的事了。」

雪衣少女功力不夠精純，無法以練氣如絲的功夫說話，冷冷一笑，轉身疾奔而去，展眼間，她那纖細的身影，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蘭花仙子嗔道：

「有什麼好笑的？」

待那雪衣少女已然不見，華雲龍再也忍笑不住，放聲大笑起來。笑罷就想揭明此事，念頭忽轉，暗道：還是瞞得住就瞞，微微一笑，道：

「三位姑姑，要不要到侄兒所居客棧坐坐？」

梨花仙子道：

「客棧又不是你家，去幹麼？」

紫薇仙子面容一整，道：

「聽說你中了虺毒，我却看不出跡象，是煉化了？」

華雲龍淡然道：

「還未，有位前輩施功逼在『龍眼穴』。」

蘭花仙子拿起他左腕，借著星光，朝他拇指望去，見指甲下依稀有米粒大白點，不禁黛眉微蹙，道：

「你那個前輩，爲德不卒，既能逼，多花上幾個時辰，也就煉化了，拖個病根在身，實在危險。」

梨花仙子、紫薇仙子，關心他安危，也湊過來看。華雲龍怕她們對元清大師不恭，忙含笑道：

「我是想自己煉煉內功。」抽回手腕。

梨花仙子道：

「哼！小頑皮！」

華雲龍微微一笑，道：

「三位姑姑，仙娘她老人家好？幾位姑姑好？」

蘭花仙子笑道：

「她老人家還是老樣子，只是洞中事務，都交給咱們姊妹。」語音一頓，笑道：

「你那幾位姑姑，眞想去落霞山莊看看你娘，我不准，把我恨死啦！」

華雲龍問道：

「姑姑現在下榻何處？如無要事，留在徐州捧捧侄兒的場好麼？」

紫薇仙子道：

「哼！你在徐州招搖撞騙，想拉我們下水？」

梨花仙子道：「我們還有事，過些日子，再來看你。」

華雲龍哈哈一笑，施禮道別。

苗嶺三仙此來徐州，主要是聽他中了星宿派「神虺噬心」，見無大碍，也就走了，他們的事，也不過是找魔教算帳，去雲中山與秦氏夫人及華天虹敍敍離情而已。

華雲龍一逕奔回「天福客棧」，進了弄堂，却見公孫平與幾個少年坐在堂中，不覺微微一怔。

公孫平等他進堂，群皆起身拱手，由公孫平道：

「華公子日理萬機，咱們本不該來打擾。」

華雲龍含笑回禮，道：

「諸位不必客氣，公孫兄有何見教？」一瞥之下，已見連公孫平共是四人，二人揹劍，樓上曾經開口的黑綢勁裝少年，亦在其中。

只見公孫平朝那黑綢勁裝少年一指，道：

「這位是陳節堅兄。」朝那兩個揹劍少年一指道：

「這位是胡經文、胡經武昆仲。」

三個少年齊齊抱拳，同稱「久仰」。

華雲龍也拱手還禮，道聲「幸會」，見胡家兄弟氣度沉穩，功力恐較公孫平、陳節堅爲高。

只聽公孫平道：

「咱們自知武功低微，挑不起大樑，只是替公子敲敲邊鼓，搖旗吶喊，總還可以。」

華雲龍暗道：「他們一腔熱情，我若拒人於千里之外，豈不令豪傑寒心？」當下放聲一笑，拱了拱手，道：

「諸位抬愛，兄弟若再謙虛，反是不知好歹了。」

公孫平油然色喜，道：

「既然如此，咱們還連絡了一批好友，皆願爲華公子効力，幾時華公子見他們一見？」

華雲龍暗忖：他所說的好友，想來也是一干年輕人了，微微一笑，道：

「兄弟是愈快愈好，却不知令友們幾時有空？」語音一頓，道：

「咱們是各盡心力，掃蕩群邪，這類効力的話，再也休提。」

忽聽胡經文道：

「華公子，胡經文有幾句話，如梗在喉，極想一吐爲快。」

華雲龍雙手一拱，道：

「胡兄賜教。」

胡經文抱拳還禮，道：

「賜教不敢，在下之意，常言道，蛇無頭不行，咱們俠義道的人，如欲掃蕩群魔，就該有一個主持全局的人，大夥兒都聽此人調度，否則一盤散沙，何能成事，說起這人，論德望，論武功，論才識，本該是令尊華大俠莫屬，只是華公子義薄雲天，豪傑京從，反是尊府落霞山莊一無反

應，故大夥兒都猜，華大俠息隱田園，已無重出江湖之心……」

華雲龍暗暗想道：「他們雖不知爹爹另有隱衷，只是爹爹不欲伸手此事，乃顯然可見，却不知爹爹與顧姨……」

轉念間，却見四人目光都望向自己，似含有相詢之意，當下歉然一笑，道：

「家父的事，兄弟身爲人子，豈敢妄測？」

胡經文點了點頭，繼道：

「故這主持全局的人，以在下之意，由華公子擔當，最爲妥當。」

華雲龍微微一笑，道：

「胡兄盛情，兄弟十分感激，只是天下奇人異士多若江河之沙……」

胡經文截口道：

「確如華公子所言，天下奇人異士，多若江沙，只是眼下却是華公子最爲適當。」

頓了一頓，懇然道：

「咱們並非攀龍附鳳，妄希非份，實在是一片實心實意，失禮的地方，華公子多多包涵。」

華雲龍劍眉微軒，心道：「我只道他們激於意氣而已，原來並不盡然。」面容一整道：「胡兄金玉良言，兄弟茅塞頓開，一切均如所示，如今咱們就商議細節吧！」

忽聽陳節堅笑道：

「華公子，抗旗打傘，陳節堅討了，想來也沒有人爭這美差。」

只聽胡經武叫道：

「誰說的？我就要爭。」

華雲龍暗道：「與這般熱血少年不必忸忸怩怩，謙退反感虛僞。」揚眉一笑，道：

「你們乾脆就執鞭抬與，牽馬墜鐙，不是更好？」

胡經武哈哈一笑，道：

「好！兄弟任了！」

陳節堅嚷道：

「你！別……那是我的。」

衆人聞言，忍俊不住，皆大笑起來，公孫平、陳節堅、胡氏兄弟，雖武功遠遜華雲龍，却也是後起之秀，功力不弱，笑聲滿堂，震得掌櫃的，夥計食客們，掩耳不迭。

笑了一陣，始漸漸止住，公孫平見華雲龍方從外來，必是未進晚餐，忙叫來夥計，送上酒菜。

華雲龍覺弄堂人雜，他包下的獨院，有廳有房，寬敞異常，於是邀四人至院中小廳，酌酒定猷，四人自無異議，即命店家送來酒菜，也不要店夥侍候，就於獨院客廳，一邊飲酒，一邊商議，彼此都是綠鬢年少，酒酣耳熱，少不得意氣飛揚，院外不時可聽到他們笑聲。

直至午夜，胡氏兄弟、公孫平、陳節堅始行離店。

次晨，華雲龍正於院中漫步，忽聽店夥來報，說是有個老者求見。

華雲龍略問相貌，覺得陌生之極，急忙迎出，却見是位銀髯過腹，海口巨目的老者，雙眼神光熠熠，功力顯然極爲深厚，心中暗暗奇道：「這老者威嚴不凡，我若見過，便不該忘……」

他還在凝目打量，那老者望見華雲龍，拂髯一笑，洪聲道：

「龍少爺，可還記得我侯稼軒？」

這「龍少爺」三字，向來只有他娘家的人稱呼，神旗幫衆，草莽英雄，彼等講義，重情面，對道理却不太重視，因華雲龍是白君儀之子，故特別親暱，至於華雲龍的大哥華熙，三弟華煒，只不過淡淡的稱一聲大公子，三公子罷了。

華雲龍斗然記起，那老者正是外公昔日屬下，神旗幫有數高手之一，當年位居「天靈堂」的堂主，綽號「翻天手」，此來必領有外公之命，不禁疾步走了過去，叫道：

「侯伯——侯老前輩……」

侯稼軒目光一凝，拂髯道：

「龍少爺，你先頭叫我什麼？」

華雲龍赧然一笑，道：

「侯伯伯嘛！」微微一頓，笑道：

「你不知道，我五歲那年見你，叫了一聲侯伯伯，被家父罵了，說當年我媽還尊你爲伯叔……」

侯稼軒哈哈一笑，道：

「能與二姑爺結忘年之交，已屬殊榮，其他再也休提，君儀小姐的客氣，更當眞不得。」

神旗幫的人，對白氏夫人，仍以舊日稱謂，故呼之爲君儀小姐或姑娘。

他頓了一頓，道：

「何況此稱，我也覺得親切，龍少爺如不嫌我是個糟老頭子，還是這般呼喚好些。」

華雲龍笑道：

「我也以爲叫侯伯伯好，就怕爹罵。」

華雲龍對於外公昔日這批屬下，倒未存有歧視之心，見面都是伯伯的叫。

侯稼軒道：

「二姑爺如果嗔怪龍少爺，就說老朽喜歡，想二姑爺通情達理，必不再責。」

華雲龍聽出他語中隱隱對父親有不滿之心，暗忖：他們總以爲神旗幫的解散，多因爹爹緣故，歸隱田園，壯志難伸，空負一身武功，故對爹爹微存芥蒂，微微一笑，道：

「侯伯伯見過我外公了？」

侯稼軒哈哈大笑，道：

「老幫主傳下風雷令，我是第一個接到的，唉！幫主也老了，無復昔日豪氣。」

說到後來，唏噓不已。

華雲龍急忙笑道：

「侯伯伯這些年做何營生？」

侯稼軒嘆道：

「有什麼？還不是把武功放在土地上換一口飯吃。」

語下十分消沉。

華雲龍朗聲大笑，道：

「翻天掌變成翻地掌，也不差啊！」

侯稼軒展顏一笑，倏又沉聲一嘆。

華雲龍暗想：英雄老去，美人遲暮，總是一般，我得振起他的豪氣，心念電轉，道：「外公有何囑咐？」

侯稼軒道：

「老幫主令我輔助龍少爺外，沒有什麼重要的話，令我傳遞。」

華雲龍問道：

「當年的人，除了侯伯伯，還有多少？」

侯稼軒笑道：

「不多，大概僅有五十多，不過都是高手，眼下都聚於徐州附近，隨時可以召集。」

華雲龍暗忖道：五十餘高手，還說不多，神旗幫當年勢力，也眞浩大，却擔心他們擾了平民，道：

「這麼多人，居於何處？」

侯稼軒知道他所憂何事，搖手笑道：

「龍少爺不必憂慮，他們不會給龍少爺增加麻煩，散居各處，隱住身份，還可以探聽敵情。」

華雲龍暗暗想道：「他們都是老得不能再老的老江湖了，我也是白擔心了。」沉吟一聲，道：

「查幽昌曾慨允幫助，他手下有幾百個兄弟……」

侯稼軒敞聲一笑，道：

「查幽昌算得老幾，手下人物，更不足道，當我名動江湖之時，他不過一個小混混而已，咱們這些老朽，武功沒有一個在他之下，龍少爺何必與這批人打交道？」

華雲龍雖知他所言是實，却淡淡一笑，道：

「不見得，人家也算淮南一霸，必有眞才實學，何況滿招損，謙受益，太狂總是不好。」

侯稼軒暗道：龍少爺也確要一些人捧場，虛張虛張聲勢，哈哈一笑，道：

「龍少爺說的是。」

華雲龍微微一笑，道：

「他們既散居各處，召集豈不困難？」

侯稼軒道：

「我身畔備有帮中當年信砲，只要發出，半盞茶工夫，大半均可趕至。」

倏然震聲大笑，雙目精光四射，道：

「龍少爺年少有爲，才華絕世，如果乘時而起，必可大展鴻圖，繼承二姑爺的雄風，名揚四海，成就不世的覇業，這眞是大好時機了。」

華雲龍暗道：他們雖是一片好心，想輔導我稱雄天下，只是却誤我之意，且偌多豪傑助我，但憑熱血公義，我若存有私心，眞是狗屁不如了。想了一想，覺得非將話說明不可，當下面容一整，道：

「侯伯伯，你可記得神旗幫解散那日的情形？」

侯稼軒聞言一怔，道：

「如何忘得，那日幫主聚集各位堂主與護法於翔龍廳，忽說要散幫及廢除大夥武功……」

華雲龍陡然截口道：

「外公他老人家對我敍述此事，我總以爲他老人家是學不妥，他老人家是你們頭子，要廢大家武功，該先自廢才是。」

侯稼軒笑道：

「也只有龍少爺敢出此語。」

倏地心頭一動，暗道：龍少爺忽然言此，必有緣故。他當年既能位至「天靈堂」堂主，其心智自有過人之處，轉念間，已明白華雲龍言外之意，默了一默，忽然語含憤懣道：

「龍少爺何苦爲人作嫁？」

華雲龍淡淡一笑，道：

「談不上爲人作嫁，只是盡心而已。」

華雲龍沉吟道：

「其實私不礙公，咱們一方面滅去玄冥教、魔教、九陰教，一方面自然衆望所歸，號令天下了。」

華雲龍斷然道：

「生於其心，害於其事，不能研幾定慮於先，則事情必敗之於後。」

侯稼軒道：

「龍少爺平日裡嘻嘻哈哈的，想不到對於這事，却視之這般嚴重。」

華雲龍莞爾一笑，道：

「侯伯伯乾脆說不規不矩，言行相背。」頓了一頓，哈哈一笑，道：

「侯伯伯，我無意强你，你若不願，不妨就領人回去，外公處有我說話……」

侯稼軒蹙眉苦笑，道：

「龍少爺此言眞罵慘我了。」

華雲龍置若罔聞，繼道：

「若不想就此回去，不妨遊玩一番，由徐州北上，可至泰山，南下九華山，黃山，不然放棹出海，一登普陀，也是一大樂事。」

他輕輕鬆鬆說來，侯稼軒却有啼笑皆非之感，沉吟半晌，忽然抬頭，震聲笑道：

「也罷，龍少爺既然如此，我侯稼軒又何惜區區餘生，就將性命贈予那般欲重掀血刼的凶人，也算略贖前愆，對得起當年被神旗幫迫害的人了。」

華雲龍朗朗一笑，道：

「多謝侯伯伯，其實嘛！名利那個不愛，說不定日後實至名歸，則固所願也，我也不奢言推辭。」

侯稼軒苦笑一聲，華雲龍暗道：他話雖說得豪爽，心中仍有不釋，欲勸解幾句。

忽見店夥又領了十餘名肩負長劍的中年道人，領頭一人，正是那當年法號青蓮的無塵道人。

華雲龍喜不自勝，高聲道：

「無塵道長，你也來了。」

無塵道人見了華雲龍，疾步走上，稽首道：

「貧道聽得華公子於徐州高揭義旗，敢不赴命。」

華雲龍暢聲一笑，掃視了後面十三位道人，道：

「諸位道長……」

無塵道人道：

「都是貧道師兄，他們遁世已久，不喜多言，華公子多多原宥。」

那十三位道人，聞言齊向華雲龍稽首爲禮，華雲龍抱拳還禮，暗道：看他們冷漠之態，想來是由無塵道人出言而已。

只見無塵道人向侯稼軒一稽首道：

「侯老施主，小道有禮了。」

侯稼軒漫不爲禮，訝然道：

「小道士，你是誰？因何認得我？」

華雲龍見他倚老賣老之態，大不以爲然，暗道：人家怕不吃你這一套哩！要知侯稼軒對華雲龍處處遷就，那是殊例，對於他人，可沒有這等好事。

無塵道人不以爲意，道：

「侯老施主可記得青蓮？」

侯稼軒哈哈一笑，道：

「原來是你，你家那老雜毛躲到那裡去了，怎地多年不見踪影？」

那十餘名道人聞言，面有怒容，口齒啟動，似欲出言相責，隨又閉口，華雲龍暗暗想道：天乙子門下，果眞再無邪魔了。

無塵道人却神色自若，道：

「家師隱遯山林，諭令門下弟子不得洩漏清修之處，小道不敢多言。」

侯稼軒敞聲笑道：

「門下弟子如此，天乙老道果然今非昔比了。」

目光一轉，道：

「你們是來幫助我家龍少爺的？」

華雲龍急忙道：

「道長們此來必是殲滅魔教，在下願助一臂。」

無塵道人正色道：

「貧道甘受調遣，絕無二言。」

侯稼軒拂髯大笑一聲，道：

「這才是，想到昔年九曲掘寶，通天教與風雲會受了二姑爺多少好處，臨走前也不謝一聲，如今不替龍少爺賣賣命，也太不像話了。」

他只爲華少爺打算，話總是偏向華雲龍，華雲龍暗暗搖頭，含笑說道：

「令師是無出岫之心了？」

無塵道人苦笑道：

「除非貧道戰亡，家師大概是不願出山了。」

華雲龍見狀暗道：他似有拼死一戰，以激其師重出之意，不可不防，微微一笑，道：「道長可知在下若死，則家父無論如何，亦必仗劍重履江湖？」

無塵道人怔了一怔，赧然一笑，道：

「二公子是萬金之軀，豈同貧道？」

華雲龍劍眉微聳，道：

「人豈有高下之分，道長之言差矣。」

只見無塵道人開口欲辯，華雲龍將手一搖，道：

「道長慢言，在下請問道長一聲，道長知咱們華家是何等人物？」

無塵道長微微一怔，道：

「華家仁義傳家，節孝兩全，天下誰能不知？」

華雲龍也不謙遜，沉聲道：

「咱們華家既竊虛名，道長拼却一命，激令師出山，固是俠義可風，却置咱們華家於何地？」

無塵道人道：

「二公子之意……」

華雲龍截口道：

「再說一句不恭的話，尊長們總有百年之時，咱們不自樹立，屆時豈不告求無門了。」

無塵道人略一沉吟，肅容道：

「二公子教訓的是，貧道知過了，貧道等今居城南的『三元觀』，公子有事，尚請招呼一聲。」

華雲龍知他們清修既久，不耐塵囂，也就不再挽留，含笑送至棧門揖別。

回至院中時，侯稼軒背手踱躥，看著那被華雲龍練劍而毀的假山花草，見華雲龍回來，皺眉道：

「龍少爺劍法未至返璞歸眞之地，看來還未追上二姑爺當年。」

華雲龍笑道：

「爹爹何等神功，我一輩子怕也難以及此。」沉吟一聲，道：

「侯伯伯就住在獨院中如何？我這獨院頗大，住上十多人都不成問題。」

侯稼軒也想就近照顧華雲龍，點一點頭，道：

「好。」

華雲龍道：

「今天就住在這裡吧！」

侯稼軒想了一想，道：

「龍少爺這個院中既住得下十多人，我就再喊三四人一起來，也好就近照應。」

華雲龍啞然一笑，道：

「你把我看做小孩子了。」

侯稼軒含笑不語，揮了揮手，逕自出棧。華雲龍也不相送，却去叫人修整院中花木，二三個時辰，便已竣工。

午後，公孫平與一群少年至棧中拜訪華雲龍，暢談足足三個時辰，始行告辭。

直至晚間，侯稼軒領了四個當年神旗幫徒，年均在六旬以上的老者回院，華雲龍立命店夥整頓床帳，一陣雜亂，時已不早，好在非是外人，就也各自安歇。

次日清晨，華雲龍正漫步院中花徑，忽見店夥領著五六人走來，早就吩咐店夥如有人訪，直接帶至獨院。

華雲龍一瞥之下，看清前面四個神采飛揚的少年，正是蔡昌義、余昭南、李博生、高頌平，後面一個年約五旬的壯健老者，却是蔡家的管家谷宏聲都來了，薇妹因何未至？逸楓兄……

五人也見到了華雲龍，全都面呈興奮之色，蔡昌義性子最躁，飛奔上前，一把拉住華雲龍雙手，敞聲笑道：

「雲龍弟，聞你在徐州呼風喚雨……」

華雲龍哈哈一笑，道：

「昌義兄此言不妥，能呼風喚雨的，非仙即妖，小弟不足稱仙，又不願爲妖，如何呼風而喚雨？」

蔡昌義眼一瞪，道：

「不是呼風喚雨？天下武林人物，都給你一把抓到徐州了，還說不是呼風喚雨。」

說話中，四人都圍了上來，華雲龍不暇與他胡扯，拱手作揖，笑道：

「諸位兄長好，谷總管好。」

只聽高頌平笑道：

「雲龍弟，你可知道，咱們沿途而來，但聽人聲載道，談的都是你，人人均欲一覩華家二公子的風采，眞是一舉成名天下知了。」

華雲龍劍眉微蹙，道：

「樹大招風，名高招忌，小弟在徐州這番作爲，也是萬分不得已。」

余昭南道：

「然則何爲？」

李博生道：

「讓我猜猜，雲龍弟可是爲了喚起江湖上的注意三教，以免各個擊破，聲討搏力，共滅群邪？」

華雲龍含笑道：

「還有爲了扭轉彼我之勢，坐鎭徐州，若玄冥教、九陰教、魔教果然來襲，則迎頭痛擊，可收以逸待勞之優勢。」

蔡昌義敞聲一笑，道：

「著啦！把他們殺得丟兵曳甲，一個不留。」

華雲龍微微一笑，忽見店夥追著一個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小孩，叫道：「站住！」

「嘿！難道連小乞兒也要來除魔了？」

華雲龍料是查幽昌派人傳訊，招手道：

「小兄弟，來這裡。」

那小乞兒跑上前來，店夥伸手一攔，未曾攔住，叫道：「小牛兒，慢著，你給我安份點。」

奔上就要抓住那小乞兒肩膀，那小乞兒往旁躲開兩步，大眼一瞪，道：

「你別狗眼看人低，拿不準人家大爺會把我當客人一般看待，否則我敢進來麼？」

華雲龍莞爾一笑，朝店夥一揮手，道：

「這位小兄弟是我的上賓，你們去吧！」

店夥一楞，嘟囔著走了。

那小乞兒好生得意，衝著店夥的背叫道：

「你瞧怎樣？」

華雲龍面龐轉向那小乞兒，藹然道：

「小兄弟，你叫小牛兒麼？是不是一位姓查的老爺叫你來的？」

那小乞兒怔了一怔，搖頭道：

「不！是一位姓陳的大爺叫我送信來的。」

頓了一頓，道：

「我就是小牛兒。」說話神氣活現，倒像名滿天下。

華雲龍暗道：難道我猜錯了？

只聽蔡昌義哈哈笑道：

「小牛兒？沒聽過這名字。」

小牛兒向蔡昌義瞪了瞪眼，道：

「你的名字我也沒有聽過。」

蔡昌義笑道：

「你又不知道我姓名，焉知必未聽過？」

小牛兒道：

「反正我知道你不是華家二公子，就決未聽過。」

余昭南微微一笑，道：

「你怎麼曉得他不是二公子？你怎曉得誰是二公子？」

小牛兒道：

「華二公子那會像他這般毛毛躁躁的。」伸手一指華雲龍，道：

「這位一定是華家二爺了，嘿！華家的人才有這般……」這般了半天，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蔡昌義笑聲不絕，道：

「好小子，有你一手。」

華雲龍見那小牛兒眼珠靈活，一副聰明樣子，暗道：五叔當年大概也是這樣，不由好感大起，笑道：

「小兄弟，有什麼信息？」

小乞兒探手抓破衣掏了半晌，又空著手拉出，搔了搔沾滿油膩的頭髮，道：

「糟！不要掉了。」

蔡昌義失聲道：

「掉了？」

華雲龍哈哈一笑，道：

「翻翻靴統。」

小牛兒吃了一驚，連道：

「對！對！我怎未想到？」

谷宏聲、余昭南、李博生也注意到這小牛兒的皮靴很新，也不當是他這等人穿的，都會心一笑。

小牛兒蹲下身子，果然由靴統掏出一張三疊的紙條，雙手捧至華雲龍面前，苦著臉道：

「華二爺……」

華雲龍嗤笑一聲，道：

「你要什麼？」

小牛兒囁嚅說道：

「那位陳姓大爺說，消息送到，華公子必會照顧一頓，賞賜不少。」

高頌平笑道：

「爲什麼不早取出？」

小牛兒面紅耳赤，吶吶說不出話來。

華雲龍笑道：

「你不夠高明，想要伸量我，得先拜我爲師，再學上十年，以後鬼心眼少用。」轉向谷宏聲道：

「谷管家，可否請你照顧這位小兄弟一下？」

谷宏聲早視他爲蔡家的未來姑爺，聞言笑道：

「二公子有事儘管吩咐。」

招呼小牛兒一聲。小牛兒被華雲龍說破心意，躊躇不安，正欲借勢開溜。

華雲龍忽又叫住他，輕撫他那油垢滿佈的頭髮，道：

「小兄弟，你如果歡喜，跟我們聚在一起如何？」

只見小牛兒聞言呆了半晌，突然眼眶一紅，口齒一張，聲音却已哽住，只是點頭，忽又一搖頭，蔡昌義詫道：

「小猴子，你不知這是天大的福份？」

小牛兒不頂他的嘴，哽咽道：

「我又髒又不懂事，惹人嫌的。」

華雲龍溫言道：

「我當年也是這樣，沒關係。」

揮手令谷宏聲携他換衣洗澡，然後吃飯。

李博生雙眉微皺，道：

「大戰在邇，拖上這麼一個不會武功的小孩，實在不當。」

華雲龍笑道：

「那小牛兒很聰明，埋沒了可惜，我想送給我五叔做個徒弟。」

展開紙條一看，只見上面簡單寫著：「一手執鬼頭杖之美艷少女，領有多人，昨晚居於城外西北曹大戶家，東郭壽今晨率數十人住入城外曾家廢園，城北王家老棧，則有一玄衣少女，携僕滯留不去。」下款署名「查幽昌」三字。

華雲龍心中暗道：果然是他，想他一來自恃身份，二來目標太著，自不會親自與一小叫化打交道，此人做事，倒也穩重。

只聽蔡昌義促聲道：

「我看看，寫些什麼？誰寫的？」

華雲龍將紙條遞給蔡昌義傳閱，淡淡說道：

「送字條的是北地武林健者，梅素若與東郭壽都來了，那申屠主却不知何往。」

蔡昌義亢聲大笑，道：

「好極！熱鬧來啦！咱們正好轟轟烈烈幹上一場。」

華雲龍道：

「你別把事情視之太易了。」

李博生道：

「雲龍弟對敵之策，是否已有成竹在胸？」

華雲龍道：

「也只有隨機應變了。」語音一頓，苦笑道：

「主要是因我方友雖多，而能與東郭壽對抗的，却無一人，群起圍攻，縱能斃敵，死傷必大，況……」

蔡昌義叫道：

「別長他人威風，公公說你必可擊敗那老鬼。」

華雲龍搖了搖頭，道：

「將來或可，如今只怕還差了些。」

蔡昌義口齒一張，又待講話，華雲龍却轉向余昭南道：「伯父母有消息？」

余昭南容色一黯，却靜靜地道：

「未得近訊，不知玄冥教對他們兩位老人家如何？」

只聽蔡昌義道：

「我說去沂蒙山區闖闖，他人都沒反對，偏是他獨持異議。」

華雲龍暗暗想道：昭南兄顧全大體，這份冷靜，眞非常人可及，唉！心情却也良苦，微微一

嘆，道：

「逸楓兄……」

李博生憂色隱隱，道：

「逸楓兄迄今不知何去，實令人懸念。」

華雲龍沉吟不語，他雖因袁逸楓有蔡薇薇所言那一檔事，略起疑心，但他自不會就此說出，只是忖度袁逸楓是否因蔡薇薇之言，胸懷芥蒂，致不肯相見。

忽聽蔡昌義道：

「我妹妹隨侍公公，公公說要找一處地方閉關，修復原有功力，另外還有那買嫣……」

華雲龍面色倏變，驚聲道：

「公公怎地了？」

蔡昌義濃眉一軒，道：

「你不必大驚小怪，公公說沒什麼。」

華雲龍暗暗忖道：以公公胸襟，天大的事，也淡然處之，當然說沒什麼，目光一轉，見余昭南、李博生、高頌平，俱面現茫然，似是對元清大師向他施「圓光灌頂」大法，毫不知情，略一沉吟，覺得還是不說爲妙。

忽聽蔡昌義道：

「公公命我帶一句話給你。」

華雲龍斂容道：

「公公有何教誨？」

蔡昌義道：

「公公說，仁心即佛心，你本著仁心，如何做都可以，只是你機智雖夠，德量未弘，勸你於此多加磨鍊。」

華雲龍點頭道：

「他老人家的教誨，我必永銘於心。」

蔡昌義突然笑道：

「其實我總覺得他老人家未免仁慈過份，婆婆媽媽的，嗨！依我脾氣，打就打，講什麼德量。」

衆人不禁齊齊展顏一笑，忽聽一個宏敞的聲音笑道：

「說得是，應該！應該！」

由獨院小廳走出侯稼軒，拂髯長笑，蔡昌義衝口道：

「你是誰？」

華雲龍笑道：

「這位是侯伯伯，大名稼軒，當年人稱『翻天……』」

侯稼軒截口笑道：

「夠了，夠了，龍少爺何苦將老朽昔日匪號抖出。」

華雲龍微微一笑，替雙方引見畢，幾人進入小廳，也不分賓主，隨意落坐，自有一番商量。

華雲龍問及元清大師與蔡薇薇閉關處所、時間，誰知連蔡昌義也不曉得，心中雖然惦念，也只有暫且擱下。

當晚，蔡昌義等便宿於院中，這座獨院頗大，有廳有房，谷宏聲帶了那小牛兒，却眠於書房中。初更，華雲龍依然輕袍緩帶，單人携劍，飄身上屋，直奔城北「王家客棧」。

這家客棧規模可較「天福客棧」小多了，並無獨院，上房僅有五間，皆是黑沉沉一片，查幽昌箋上並未言明在那一間，華雲龍猜測薛靈瓊主僕必是選位置偏僻的，略一沉吟，正待弄出聲響，引她出來。

忽聽房中傳出悠然一聲長嘆，及蹀躞之聲，隱見窗上一條纖細黑影幌動。

華雲龍心念一轉，身形一掠，閃電般啟窗而入，房中雖暗，他神目如電，見房中一位玄色勁裝，腰插二柄短劍，瓊口瑤鼻，楚楚動人的少女，正是於司馬家的鍾山見過的那玄衣少女。

那玄衣少女聽得窗櫺響動，一驚迴身，嬌軀轉處，光華一閃，已將短劍掣出。

華雲龍哈哈一笑，拱手齊額，道：

「有擾清眠，恕罪恕罪。」

玄衣少女見到是他，並無驚容，玉面反而掠過一抹喜色，納劍入鞘，冷冷說道：

「深更半夜，你來幹麼？」

華雲龍暗道：她只怕早料我會來此，吟吟一笑，道：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況將近半年，在下心頭思慕難禁，不覺失禮，姑娘原諒。」

玄衣少女玉面微暈，朱唇一啟，方待說話。

忽聽房門一響，薛娘的聲音道：

「姑娘誰來了？」

玄衣少女道：

「妳別管，去睡去。」

只聽薛娘的聲音道：

「是姓華的那紈袴小兒？」

華雲龍哈哈一笑，道：

「承蒙誇獎，愧不敢當。」

玄衣少女峻聲道：

「妳好囉……」

忽聽「咔嚓」一聲，房門一開，當門立著那肌膚如玉，而臉上傷痕纍纍的薛娘，盯住華雲龍。

玄衣少女芳心大爲不悅，道：「退下！」

薛娘一指華雲龍，道：「他……」

玄衣少女玉面一沉，怒聲道：

「妳連我的話也不聽了，是不認我這個主人了？」

薛娘呆了一呆，狠狠的盯住華雲龍，一步一頓，退了出去。

玄衣少女蓮步輕移，將房門重又掩上。

華雲龍微微一笑，道：

「瞧尊紀的神態，我若要對姑娘不利，她非將我生吞不可。」

玄衣少女冷然道：

「憑華公子的武功，她還不是找死。」

華雲龍放聲一笑，道：

「薛姑娘——」倏然改口道：

「姑娘大概奇怪在下如何知姑娘尊姓？」

玄衣少女櫻唇一撇，道：

「這有何奇，你必由薛娘身上猜出。」

「我還知道姑娘芳名靈瓊，姑娘必然驚奇了。」

玄衣少女嬌靨微現訝色，隨又漠然道：

「你見過那丫頭了？」

華雲龍心中暗道：看她與那雪衣少女之間仇隙不小。

只見玄衣少女薛靈瓊行至桌邊，皓腕一抬，燃亮火摺子，就欲點亮桌上油燈。

華雲龍却一把將火摺搶過，滅去放在桌上。

薛靈瓊怒道：

「你是什麼意思？」

華雲龍含笑道：

「姑娘猜猜看。」

薛靈瓊心道：

「這華雲龍死不正經，不要做出什麼無禮舉動。」芳心一震，不覺滅手重按劍柄，嬌軀悄然往後退去。

只見華雲龍却倏地從懷取出描金摺扇，展開輕搖，道：「姑娘放心，在下只是覺得星月之光已夠，何必亮燈，並無他意。」

薛靈瓊怒聲道：

「暗中之室，這般……」

她本待說孤男寡女，成何體統，却忽感羞澀，倏然住口。

華雲龍若無其事，目光一轉，見室中僅一榻一桌二椅，逕往椅上一坐，摺扇一指另一木椅，道：

「姑娘也坐。」

薛靈瓊遠遠站著，冷然說道：

「我站著很好，不勞費心。」

華雲龍也不再說，摺扇一搖，道：

「姑娘一聞在下已曉姑娘芳名，即知是玄冥教主那女徒所說，知姑娘姓名的，必是極少……」

薛靈瓊截口道：

「自然比不上你華二公子名滿江湖。」

華雲龍繼道：

「因何不猜是遇上玄冥教主，那教主必知姑娘吧？」

薛靈瓊一聽他提起玄冥教主，美眸中突然掠過一絲恨色，道：

「如逢上了，你還能安安穩穩坐在這裡？」

華雲龍心道：她與玄冥教主必有大仇，口中却道：

「哦！玄冥教主這般厲害？」

薛靈瓊哂然道：

「幾時見了，你就知道。」

華雲龍忽然收起摺扇，肅容道：

「姑娘所知定然不少，如蒙見示，在下必當有以報命。」

薛靈瓊一抿朱唇，道：

「如果不說呢？」

華雲龍誠懇的道：

「在下知姑娘必有淒涼身世，此乃彼此兩益之事，姑娘何樂不爲？」

薛靈瓊冷冷說道：

「我就不樂爲。」

華雲龍劍眉軒動，有些不悅，忖道：「我好話說盡，妳這般拒人千里，也太豈有此理了。」

只聽薛靈瓊道：

「咱們主僕縱然武功低微，人單勢孤，却從不受威武所屈。」

華雲龍暗道：「原來她秉賦高傲，不願受人之助。」念頭一轉，微微一笑，道：

「算在下求姑娘如何？」

薛靈瓊聞言，怔了一怔，櫻唇微動，却未出聲。

華雲龍沉聲道：

「姑娘……」

忽聽房門「呀」的一聲，推了開來，薛娘重又入內，却奔至薛靈瓊身旁，急聲道：

「姑娘，妳就答應了吧！」

薛靈瓊垂目望地，道：

「先頭是妳力加反對，現在贊成的又是妳，不行！」

薛娘怔了一怔，囁嚅道：

「這……是爲姑娘好……」

薛靈瓊截口道：

「決不！」嬌軀忽轉，面向牆壁，香肩微微抽動。

薛娘手足無措，望著小主人。

華雲龍蹙眉道：「薛姑娘還不滿意？」

薛靈瓊頭也不回，道：

「你嘻皮笑臉，那有半分誠意。」

這一開口，頓時忍不住啜泣之聲。

華雲龍暗道：這丫頭好一份傲骨，微微一笑，道：

「姑娘說怎麼辦？」

薛靈瓊面對牆壁，道：

「假如我不說，則華公子不肯白走一趟，非將咱們主僕擱下了？」

她微微抽咽，說話也是斷斷續續，三句話說了半天。

華雲龍啞然一笑，道：

「姑娘將在下說成邪魔了，若是如此，在下也只有黯然退走。」

薛靈瓊默然半晌，似在沉吟，忽然說道：

「既然如此，你發一個誓，我就講。」

說話中，緩緩轉回嬌軀，只見她玉頰清淚闌干，嬌靨一片淒涼之色，本來楚楚動人的容貌，而今更彌足顫人心弘。

華雲龍怒氣一湧，覩狀又心頭一軟，忖道：她主僕勢窮力蹇，却傲然不屈，無論如何，我也當盡于臂助，心念一轉，苦笑道：

「姑娘何必逼人太甚，在下實乃誠心相助，發誓却又何必？」

薛娘突然悄然退出房中，反手掩門。

只聽薛靈瓊道：

「好吧，我就說，只是我所知不多，你可不要失望，或認爲我隱瞞了。」

華雲龍將手一拱，道：

「在下只感盛情，焉敢再費猜疑。」

薛靈瓊一抹淚珠，道：

「野外說去。」

蓮足一頓，幌身欲出窗子。

華雲龍知她防隔牆有耳，却含笑攔阻道：

「就在此處不好，何苦去野外喝風？」

幌亮火摺子，將桌上油燈點亮。

薛靈瓊立定旋身，道：

「就在這裡？」

華雲龍笑道：

「在下覺得姑娘未免多慮了。」

薛靈瓊冷笑一聲，道：

「華公子必是自恃功力，以爲敵人欺近，必可察覺，其他不說，玄冥教中高過公子的，怕不下十人，華公子保的住？」話聲中，却坐了下來。

華雲龍劍眉聳動，道：

「哦！玄冥教高手偌多？」

薛靈瓊道：

「華公子大概以爲小女子聳人動聽？」

華雲龍笑道：

「豈敢。」

薛靈瓊見他意似不信，冷冷一笑，話題一轉，道：

「華公子心急玄冥教內情，小女子……」

忽聽華雲龍截口道：

「在下急欲一聆的，是姑娘身世。」

薛靈瓊微微一怔，道：

「大丈夫總以天下事爲重，況小女子身世平常，不聞也罷。」

華雲龍哈哈一笑，忽又由懷中取出摺扇，「唰」地打開，搧了兩扇，始道：

「天下的大丈夫，或許均是如此，在下幼而不肖，長無經世之才，却濁重美人……」

薛靈瓊面上一熱，螓首一側，望向他處。

只聽華雲龍繼道：

「何況姑娘這等佳人，遇有不幸，在下若不略效綿薄，如何安得下心來聽？」

他的話半眞半假，薛靈瓊芳心直跳，半晌始道：

「玄冥教與我身世有關，那一個先敍，皆是一般，還是先講玄冥教的事。」

華雲龍拱一拱手，道：

「悉聽尊意。」

薛靈瓊轉過面來，道：

「那玄冥教主小女子倒見過幾次……」

華雲龍道：

「姓名是什麼？」

薛靈瓊道：

「不知道。」略一沉吟，道：

「他說的名字，必是假的。」

華雲龍搖頭道：

「不然，那玄冥教主必是狂傲絕倫之輩，只怕不肯改名換姓。」

薛靈瓊微微一哂，道：

「你可聽過武林中有姓施名標的？」

華雲龍想了一想，苦笑道：

「或許是未出過世的魔頭。」

他心中却暗道：「那玄冥教主與爹媽均有怨仇，理當行走江湖過，只是……」

饒他聰明絕頂，一無頭緒，却是猜不出來。

只聽薛靈瓊道：

「那魔頭猶在盛年，三綹長鬚，面目倒也不惡，最扎眼的穿著一襲大紅長袍，教中對外稱教

主，自稱神君……」

華雲龍陡然道：

「是否『九曲神君』？」

薛靈瓊星目一睜，道：

「你怎麼知道？」

華雲龍忖道：我說那根碧玉簫上武功，如何與那幾個仇華所施相像，果然如此，難道「九曲神君」另有傳人？

他暗念不已，道：

「我見那仇華武功似是九曲宮一脈。」

薛靈瓊訝然道：

「『九曲神君』的武功，從未流傳世上，華公子如何得知？」

華雲龍道：

「我偶得一記有『九曲神君』武功之物，故而得知。」

只見薛靈瓊朱唇微啟，旋又閉住。

華雲龍知她是想一覷，微微一笑，由懷中掏出那根碧玉簫，遞給薛靈瓊，道：

「姑娘請看。」

薛靈瓊怔了一怔，心道：「他將此物任由我看，顯然是眞以我爲友了……」

却又恐華雲龍不過是弄手段，面龐一仰，兩道秋水，澄澈的目光，投注在華雲龍臉上，道：

「華公子，妾身與那玄冥教，仇若海深，既有此物，可否請公子成全？」

華雲龍慨然道：

「此物對在下用處不大，姑娘既是急需，就請收下。」

薛靈瓊也不客氣，果將那碧玉簫收入懷中，沉吟有頃，忽然忙道：

「華公子之言，賤妾可有些不信哩！」

語氣神態，都益見緩和。

華雲龍楞了一瞬，笑道：

「姑娘何處動疑？」

薛靈瓊道：

「華公子正向玄冥教挑戰，若得玄冥教主武功，豈能說用處不大？」

華雲龍「哦！」了一聲，道：

「姑娘原來謂此。」

薛靈瓊道：

「有何不對？」

華雲龍道：

「非是在下自誇，擊敗玄冥教主之徒，易若反掌，要對付玄冥教主，則那魔頭已煉至爐火純青，想要由此尋出破綻，那是休想。」

頓了一頓，道：

「當然亦非毫無用處。」

薛靈瓊浩嘆一聲，道：

「事實如此，則我領你之情。」

忽將那玉書籤重又掏出，送至華雲龍面前，道：

「華公子請收回。」

華雲龍略一沉吟，笑道：

「在下倒變成出爾反爾的人了。」

搖一搖頭，收回書籤。

只見薛靈瓊嫣然一笑，道：

「你本來就是嘛！」

她原來無論何時，都是幽怨滿面，生似永遠不知天地間，復有歡樂之事，雖與梅素若的冷若冰霜有異，却同樣令人感覺無法親近，眼下燦然一笑，則是寂寞已久的芳心，驟然受到了滋潤，故忍不住發出歡笑，那完全是由內心深處而起，自然而然，連她自己都未覺出，愈見出色，愈顯得美艷。

華雲龍也爲之欣然，飽餐秀色之餘，不禁暗暗想道：她有何憾事？致令她這樣本該是終日巧笑的少女，竟是滿懷鬱鬱？

三

華雲龍轉念之下，但覺讓如此佳人，日坐愁城，乃萬分殘酷的事，道：

「姑娘身世……」

薛靈瓊截口道：

「你不必問。」語音微頓，幽幽地道：

「我本來不想說的，如今却又改了主意。」

華雲龍柔聲道：

「妳最好是說，這樣會好受些。」

薛靈瓊螓首微點，忽又笑道：

「我先將玄冥教內部簡單說明吧！」

想了一想，道：

「玄冥教教主以下，設有副教主一人……」

華雲龍心頭一動，插口道：

「那副教主姓甚名誰？」

薛靈瓊道：

「我只聽人叫他吳副教主，名字却是不曉。」

華雲龍暗道：

「原來程淑美俗家丈夫，現在是玄冥教副教主，難怪她有恃無恐，可是紅玉……」

但聽薛靈瓊又道：

「再下是總壇與天、地、人三壇壇主，分司內外，各地分壇壇主，武功不高，不說也罷，非同小可的是『萬有殿』供奉了一批奇人，個個莫測高深……」

華雲龍暗道：「聽說九曲宮當年也有座『萬有殿』，那魔頭既自命『九曲神君』自然要仿建當年的『九曲宮』。」轉念下，道：

「那批人再高也高不過玄冥教主吧？」

薛靈瓊怔了一怔，道：

「應該是在玄冥教教主之下。」

華雲龍忽然放聲大笑，道：

「想那批人不過玄冥教主手下奴才，如何夠得上奇人之稱？」

薛靈瓊方自一怔，忽聽「嗤！」的一聲銳響，一縷勁風直襲華雲龍面門。

華雲龍何等身手，如何會被擊中，頭一偏，却不慌不忙地躲開，那顆小石却「碰」的一聲，穿破門扉。

但聽一聲長笑，窗外有人道：

「小子貧口薄舌，理當一懲。」

華雲龍身若閃電，穿窗而出，大喝道：

「說要一懲，因何逃走？」

這兩句話，洪聲震耳，客棧中人，及左鄰右舍，早被驚醒，只是知道江湖人爭殺，少惹爲妙，一個個裝聾做啞，依然一片沉靜。

華雲龍上了屋瓦，依稀見一條人影，向東北激射而去，心中一轉，疾追上去。

忽聽薛靈瓊叫道：「華公子……」

華雲龍略一駐足，回頭道：「薛姑娘，此人非除去不可，妳快些遷居。」

話甫落，見那人影在城頭閃了兩閃，已然失踪，心中大急，拚力追趕。

追出城牆，依稀見前面數十丈，一條人影，他越發拚出全力，只因聽那人口氣，似是玄冥教人物，走脫了此人，薛靈瓊主僕更是危險。

這一陣奔馳，疾逾電閃，已將徐州城遠遠拋下。

又過一程，華雲龍忽見前面那條人影停了下來。

華雲龍暗忖：以輕功而論，此人已是頂尖高手，我要取勝，怕不容易。

轉念間，已衝至那人近處，只見原來是一個面若重棗的青袍老者。

只聽那青袍老者哈哈一笑，道：「小子，你追老夫怎地？」

華雲龍止住脚步，道：「閒話不說，只問閣下是要受一段拘囚時日，或是埋骨於此？」

他淡淡說來，那青袍老者怒湧如山，暴喝道：「好狂的小子！老夫——」

忽然驚覺，哈哈一笑，道：「好狡猾的小子，老夫吃過的鹽，比你的飯還多，焉能陰溝裡翻了船？」

華雲龍確有激他心浮氣燥，相機取勝之意，也暗讚那青袍老者不可輕視，龜甲古劍一拔，漠然道：「我也是眞話，聽不聽由你。」

那青袍老者一瞥他手中古劍，道：「你已準備與老夫一拚？」

華雲龍冷然道：「你知道就好。」振腕掄劍，劈了過去。

那青袍老者視如不見，仰天大笑，道：「可惜啊！可惜！」

華雲龍見那青袍老者不避不架，他雖自幼刁鑽古怪，却天性豪俠，只得硬生生收回劍招，道：「可惜什麼？」

那青袍老者笑聲一收，道：「你以爲老夫是什麼人了？」

華雲龍夷然道：「大概就是那玄冥教主養在萬有殿的那批人。」

青袍老者道：「老夫可惜的即是，你事未弄清，即輕舉妄動，兵凶戰危，豈可不謹愼。」

華雲龍暗暗冷笑，道：「看來閣下倒像一位長者，尊謂如何？」

青袍老者淡然道：「又不作狀具結，報名幹什麼？」

華雲龍劍眉一軒，道：「可惜無論如何，今夜是必領教領教了。」

此際，天將破曉，四野茫茫。

那青袍老者震聲一笑，道：「好小子！老夫不給你點教訓，也不知你將來要狂上那一天了，也罷！」

只見金光一閃，那青袍老者已雙手各執一大若海碗，外緣平滑，內若鋸齒的金環，既不似龍虎鋼環，也不似護手圈，倒是從未見過的奇門兵刃，華雲龍暗忖：這兵器必可鎖劍，只是咱們華

家劍法，豈你所可想像。

但聽那青袍老者道：「老夫這『月日雙環』，招式另有神妙，你當心了。」

華雲龍道：「華家劍法的奧妙，想來是不必說了。」

他殺心雖已稍減，却不甘輕易放走那青袍老者，心念一轉，撲了過去，古劍斜揮，攔腰斬去。

他這一劍平平淡淡，乍看一無威勢，那青袍老者却瞿然一驚，暗道：如此功力，不愧天子劍之子。

心念電轉，仆身避過。

華雲龍哂道：「我當閣下武功多高，原來深諳閃避。」

那青袍老者怒氣一湧，暗罵：好個狂小子，非給你一頓教訓不可。

心中在想，口中却道：「好啊！你不是要領袖群倫？玄冥教比老夫高的，大有人在，打不過老夫，還是乖乖滾回落霞山莊去吧。」

語聲中，金光閃掣，有若一座金山般，朝華雲龍當頭罩下。

華雲龍也暗暗心驚，却昂然不懼，手中劍一振，猛然迎上。

只聽一陣金鐵交鳴之聲，華雲龍登登連退三步，左手痠麻不已，心頭一震，但見那青袍老者亦飄退丈餘，面上微現驚色，暗道：他未必佔便宜了。

那青袍老者心神震動，喝道：「好小子！」

金環互擊，發出一陣震耳之聲，撲身上前，雙環一擊華雲龍百滙穴，一襲小腹。

華雲龍身形凝立，刷的一聲，古劍閃電般點向敵胸。

他這一式，妙處全在一個快字，後發先至，竟比那青袍老者猶快了一線。

那青袍老者瞿然一驚，忖道：這孩子，劍法竟已練到這等地步。

心中在想，口中笑道：「孺子可造。」招式一收，轉至華雲龍左側。

華雲龍身隨劍走，古劍指定那青袍老者，忖道：「這青袍老者來的突兀，雖似惡意不深，但同道中並未聞用『日月雙環』的，不可不防，天色已明，伍伯伯及昌義兄等，見我失踪，怕不大肆搜尋，還是速戰速決爲是。」

心念電轉，大喝一聲，刷刷兩劍，全力進攻。

那青袍老者揮環迎敵，暗道：瞧他似已視我爲大敵，要不要將身份講明了？

他一念猶豫，已被華雲龍搶了先機。

只聽華雲龍一聲朗笑，一連攻出十餘劍，攻勢若長江大河，滾滾而來，那青袍老者功力固高，手中一雙金環，雖有傲視江湖的造詣，一時間，也勢窮力蹙，招架唯艱，再也不暇旁慮，全力對敵不遑了。

那青袍老者如陷泥淖，縛手縛脚，數次搶攻，都扳不回平手，他個性高傲，如何肯於此等情況說明身份，心念數轉，忽然甘冒奇險，賣個破綻。

這等高手互搏，稍一疏忽，那是必死無疑，那青袍老者也不過是奮力反攻，略爲急燥一點。

華雲龍動在意先，自然而然就欲施出一招「大河星散」，蹈隙而入，却忽然想道：「我這一招施出，他是不死必傷……」

不覺劍式一頓，欲吐還吞。

那青袍老者等的就是這個，震聲一笑，金環疾出，連連進擊，華雲龍頓時失去上風。

只見朝陽照耀下，一團金光中，一道青光，翻騰不歇，刺目驚心，那金環與古劍劈風之聲，如狂風怒吼，震耳欲聾。

華雲龍心神凜然暗道：「天下奇人果若過江之鯽，這老者我何嘗聽過了，竟有這等功力。」

忽聽那青袍老者沉聲道：「華煬，你還不認輸？」

華雲龍冷然道：「你這話說早了。」

說話中，但聽噹啷巨響，劍環交擊，兩人兵器都蘊足了眞力，一震之下，頓感虎口一麻，華雲龍手中劍固遠遠盪開，空門大露，那青袍老者左手金環，也被挑飛。

金光冲天而起，一閃而逝。

那青袍老者那顧及攫回金環，只聽他哈哈一笑，右手金環一揷，疾朝華雲龍左脅擊下。

這一環快如閃電，華雲龍看着難以躲過，誰知他不躲不閃，龜甲古劍由左而右，借勢一招「龍戰於野」，亦將點上那青袍老者腰際。

那青袍老者未待金環沾衣，即便收回，也算小勝一場，眼下却見若不撤招，則必拚個兩敗俱傷，無奈之下，金環一收，飄退二丈。

但聽華雲龍大喝一聲，如影附形，緊隨而上，古劍倏吐，沾衣即收，即古劍歸鞘，拱手一揖，道：「晚輩得罪了。」

那青袍老者爲之氣結，道：「好小子，老夫那一環如原勢不變，你現在只怕只可呻吟了。」

華雲龍笑道：「晚輩早料前輩是位尊長，必然不會擊下。」

那青袍老者怔了一怔，道：「小無賴！」

華雲龍含笑道：「何況前輩此來必是試試晚輩武功機智，能否應付强敵，小子如窩窩囊囊，豈不惹前輩不悅？」

那青袍老者暗忖：好聰明的孩子。

心中暗讚，口中却道：「少年人要忠實點，你一味賣俏，不嫌膚淺？」

華雲龍已篤定他必是同道尊長，道：「老人家教誨，小子敢不拜領。」果然仆身一拜。

那青袍老者側身避開，道：「老夫也當不得你的禮。」

華雲龍肅容道：「老人家尊號……」

那青袍老者截口道：「你還想刮老夫臉皮？」

華雲龍陪笑道：「小子是怕失禮。」

那青袍老者哼了一聲，道：「你早失禮了……」倏然頓住，目光一閃，向右邊一座青葱茂森

望去。

忽聽華雲龍道：「來者是友。」

那青袍老者冷冷一笑，道：「是女子？」

華雲龍一點頭，道：「老人家功力高强，老遠便聽出來了。」

那青袍老者臉色一沉，道：「好極了，隨處都有腻友，嘿嘿！老夫眞不信你是天子劍的兒子。」

華雲龍心頭一震，隨笑道：「老前輩……」

但見那青袍老者猛地身形一幌，掠身撿起那只飛去金環，毫不停頓，向東而去，華雲龍忙叫道：「您去那裡？」

只聽那青袍老者的聲音遙遙道：「去落霞山莊，去叫你爹準備好老大的板子等着，狠狠教訓你一頓。」

語甫落，人已無影無踪。

華雲龍心道：要去我家，應該往西才是，他一定是唬我的話。

忽聽一個銀鈴似的聲音道：「華公子。」

華雲龍轉過身子，却見左側林中，蓮步款款，走出三位美艷少女，爲首正是方紫玉次徒賈少媛。

他早已發覺三人，並不驚訝，淡然道：「尊師與顧老前輩來否？」

賈少媛吃吃一笑，道：「華公子瞧不起咱們麼？怎麼咱們來了，連問也不問一聲？」

華雲龍啼笑皆非，拱手一揖，道：「是在下失禮了，諸位姑娘好？」

賈少媛三人，也一本正經的回禮，齊聲嬌笑道：「華公子好？」

華雲龍暗忖：這些丫頭一個個刁鑽之極，直問反而費事。心念一轉，含笑道：「貴教來人多少？」

賈少媛格格嬌笑一聲，道：「你猜。」

華雲龍目光一掃她們，笑道：「我猜只有二位，偷跑的。」

賈少媛嬌嗔道：「胡說！全來啦！」

華雲龍瞠目道：「全來了？」

賈少媛道：「不是，本教精銳，全已到了徐州。」

華雲龍自言自語道：「查幽昌不是死人，怎麼如此扎眼的一群人也會漏掉了？」

忽聽那黃衣少女噗哧一笑，道：「華公子，別聽我二師姊的，本教雖全已北上，咱們二人却是最先至徐州。」

賈少媛黛眉一揚，轉面嗔道：「死丫頭，妳好大胆子，胆敢跟我作對。」

華雲龍哈哈一笑，拱拱手道：「告辭了。」

忽聽那紅衣少女道：「華公子請留貴步。」

華雲龍止住身形，笑道：「姑娘何來指教？」

那紅衣少女嬌嗔道：「華公子來去匆匆，顯然是不屑理會咱們。」

華雲龍蹙眉苦笑，道：「那有這回事。」

那紅衣少女接道：「華公子大約連咱們叫什麼也不知道……」

華雲龍吟吟一笑，道：「在下記性素差，經歷的事，過目即忘。」

那紅衣少女笑道：「我說對了吧？」

華雲龍接道：「唯有天下名花，無論姚黃魏紫，名字一過耳，則終身不忘。」

忽聽那黃衣少女吃吃一笑，道：「聽來倒像是知道，華公子說說看。」

華雲龍哈哈一笑，道：「諸位姑娘都姓賈，那是不必說的了。」一指那黃衣少女道：「姑娘單名一個婉字。」又一指那紅衣少女，道：「姑娘芳名南姣，在下未記錯吧！」

三位少女齊齊嬌笑起，華雲龍吟吟而笑，半晌，賈少媛始道：「二位師妹不要胡鬧，正事要緊。」

華雲龍啞然失笑，忖道：「妳們也知正事要緊，玩笑在先，正事在後，也未免太不分輕重了。」

只聽賈少媛道：「華公子可知本教北上之故？」

華雲龍暗道：這還要問，顧姨與咱們家是何等交情，自是助我來的。

心中在想，口中笑道：「貴教神機莫測，我如何得知。」

賈少媛嬌笑道：「量你也猜不到。」頓了一頓，道：「當家師接得你在徐州，仗令尊聲名胡做非爲……」

華雲龍大笑截口道：「辦正經事，豈是胡作非爲？」

賈少媛抿嘴一笑，道：「家師就招來咱們說：這小子頑皮胡攪一通，妳們說該如何是好？我就說：那還不容易，他死他活，咱們不理就是了。」

華雲龍敞聲笑道：「姑娘好狠的心。」

那黃衣少女賈婉格格嬌笑一聲，道：「別忙，還有更狠的。」

華雲龍張目一笑，道：「是誰？」

那賈婉笑道：「就是我。」

華雲龍道：「妳又如何說法？」

那紅衣少女賈南姣吃吃一笑，道：「她呀？她說：師父，這樣太便宜他了，既然他想挑起一場風波，咱們就幫他把四海八荒的魔頭，全都牽出，讓他一一收拾，豈不是助他大出風頭了。」

華雲龍笑道：「好主意，却恐風頭雖健，命就短了。」

賈少媛嬌嗔道：「儘說喪氣話。」忽然面色一整，道：「二師妹的話，雖是玩笑，也是事實，華公子，家師眞存有一勞永逸之意。」

華雲龍劍眉微蹙，道：「妳們就未曾想到，我架得住？」

賈少媛道：「得道者多助，華公子又何需憂慮，徐州不是有那麼多同道？」

華雲龍緩緩說道：「同道雖是不少，武功低弱的佔大多數。」

語音凝頓，笑道：「總是諸位尊長好友，瞧我太以不肖，是以不加理會了。」

賈少媛嬌笑連連，道：「咱們武功，也是低弱，華公子大概不歡迎了？」

華雲龍喜動顏色，道：「歡迎之極，姑娘如今下榻何處？」

忽聽那賈南姣嬌笑道：「看得見華公子與那穿玄色勁裝的少女就是了。」

華雲龍微微一怔，暗道：以她們功力，不可能欺近而我不覺……略一忖思，已猜到她們大約是住在王家老棧的對面，自己一時疏忽，倒忘了注意。

賈少媛那勾魂攝魄的美眸，在華雲龍身上一轉，媚笑道：「華公子，孤男寡女，處於暗室，你與她做了些什麼？」

華雲龍暗道：好大膽的丫頭，連這話也說得出口。敞聲一笑，道：「室中點了燈，姑娘難道未見？」

賈少媛笑道：「那是隔了許久以後。」

華雲龍無心跟她們胡扯，當下道：「在下要回棧了，改日去諸位姑娘處，再行細敘。」

賈婉笑道：「咱們也要回城，同行一程，華公子不會討厭？」

華雲龍哈哈一笑，道：「有女同行，固所願也。」

說話中，四人一起走回城去。華雲龍施展三四分輕功，賈少媛等三人已吃力之極，愈拖愈遠，賈婉不禁高聲叫道：「你再這麼趕喪似的，我可要罵了。」

華雲龍回頭一看，短短一程，她們已落後七八丈，只得將脚步放得不能再慢，才讓三人跟上。

好不容易，徐州始又在望，放緩脚步，進入北門。

他們一男三女走在一起，實是惹眼，男的俊逸軒昂，英氣勃勃，女的都是美艷奪目，而且舉手投足，俱有一種撩人韻致。這時城門行人雖多，熙攘擁擠，但見了四人，全都讓開了一條路，華雲龍早是徐州家喻戶曉的人物了。

行到那王家老棧的對面一家宅第，但見林木葱蘢，庭院深深，面龐一轉，笑道：「諸位所居之處，清幽敞濶，我眞想搬來。」

賈南姣嬌聲道：「請呀！華爺虎駕，請都請不來哩！」

華雲龍微微一笑，道：「貴教只來了三位？」

賈少媛知他擔心己等的力量薄弱，道：「放心好了，玄冥教、九陰教、魔教如不將你先收拾了，大致還不會找上咱們這些小人物。」

華雲龍暗暗忖道：她這話之意，似說若咱們華家倒下，正派俠士則必無噍類。

只聽賈婉笑道：「何況敝教也非無一高手，都像咱們一樣不濟。」

華雲龍淡淡一笑，一揖至地，道別而去。

才走了幾步，忽聽背後碎步，回頭一看，只見賈少媛追了上來，道：「華公子！」

華雲龍轉身道：「媛姑娘有事麼？」

賈少媛朱唇一啓，欲言又止，華雲龍詫異不已，心道：「她們還有什麼說不出的？」

賈少媛吟哦半晌，忽然莊容道：「華公子，咱們大師姊託我帶一句話。」

華雲龍微微一笑，道：「哦！什麼話？」

目光一抬，忽見四周人群中，有一個中年漢子，鬼鬼祟祟的躲在人後，他記性奇佳，略一思忖，便想起似是玄冥教下的人，身形一閃，已扣住那中年漢子肩膀，拖出人群。

那中年漢子眼前一花，已被抓住，驚懼之下，奮力一掙，豈知華雲龍扣在他肩上的手，似毫未用力，忽若鐵箍鋼鉗，劇痛澈骨，不禁「哎唷」一聲。

只聽華雲龍沉聲道：「說！你們教中來了何人？」

那中年漢子痛的頭上直冒大汗，却咬牙不語。

華雲龍鬆開了手，道：「說了就讓你走。」

那中年漢子一話不發，猛然一拳，擊向華雲龍胸口。

華雲龍哈哈一笑，伸手便已扣住那中年漢子腕脈穴，微一用力，道：「快講！」

詎料，那中年漢子承受不了，腕脈被扣，氣血逆行，慘叫一聲，驟然昏倒。

華雲龍搖頭道：「這等膿包。」將手一鬆，目光一掃周圍衆人，道：「裡面有玄冥教的朋友沒有？將這位朋友抬走，我保證不加以爲難。」

說罷之後，衆人你望我，我望你，却未出來一人，也沒有人敢離開，免得落上玄冥教徒的嫌疑。

候了片刻，華雲龍哂然道：「玄冥教下，原來都是無義氣之輩。」頓了一頓，道：「也罷，華某人保證不派人追踪，總敢出來了吧！」

此語一出，忽見一個漢子，由人群中擠出，一語不發，俯身抱起那昏倒的中年漢子，就待走去。

忽聽華雲龍喝道：「等一下。」

那漢子悚然止步，轉過身子，目含驚懼，望着華雲龍。

華雲龍沉聲道：「歸告你們主子，以後少派這等丟人現眼的人來了，連我都替他羞愧。」

他大模大樣，有若那漢子是他部屬一般，語畢，揮手道：「去吧！」

那漢子那敢答話，如蒙大赦，鼠竄而去。

賈少媛忽然向兩位師妹一打手勢，賈婉嫣首一點，狀似會意，華雲龍頭也不回，却笑道：「媛姑娘，不必費心了。」

賈少媛愕然道：「你已遣人綴上了？」

華雲龍轉身笑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那會遣人，不過不要我說，自有人綴去。」

賈少媛格格嬌笑，道：「眞是小滑頭，我以後也得小心一二了，免得上了當還不曉得。」

華雲龍微微一笑，道：「你們大師姊有何話說？」

賈少媛一瞥四外，秀眉微蹙，道：「以後再說吧！」

華雲龍也不在意，舉手作別，賈少媛三人自行叩門入院，他却去了王家老棧一趟，却鳳去樓空，薛靈瓊主僕並未留下一句話，不由暗悔自己過於心急了，只得擱下此事，回至客棧。

方入棧口，已見蔡昌義在食堂中團團轉，一眼看見他，衝上來便道：「你一夜跑到那兒去了，可知玄冥教主向你下書了麼？」

華雲龍心中一驚，脫口道：「什麼？」

蔡昌義雙眉一聳，道：「一大早便有一個姓孟的老兒來擾人清夢，携了一封玄冥教主的信，說是邀你一會，決無惡意，却找你不着，由伍老前輩代你收下，大家都在院中小廳商議，我懶得理會，一人在此等你。」

華雲龍忖道：這玄冥教主不聲不響，便已在徐州佈署完畢，僅此一端，已見不凡。

玄冥教主邀約之事，來得實在太過突兀，他一時間，也覺難以應付，蔡昌義急聲道：「咱們快些進去，他們大概已等的像熱鍋上的螞蟻了。」

二人快步回到獨院小廳之中，只見伍稼軒、余昭南等人，圍桌而坐，一個個神色凝重，見他進入，紛紛招呼。

華雲龍無暇客套，逕自拿起桌上一封書信，抽箋一看，見是「字奉華家二公子左右：本日酉正，謹備菲酌，遣人接駕，望祈光臨，煮酒論劍，月旦天下英雄，公子今之豪傑，諒不以加害相疑。」落款赫然是「玄冥教主」四字。

華雲龍閱畢，抬頭說道：「諸位對此有何高見？」

侯稼軒皺眉道：「書中僅有激將之意，却無半語保證決不相害。」

高頌平道：「那姓孟的不是說決無惡意？」

侯稼軒笑笑道：「姓孟的不是主子，他的話豈能深信。」

蔡昌義道：「管他的，咱們一塊兒去，好好的喝酒就是了，否則大戰一場，誰怕他了。」

華雲龍莞爾一笑，道：「玄冥教實力如何，咱們尚不清楚，可斷言的，玄冥教武功爲群魔之首，加上那批屬下，就算將諸位伯伯也算入，怕也難以討好。」

除了侯稼軒，當年神旗幫舊屬，猶有三人在坐，都一語不發，忽見一個五岳朝天，面貌奇醜，老者道：「那玄冥教主是誰？龍少爺估計那重份量。」

此人名薛人九，當年曾以白骨摧心掌，擊了昔日凶名蓋世的龍門雙煞的大煞一掌，亦當年神旗幫有數高手之一。

華雲龍笑道：「那魔頭究竟眞名如何，我也不大清楚。」

想了一想，即將所知關於玄冥教主的事，細細敍出，順便也將薛靈瓊及那雪衣少女提了一提。

忽聽侯稼軒問道：「龍少爺，你說的那薛靈瓊有一柄斬金截鐵的短劍，可否形容一下？」

華雲龍暗道：他大概想由兵刃推測薛靈瓊的來歷，略一沉吟，道：「那短劍長約二尺，款式異常，護手有若飛雲，柄上似是鐫有二字。」思忖片刻，笑道：「好像是『風雲』二字，是不是我可不敢說了。」

侯稼軒雙眉齊動，道：「龍少爺，她眞姓薛？」

華雲龍怔了一怔，道：「有何不對？我想不會有假。」

侯稼軒沉聲道：「二十年前的風雲會首任玄，就曾用過這柄短劍。」

面龐一轉，望了昔年舊屬一眼，那薛人九等三人，齊齊頷首，侯稼軒又轉向華雲龍，道：「此女心懷叵測，龍少爺還當提防一二。」

華雲龍對他的話，大大不以爲然，却也不願駁辯，話題一轉，道：「諸位對赴約的事有何意見？」

侯稼軒以爲華雲龍純是憐香惜玉，暗道：「龍少爺這風流脾性不改，將來只怕總要吃了女人的虧。」不覺暗暗擔憂。

余昭南道：「雲龍弟的看法又如何？」

華雲龍道：「此約我是非去不可，而且要單人赴會。」

李博生沉吟道：「爲免示怯於人，的確該去一趟。」

蔡昌義道：「難道就睜着吃那殷王八羔子的虧了。」

華雲龍笑道：「也不盡然，那自號爲九曲神君的玄冥教主，雖與我家啣恨甚深，只是他既想獨霸天下，就不得不顧到身份，小弟想，動手的機會很少。」

忽見一個小腦袋在門口探了探，輕輕叫道：「華……大哥。」

華雲龍見是小牛兒，走了過去，笑道：「兄弟，什麼事？」

小牛兒道：「有一個大姑娘，嗯！好漂亮，又好，穿着一套雪白的衣裙，說在對面酒樓等你。」

華雲龍暗忖！難道是她，彼此敵對，妳來幹麼？低低一笑，道：「她叫什麼？」

小牛兒瞠目道：「我不知道。」頓了一頓，道：「她說大哥一聽就知。」

華雲龍點一點頭，道：「我知道了。」

微微一笑，道：「你以後得機警點，不要受了人家一點好處，就直稱人家好，連敵友也不辨了。」

小牛兒面色一紅，道：「是好人或是壞人，我看得多啦！誰也別想瞞得住我。」眼珠一轉，問道：「她會是敵？」

華雲龍笑道：「私底下是朋友，公上是敵。」

小牛兒再是聰明，究竟年紀幼少，不懂人間恩仇敵友，錯綜紛紜，況他生長環境，只論恩怨，不知公私，開言惑然道：「到底是友是敵？」

忽聽蔡昌義叫道：「你們說話有個停止沒有？」

華雲龍道：「你把她當做朋友沒錯就是。」轉身走回，道：「四位伯伯，四位兄長，我出外一趟，有一位朋友約我在對面酒樓相晤。」

蔡昌義訝然道：「爲何不請他進來？」

華雲龍笑道：「是位姑娘，且是敵方的人，不太方便。」

余昭南道：「你不歇一下？玄冥教主之約又待如何？」

華雲龍沉吟一瞬，笑道：「此宴是非去不可，多加計議，反而煩心，至於休息則不必了，小

弟調息須臾，即可恢復。」

侯稼軒等四個老人，一聽那姑娘居然還是敵方的，不覺都鎖起眉頭，再見他這份大敵在前，而漫不經心之態，更是憂心忡忡，只是他們都熟諳華雲龍性情，知道勸也無用，故僅叮囑幾句，

華雲龍漫然應喏，一抱拳，又出了客棧。

踏入酒樓，跑堂的搶步上前，哈腰道：「華爺，請樓上雅座坐。」

華雲龍點了點頭，大步上樓，虎目一閃，正欲問明那雪衣少女在那間雅座，忽見臨窗的一間雅座，傳來玄冥教下那雪衣少女脆若銀鈴的聲音，冷聲道：「在這裡。」

華雲龍忖道：聽妳的口氣，倒像是吵架來的。走了過去，跑堂的忙不迭打起雅座簾幔。只見那雪衣少女憑窗而立，手支香腮，嬌軀斜倚窗邊，怔怔望着街上車馬，聞他走入，頭也不回，道：「把這席酒桌撤了，另換一桌。」

那跑堂的訝道：「姑娘，這席酒還是溫的呀！」

那雪衣少女忽然轉過嬌軀，怒道：「囉嗦！要你換就換，會短了你的錢不成？」

華雲龍一瞥桌上酒菜，果見尚猶有熱氣，心中想道：「她是候我甚久，借題發揮了。」不禁朗聲一笑，揮手令跑堂的退出，拱手道：「姑娘寵召，請恕在下……」

「你是大英雄，想來不會因欲知玄冥教的內情，趁此時機，逼迫一個小女子？」

華雲龍先是搖了搖頭，繼而又點了點頭。

那雪衣女子惑然道：「什麼意思？」

華雲龍一笑，道：「在下不是大英雄，却懼現在若得罪了姑娘，今晚之宴，就難受了。」

那雪衣少女抿嘴一笑，忽又螓首一低，悠悠歎了一口氣。

華雲龍見她神情大異往昔，心中暗暗忖道：這丫頭眞敢違背師命，與華家的人爲友？兩人入席坐定，華雲龍舉起酒杯，道：「聽說令師與寒家有殺師之仇？」

那雪衣少女玉面微沉，道：「不解大仇！」

華雲龍笑道：「令師名諱……」

那雪衣少女螓首一搖，悶然道：「今夜之宴，你如去了，家師一定會告訴你，此刻何必多問。」

華雲龍心念暗轉，忽然道：「令師可是名爲施標？」他故意將「施標」二字，咬字略爲含混。

那雪衣少女星目一睜，道：「你如何知道了？」

華雲龍心念電轉，忖道：那自號九曲神君的玄冥教主，名字既爲施標，武林中未聞此人……是了，必是聲音相協……

腦中靈光一閃，恍然大悟，突然放聲一笑，道：「谷姑娘，尊師原來姓谷。」

那雪衣少女谷憶白聞言，立知他原來並不知曉，芳心又氣又惱，道：「哼！你別得意，實告訴你，你這樣死的更快。」

華雲龍微微一笑，他已知道，而今的玄冥教主九曲神君，就是昔日的無量神君的門徒谷世表。

那谷世表的事，除了曾向他母親白氏夫人糾纏約略之外，他父親華天虹，原原本本，都曾談

過。

當年無量神君遺谷世表至青州秦氏夫人家中尋仇，華天虹奉母命萬里報恩，拼鬥谷世表，那時華天虹化名皇甫星，武功尚低，還非谷世表之敵，中了谷世表一記「九辟神掌」，險些斷送一命。

其後華天虹曹州跑毒，與白氏夫人化敵爲友，惹起谷世表妒恨，找上華天虹，却形勢一反，敗回無量山。

子午谷建醮大會，無量神君被文太君擊斃，谷世表含恨而退，重投星宿海兇魔東郭壽門下。九曲掘寶，東郭壽門下弟子，鎩羽而逃，谷世表却下落不明……華雲龍暗道：想不到谷世表居然成了九曲神君，重新掀起一場腥風血雨，不過咱們華家還在，你想猖獗，怕不容易。

那雪衣少女谷憶白見他久久不語，以爲他是因己之言，心懷不悅，幽幽地道：「你今晚最好不要去應邀了。」

華雲龍劍眉聳動，道：「此宴爲令師下柬相請，姑娘何出此言？」

那谷憶白冷冷說道：「你已知道我師父是誰，難道尚不清楚他老人家與你們華家仇深若海，你去了就回不來了。」

華雲龍莞爾一笑，舉杯呷了一口酒，却覺口中微生刺痛，已知酒中含有沾唇即死的毒藥，心中暗怒，忖道：好啊！想不到妳用這卑鄙手段。

心念一轉，却神色不動，將酒杯置於谷憶白面前，含笑道：「姑娘也請喝一口，如何？」

谷憶白嬌靨一紅，霍然起立，怒聲說：「你把我當成什麼人了？」

忽然幽幽一嘆，又道：「也罷，既然你要我喝，我就喝吧！」

皓腕一伸，拿起酒杯，湊近朱唇。

華雲龍看她神情委曲，不似有假，心中暗惑，想道：「看來不似她所下的毒，只是此間並無他人……」

眼見她即將飲下，手臂一伸，已將酒杯奪過，淡淡一笑，道：「原來這家酒樓，是貴教手下開的，在下竟未看出。」放下酒杯。

谷憶白也是心竅玲瓏的，覩狀已知酒中必有毛病，柳眉一剔，倏地高聲喊道：「蕭貴！」

她一怒之下，語中貫注內勁，樓下都聽得清清楚楚，聲震屋瓦，華雲龍若無其事，忖道：她功力不弱，似比那幾個師兄都要強些。

瞬時，一陣急驟的脚步聲傳來，簾幔一掀，一個年約五旬，貌若商賈的人，走了進來，躬身惶然道：「姑娘何事動怒？」

谷憶白冷笑道：「你也知我會怒麼？」

那蕭貴吶吶道：「屬下……屬……下……」

華雲龍暗暗忖道：「看她方才的强忍委曲樣子，那知玄冥教下的人，如此怕她。」

只見谷憶白黛眉一挑，冷然道：「諒你也沒有這個胆子，是誰主使你的？」

那蕭貴囁嚅半晌，說不出話來。

谷憶白勃然大怒，恨聲道：「好！」

閃電般掣起那含毒酒杯，玉手一抖，就將杯中毒酒潑向那蕭貴。

華雲龍驀然右掌一揚，發出一股柔和勁力，將那洒成三四尺方圓的酒雨，掃落地板上。

那酒中的毒，好生厲害，才一沾樓板，「嗤……」的一聲，已將樓板澆黑了一大片。

那蕭貴驚魂甫定，見狀又駭出一身冷汗。

華雲龍雙眉微聳，谷憶白也未料毒烈及此，怔了一怔，芳心益怒，森然一笑，又待說話。

忽聽一個洪亮蒼勁的聲音響起，道：「姑娘息怒，此事無關蕭貴，是老朽之過。」

話聲中，一身軀魁梧，紫棠面皮的老者，走了進來。

谷憶白一見那老者，黛眉微蹙，冷然道：「既然是董伯伯令蕭貴做的，董伯伯位高權重，侄女自是無話可說。」

那董姓老者未料谷憶白在外人之前，即出言斥責，哈哈一笑，掩去窘態，朝華雲龍一抱拳，道：「這位想是華大俠的二公子了，老朽董鵬亮，這邊有禮了。」

就在拱手之際，一股陰柔潛力，業已悄無聲息地襲向華雲龍。

華雲龍暗暗一哼，抱拳還禮，道：「華某年幼，如何敢當。」

就勢發出一股暗勁，直迎上去。

兩人各立桌子一邊，兩股暗勁即在筵上相撞，「波！」的一聲輕響，谷憶白以為以二人功力，這一較掌，那怕不碟盞狂飛，木桌四散，誰知僅座間微風流盪，吹得屏幔飄飄而已，芳心暗道：「他們功力都已達收發由心了。」

美眸欲轉，只見華雲龍雙肩微幌，董鵬亮却連退三步，踩得樓板格格作響，面上神色一變。

她對董鵬亮功力，早已熟知，却未料及華雲龍功力至此地位，芳心暗暗想道：「他既有如此

武功，師父是更容他不得了。」無端憂慮不已。

董鵬亮暗自心驚，敞聲一笑道：「夙聞華公子不特武功高強，且身具避毒之能，老朽故聊為相試，華公子宏量，想必不會介意。」

華雲龍微微一笑，道：「不見得，若是有人意欲謀害尊駕性命，尊駕也力加容忍？」

忽聽谷憶白念然道：「董伯伯，你就這般不給姪女面子？」

董鵬亮眉頭一皺，道：「姑娘如此講，眞令老朽無地自容了。」

谷憶白冷冷說道：「無地自容的該是姪女。」

她咄咄逼人，令董鵬亮大感為難，蕭貴一旁更是噤若寒蟬，動也不敢動。

只聽華雲龍朗笑一聲，道：「谷姑娘請坐，小事一件，何必斤斤計較。」

谷憶白聞言，冷笑一聲，竟然依言住口。

男女之事，眞是迥出常理，不可思議，谷憶白與董鵬亮，同為玄冥教中人，與華雲龍本為仇敵，而今偏與華雲龍是友，顯得十分溫馴。

董鵬亮暗暗忖道：「女心外向，我早勸神君勿收女徒，如今……」

念頭一轉，笑道：「華公子果是豪俠胸襟。」

華雲龍淡淡一笑，道：「貴教主柬邀在下，尊駕知否？」

董鵬亮頷首道：「老朽焉得不知。」

華雲龍本待譏諷對方幾句，心念忽轉，淡然道：「既然如此，屆時再領教吧！」

抱拳一禮，又向谷憶白拱一拱手道：「在下告退。」

谷憶白急聲道：「你……連杯酒一箸菜猶未下嚥……」

華雲龍截口笑道：「姑娘盛情，在下心領即是。」

谷憶白愈是惶急，偏又想起既爲敵儻，挽留的話說不出口，美眸一瞪董鵬亮與蕭貴，滿懷恨意。

董鵬亮也就罷了，那蕭貴不由機伶伶一個冷戰，急忙垂頭不敢仰視。

天底下，唯情之一字，最爲玄奧莫測，可以使敵化友，也可以使友成仇，可以生人，也可以死人。

谷憶白暗中見了華雲龍，固然非只一次，却也屈指可數，眞正見面，連今天也不過區區二次，若說就此生情，憑她高傲偏激，未免太不可能，只因她素來小視天下士，除她師父一人外，天下的人，都視若糞土，而與華雲龍一鬥之下，處處落了下風，傲性受挫，初時將他恨之入骨，歸後苦練武功，意欲有朝一日，能賽過華雲龍。

不數日，她無端恨意漸減，芳心雖仍念着華雲龍，却非如同前日，恨不得剁上華雲龍千刀，而是憶起華雲龍俊美無儔的儀表，高絕的武功機智，最重要的，雖在嘻笑中，隱隱有一種光明磊落的英雄氣概，便渴望一見，甚至結友，明知有違師命，也不可阻遏，連她也不知何故，因而悄然邀了華雲龍。

及見了面，她又不知如何開口，又被董鵬亮、蕭貴一擾，話說不上兩句，華雲龍即欲告辭，芳心更是悲苦惱怨，兼而有之。

忽然，她淚光浮動，恨恨地道：「你走好了。」

蓮足一跺，逕由窗口縱落街頭，不顧路人的訝異，疾奔而去。

華雲龍雖覺事情無關於己，可奈他天性風流，最見不得女孩子之淚，大爲不安，心念電轉，忽然也縱身追上，喚道：「谷姑娘。」

兩人在大街上，毫無顧忌的施展輕功，雖引起行人商賈之驚，却也不駭，原因是徐州近日已司空見慣了。

華雲龍武功遠勝谷憶白，不過二三個縱躍，已追及她，谷憶白霍然螓首一回，道：「你趕來爲何？」

語氣雖有念念，脚步却緩了下來。

華雲龍暗忖：「妳這怒氣，好沒由來。」口中却道：「在下意欲邀請姑娘至另一家酒樓。」

谷憶白停住身子，冷冷說道：「你不是執意離去麼？」

華雲龍止住步子，笑道：「在下是恐姑娘不肯賞臉，不得不爾。」

兩人這時佇立在一家屋的瓦上，離開最熱鬧的西大街，雖已遠遠，仍有不少行人，見到二人在屋瓦之上，谷憶白悲惱愁苦一減，覺出不妥，嬌軀一聳，復落在一條僻巷之中，華雲龍隨之躍下。

谷憶白輕輕地道：「我想找一家偏僻安靜的。」

華雲龍頷首道：「好，只是偏僻容易，安靜則難，說不定更是噪雜。」

谷憶白道：「沒關係，只要沒有那些厭物騷擾即可。」

她說的厭物，顯然是指玄冥教的那些人。

華雲龍莞爾一笑，道：「咱們循這巷子走吧！」

他方邁開腳步，谷憶白扯住他袖子，道：「不要往這方向走。」

華雲龍怔了一怔，扭頭問道：「何故？」

谷憶白道：「我記得剛剛是向南而來，走這方向不是又回頭走了？應往這邊走。」

華雲龍心道：這等小事，也說個不休，微微一笑道：「依妳。」轉身走去。

谷憶白笑靨如花，一副喜不自勝的模樣，緊緊跟着他走。

這條巷子雖窄，倒是蠻長，走了半里，未見盡頭，谷憶白左顧右盼，見旁邊就有一家小小麵店，輕輕一拉華雲龍衣袖，道：「就在這家好麼？」

華雲龍轉面一看，見這家麵店窄險陰暗，劍眉微蹙道：「我是無可無不可……」

谷憶白道：「那就這家。」

嬌軀若輕靈翔動的彩燕，已掠入店中，華雲龍無可奈何，隨之入內。

那開店的是一個滿面皺紋的老頭兒，放眼一望，見店中忽然走入一對璧人，男的如玉樹臨風，神采奪人，女的如嬌花照水，麗若天仙，他一輩子那裡見過這等人物，一時幾疑眼花，不禁揉了揉老眼。

華雲龍見店內陰暗，只不過三張桌子，十來個竹凳，油漬斑斑，粗陋不堪，並無一個食客。只見谷憶白却毫不介意，搬過兩個凳子，嬌聲道：「坐啦！」

華雲龍坐了下來，笑道：「我瞧妳是大酒樓上厭了，居然要進這等麵店。」

谷憶白嫣然一笑，道：「你也不是第一次到這種地方吃喝？」

華雲龍搖頭道：「不，我童年常跑下山，雲中山周圍城中，這類小店常去，大了才止。」

谷憶白星目一睜，道：「你們落霞山莊富可敵國，還怕吃窮？」

華雲龍哈哈一笑，道：「雲中山左近城中的小抖亂、流浪兒，那時都是我手下嘍囉，與他們打一夥，不好上大館子。」

谷憶白想像他幼年時頑皮情景，抿嘴一笑，忽然覺出這小店的老頭兒並未過來招呼，玉面一轉，嗔道：「喂！老板，客人上門，你怎地理也不理？」

那老頭兒因初見這般秀逸人物，心懷凜凜，未得招喚，趦趄不敢上前，聽那美如天仙的少女出言相責，不禁嚅嚅道：「小老兒……」

谷憶白玉掌一揮，道：「其他休提，你這裡有什麼吃的？」

那老頭兒楞了楞，道：「姑娘喜歡什麼？」

谷憶白嬌笑道：「我喜歡的，你這裡怕沒有。」

那老頭兒道：「姑娘說說看。」

谷憶白美眸一轉，道：「我愛吃熊掌、駝掌、猩唇、四鰓鱸魚，你有麼？」

華雲龍暗暗失笑，忖道：她上次顯得城府深沉，此刻却似一個十三不字之年的少女。

那老頭兒目瞪口呆，道：「這——」

谷憶白嗤的一笑，道：「算了，你將麵名唸一遍。」

那老頭兒如蒙大赦，急忙將可做的麵都說出來，谷憶白略一吟哦，轉面朝華雲龍道：「其他顧名思義，我都知道，唯有陽春麵，名字倒雅，是如何做，我倒想嚐嚐。」

華雲龍忍俊不住，想她貴爲玄冥教主之徒，每日山珍海味，對這等最平常的，反而不知，道：「陽春白雪，知道麼？」

谷憶白失聲一笑，道：「原來就是白麵，就吃一次吧！」

星眸凝注華雲龍，一片柔婉神色，低聲道：「你愛吃什麼？」

華雲龍笑道：「妳愛吃的，我也喜歡，也來一碗陽春麵好了。」

谷憶白燦然一笑，揮手令那老頭兒去做。

這時，已近午正，却仍未有食客，華雲龍向外望去，只見店外有十餘個人，一直朝兩人望來，這麵店爐灶都在店門口，那老頭兒，邊下麵，邊向那群人招呼。

只見一個漢子，跑至那老頭兒身邊，低低說了幾句，他耳力過人，已聽出說的是自己，那老頭兒似是大爲震驚，轉面望了望二人，現出敬仰神色，那說話的漢子，說完重又奔出。

華雲龍情知那群人大概僅是一干窮漢，見到了華家二公子，自是不敢進店同席，有心喚他們進來，也免得妨了麵店生意，但見谷憶白興高采烈的神情，忖道：我與她的交誼，說不定僅此一次，噢！她既然要靜，就讓她清清靜靜的進食，待會多賞那老人一點就是。

一忽，那老頭兒端上麵來，立於一旁，搓着老手，嚅嚅道：「華爺，這……這麵……」

華雲龍一擺手，道：「這些你不必管，去歇下吧！」

那老頭兒以爲他們是對情侶，不喜有人騷擾，急急退得遠遠的。

谷憶白津津有味的吃着，華雲龍也取過竹筷，挑了幾條，暗暗忖道：這麵有什麼好吃……男女之間，就是這般微妙，共食之時，若是無情，則龍肝鳳髓，也難下嚥，若是有情，那怕

是糟糠齋鹽，也津津有味。

只聽谷憶白柔聲道：「味道如何？」

華雲龍笑道：「不壞啊！」

谷憶白欲言又止，半晌才道：「今夜你非去不可麼？」

華雲龍知她是指谷世表所邀之宴，笑道：「那還用說。」

谷憶白微微一歎，道：「我那幾個師弟與孟爲謙、端木世良他們，都一力攛掇家師，就在宴上廢了你。」

華雲龍夷然道：「令師意下如何？」

谷憶白道：「我師父笑而不答，我瞧危險的很，你還是不去爲妙。」

華雲龍略一沉吟，道：「令師我雖未謀一面，但於此事，我看令師必會客客氣氣待我。」

谷憶白輕輕一歎，道：「既然如此，你要小心。」沉吟半晌，忽道：「家師練有一種掌力，能將絕毒逼入敵人內腑，那毒力之烈，天下無出其右……」

華雲龍截口笑道：「在下百毒不侵。」

谷憶白道：「毒你不懼，可是那掌力却可透重甲，傷人肺腑於不知不覺中。」頓了一頓，淒然一笑，道：「這些話我本不該說的。」

華雲龍道：「姑娘放心，在下絕不利用姑娘所告。」

谷憶白幽怨地道：「你……」螓首一垂，默默不語。

華雲龍站起身子，道：「咱們可以走了？」谷憶白默然起身，隨他行出店口，華雲龍隨手拋

下一錠銀子，道：「門外的朋友，我都請了。」

那老頭兒連忙道：「華爺，不要幾文錢……」

話猶未畢，只見華雲龍向猶候立店口的人招呼一聲，與谷憶白已走出老遠，眨眼消失巷中。

二人漫步之間，不覺已出南門，華雲龍煞住脚步，道：「姑娘好走，在下不送了。」

谷憶白悠悠一歎，道：「咱們可以做朋友麼？」

華雲龍道：「眼下不是朋友？」

谷憶白玉面一仰，道：「以後呢？」

華雲龍暗暗忖道：「妳師父既非報殺師之仇不可，我家也不能坐視群邪猖狂，妳我處境實有若水火，這個朋友，如何交得起來？」

轉念之下，欲開口明言，但見谷憶白兩道秋水般澄澈的目光，緊盯住他，見他沉吟不語，嬌軀已暗自顫抖。

華雲龍覩狀之下，再也不忍心說出決絕之辭，笑道：「只要妳不想殺我，自是可以。」

谷憶白芳心大暢，嫣然一笑，悄聲道：「本教的高手，大部聚於城南十餘里外的一所莊院中，較次的則在近城另一莊院，束上未寫明地點，必是距城遠的莊中，不過，我可能不出席。」

華雲龍微微一笑，道：「我也不想在那般景況與妳見面。」

轉身走了幾步，回頭一望，谷憶白仍俏立原地，痴痴望着他。

華雲龍揮了揮手，誰知谷憶白反而翩若驚鴻，飛身過來，喚道：「雲龍……」頓了一頓，道：「我可以喊你名字麼？」

華雲龍微微頷首，問道：「有事麼？」

谷憶白忸怩一笑，吞吞吐吐道：「沒有……」

華雲龍啞然一笑，轉身行去，心中想道：這般含糊下去，不是了局……

他對於谷憶白的情意，實是煞費躊躇，念起蔡薇薇，且華、谷兩家大仇，決無和解之理，欲趁早斷了，無奈他又以爲情是情，仇是仇，不能混爲一談，要他傷了美人之心，以他倜儻不羈的性情，那又是千難萬難的事。

思忖中，回至客棧，蔡昌義、余昭南等俱已出門，院中唯留着侯稼軒、谷宏聲數位老人。

華雲龍高聲道：「侯伯伯，昭南兄他們去了何處？」

侯稼軒眉頭一蹙，道：「見你正午未返，放心不下，找你去了。」

華雲龍笑道：「他們固熱情可感，我又豈是容易暗算的。」

語音微頓，道：「查幽昌的人來過了？」

侯稼軒頷首道：「有人來言，他跟踪兩個玄冥教徒，見他們追入城東里餘一所莊中。」

華雲龍搖頭笑道：「那不是谷世表所居之處，應在城南十餘里。」

侯稼軒惑然道：「怎麼牽出谷世表那賊胚來了？」

華雲龍淡然道：「谷世表變成一大魔頭了，自封九曲神君，建起玄冥教，自稱教主。」

侯稼軒驚聲道：「那小子已有這等氣候了！」

當年神旗幫的人，因白嘯天與無量神君交情不薄，谷世表時至大巴山做客，均熟知此人，故於此事，驚愕非凡，唯谷宏聲向未涉及江湖，並無他感。

只聽薛人九冷冷說道：「咱們將所有兄弟，都招集起來，守在莊外，情形不對，即衝入接應。」

侯稼軒頷首道：「薛老弟說的不錯，谷世表對二姑爺一家，可謂積恨如山，龍少爺走了單，那有不下手之理。」

華雲龍笑道：「諸位伯伯太小看他了，谷世表而今措置，俱見梟雄心胸，豈致如此輕躁。」

谷宏聲哈哈一笑，道：「那玄冥教主想不到竟與老朽同宗，老朽倒非與他親近親近不可了。」語下意欲一鬥谷世表。

衆人盡皆莞爾。只聽一陣脚步聲，人猶未見，已聞蔡昌義高聲叫道：「你搗什麼鬼？說好就在對面酒樓，又溜到那兒去了？」

話聲中，領先走入，余昭南、李博生、高頌平也進入廳中。

華雲龍道：「我此去得知玄冥教主之來歷，你們呢？」

蔡昌義楞了一楞，道：「那殺胚是誰，你說來聽聽。」

華雲龍一伸懶腰，道：「問貴總管吧，他還是谷總管的同一家人。」

蔡昌義面龐一轉，朝谷宏聲道：「好呀！谷總管，原來你與那魔頭是一家人。」

谷宏聲啼笑皆非，道：「那魔頭雖然姓谷，那裡便是一家人，二公子是頑笑的話。」

華雲龍若無其事，抱拳道：「酉正約會，必需以全付精神，我先休息一下。」

轉身走回房中，靜坐調息，他貌若漫然視之，其實那敢有半分大意。衆人不敢擾他，自於廳中計議。

掌燈時分，華雲龍一睜開眼睛，即聞那玄冥教天機壇主孟爲謙的聲音，當下走出房門。

孟爲謙一見到他，抱拳爲禮，道：「時已不早，華公子就請上路如何？」

華雲龍道：「理當如此。」

孟爲謙細目一掃衆人，道：「華公子朋友不少，是單人赴會？」

蔡昌義張口欲言，却又强自忍住，華雲龍料他們計議早定，否則以蔡昌義的性子，如何耐得住，當下道：「自是在下一人。」

孟爲謙拂髯一笑，施禮說了聲「有擾」，走出廳外。

華雲龍臨走之際，忽然正色道：「侯伯伯，希望你不要守在莊外，讓人發覺，復得笑咱們華家的人胆怯。」

侯稼軒聞言一怔，再欲說話，華雲龍已然走遠。

出了棧口，但見幾個玄冥教徒，率着馬匹，其中一匹，毛色如墨，並無一根雜毛，由頭至尾，長約丈二，昂首踢蹄，神駿非凡。

華雲龍脫口道：「好馬！」

孟爲謙道：「這一匹『烏雲蓋雪』，是教主最心愛的寶馬，特用以迎華公子大駕，倣教主看重華公子之意，由是可見。」

華雲龍留神一看，果見那馬四蹄却是雪白，含笑不語，飄身上馬。

似這種寶馬，皆能識主，不容陌生人騎上。華雲龍一上馬背，那馬已是一聲長嘶，前蹄一伏，後背猛拱，欲摔飛華雲龍。

那一聲長嘶，宏亮震耳，路旁有看熱鬧的行人，見狀紛紛退却，恐那「烏雲蓋雪」野性發作。

那「烏雲蓋雪」乃是馬中龍種，這一發威，其他凡馬，無不伏首貼耳，戰慄不已。

孟爲謙暗道：「老夫看你如何降伏……」

要知憑他們身負絕頂武功的人，那「烏雲蓋雪」再是厲害，終究降伏的住，只是要從從容容，漂漂亮亮的收伏，那就不簡單了，尤其在鬧市中，讓馬傷了人，華雲龍面上也無光彩。

詎料，華雲龍早已測出他們心意，他家中「龍兒」，更是汗血名種，他對降伏這類神駒，也算早有經驗，飄身上馬，雙足緊挾馬腹，眞氣一沉，那匹「烏雲蓋雪」，立覺背上若負泰嶽，顚了兩顚，絲毫不動，亦知此人並不好惹，長嘶聲中，猛地向前衝去。

若容那匹「烏雲蓋雪」衝闖，此非曠野，無疑必定傷人，人聲不由大嘩。

說時遲，那時快，電光石火中，華雲龍翻身落地，雙手急揪馬項，往下疾按，那「烏雲蓋雪」，空自揚蹄掀尾，奮力掙扎，踢起一大片塵埃，竟是不能動彈分毫。

僵了許久，那「烏雲蓋雪」的震耳嘶聲，逐漸弱了下去，只聽華雲龍喝道：「畜牲！你還不服！」

暗加二成眞力，那「烏雲蓋雪」突又發出震天長鳴，猛力掙動一陣，始復漸停衰下，終於完全放棄抗拒，搖頭擺尾，顯出乞憐之色。

剎時，四周響起一陣喝采之聲。

孟爲謙也暗暗佩服，拂髯笑道：「華公子好功力，敝教除了教主外，尚未有第二人，能收伏

此駒這等輕易。」

華雲龍面不紅，氣不喘，淡然道：「在下御術疏陋，貽笑方家了。」

孟爲謙不復多言，上馬控勒，幾個玄冥教徒也紛紛上馬，一行人由南門出城。

鶴高飛

司馬翎著

武俠名作家司馬翎先生精心傑作。
坎坷的命運！無邊的殺劫！
緊張！離奇！香艷！哀怨！貫穿整個故事，是一部獨特風格的武俠小說。
現已出版，敬請讀者惠顧。

文天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敬啓

華雲龍與孟爲謙，并駕齊驅，展眼間，已至一座莊院，那莊院位於叢林之中，外觀並不宏偉，與一般土財主所居，並無二樣。

這時，莊門大開，由大廳直至莊門路上。左右各立着二三十佩刀紫衣壯漢，人人雙手高擎火炬，照得院中亮若白晝，靜肅無聲，隱泛森森殺氣。

華雲龍飄身下馬，立有玄冥教徒牽去。

孟爲謙拱了拱手，道：「華公子請，敝上候之久矣。」

華雲龍含笑步入，忽聽道上壯漢齊聲喊道：「華公子駕到……」

這五六十人，功力俱不等閒，中氣充沛，齊齊暴喊，如霹靂乍發，震耳欲聾，尤其華雲龍孤身入敵重地，實有先聲奪人之勢。

華雲龍却顧盼自若，心中忖道：玄冥教既自詡非同江湖一般幫會，大概不會以刀陣試敵了。轉念間，已至大廳丹墀之前，但見階上爲首一人，身穿一襲大紅長袍，頷下三綹青鬚，面色晶瑩，雖僅岸然而立，見之令人油然有鷹睨虎視，一股肅殺猛厲之感。

華雲龍情知除了自封九曲神君的谷世表，再無他人。

只見那九曲神君谷世表冷電似的目光，上下掃了華雲龍一眼，那目光陰鷙恨毒之意，以華雲龍胆識，也覺心中一寒，暗道：想不到他對我家，抱有偌深恨意！

他一攝心神，抱拳朗聲道：「後學華雲龍，拜謁神君。」他稱神君而不稱教主，言外之意，即謂已悉谷世表來歷。谷世表忽然哈哈一笑，道：「果然虎父虎子，故人有後，谷某欣慰無限。」

拱手肅客，華雲龍從容而入，心中却暗驚那谷世表城府之深險。

大廳外貌簡陋，廳內却畫棟雕樑，金碧輝煌，琉璃宮燈，輝芒如晝，地上紅氈柔毛覆足，設有一桌筵席，器皿俱爲鏤銀嵌玉，氣派極大，帝王不如。

華雲龍與谷世表分賓主坐下，餘人登時紛紛入座，却有八名少年侍立谷世表身後，華雲龍見其中正有曾見過的四個仇華，顯然均爲谷世表之徒，谷憶白則如所言，已芳踪杳然，端木世良、孟爲謙、董鵬亮，皆在入席人中。

只聽谷世表道：「華公子聰慧絕頂，谷某雖故晦行迹，想來必未能瞞過。」

說到此處，語音一頓，目注華雲龍。

華雲龍心中暗叫一聲「慚愧！」口中笑道：「神君所行莫測，在下摸索良久，始略得端倪。」

谷世表緩緩說道：「谷某與尊府恩仇，華公子諒必清楚？」

華雲龍劍眉微聳，道：「神君此會，難道便欲一結舊仇？」

谷世表漠然道：「谷某尚不至如此不肖。」

華雲龍目光一轉，將席上諸人打量遍，只見谷世表左首第一人是位年及知命，長袍偉軀的老者，再下面是三位鬚髮如銀，面若嬰兒的老人，看來身爲總壇主的端木世良，天機壇主的孟爲謙

，尚非最要人物。

他心中暗驚，忖道：瞧他們目光，個個都是絕頂高手，這裡想來僅是玄冥教的一部分人而已……。

轉念下，含笑道：「在座的必皆一代高人，恕華煬眼拙，未能盡識，神君可否介紹一下？」

谷世表道：「禮當如此。」

忽聽那谷世表左首第一人的那老者，漠然道：「神君恕罪，屬下姓名，不必說了。」

谷世表頷首道：「副教主心意，本神君省得。」面龐一轉，道：「本教副教主不願說出姓名，本神君亦不好勉强，華公子海涵。」

華雲龍倏地起身，朝那老者，將手一拱，道：「吳副教主何必吝於一示台甫，是華煬不堪承教？」

那被稱爲「副教主」的老者，言出之後，雙目半闔，若單人危坐，此際，雙目一睜，精光灼灼，看了華雲龍一眼，緩緩說道：「華公子名不虛傳，即本教中，知老夫之姓的，也是不多。」

語音微頓，道：「老夫吳東川。」

語聲甫落，眼皮一垂，又恢復原先樣子。

華雲龍暗暗想道：「這個吳東川，必即程淑美之夫，程老前輩出家之故，多半因他加入玄冥教。」

只見谷世表向右首第一位皓首童顏的老者一指，道：「這位是『勞山隱叟』。」

華雲龍容色一動，抱拳道：「原來黃遐齡前輩，久仰大名。」

「勞山隱叟」黃遐齡含笑還禮，道：「華公子少年英雄，老朽亦是聞名已久。」

華雲龍笑道：「黃老前輩靜極思動了。」

「勞山隱叟」黃遐齡淡然一笑，並不作答。

華雲龍見觸之不動，已知「勞山隱叟」黃遐齡是極爲難鬥的人物，但聽谷世表依次介紹以下三人，一黃袍老道是「紫霞子」，兩名黑袍老道，却是兄弟，號爲「陰山雙怪」，俱域外人士。餘下四人，則是玄冥總壇及天地人三壇壇主，端木世良、孟爲謙兩人，華雲龍早已知曉，那董鵬亮是人壇壇主，另一面容削瘦老者，則是地壇壇主崔恆。

華雲龍忖道：「以是看來，玄冥教實力在九陰教、魔教之上了。」

引介已畢，華雲龍朗聲說道：「今夜得覩諸位高人，華煬榮幸萬分，却不知神君寵邀，有何指教？」

谷世表道：「原無他事，只是華公子既然說了，木神君倒有一件小事順便一提。」

華雲龍道：「神君請講。」

谷世表沉聲一笑，道：「谷某這神君之號，承襲自誰，華公子知否？」

華雲龍爽然一笑，道：「古今唯有一位九曲神君，在下自然知曉。」

谷世表冷冷一笑，道：「谷某既獲先師武功，不知先師遺物，本神君可否繼承？」

華雲龍道：「徒承師物，自是應當。」

他暗暗冷笑道：「想先前那九曲神君，靈丹秘笈，皆屬剽掠得來，你谷世表好意思言繼承，你師父也眞多。」

但聽谷世表道：「既然如此，聽說先師有一座溫玉蓮座，落在尊府，不知本神君能否取回？」

華雲龍聽出谷世表語中，含有譏諷華家竊取他人之物，哈哈一笑，道：「神君當然可以取回，只怕太重哩！」

忽聽谷世表背後侍立的仇華老大冷聲道：「小小一個溫玉蓮座，難道比泰山還重，你根本信口雌黃。」

華雲龍注視谷世表，含笑不言。

谷世表峻聲道：「此地那有你開口的地方，閉嘴！」

仇華老大見師父動怒，不敢出聲，只是恨恨盯着華雲龍。

谷世表面色重又平靜，淡淡一笑，道：「尊府高手如雲，令尊尤其武功蓋世，那溫玉蓮座，普天之下，自是無一人可以拿走。」

他親口承認取不走那刻有「武林至尊」的溫玉蓮座，等於是承認猶不敵華家，那八名仇華，滿腹不服，却不敢開口，華雲龍却感覺這以前的無量神君之徒，而今的九曲神君谷世表，委實已是一代梟雄，迥不似他以往所想像飛揚浮燥，得意洋洋的小人情態，心中更是惕然，笑道：「不才所言，意非指此。」

谷世表「哦」了一聲，含笑道：「本神君大惑不解。」

華雲龍劍眉抖動，朗聲道：「神君可知天下人心，重逾華嶽？」

谷世表聞言，面色斗然一沉，久久不語。

忽聽那由左至右的第八個仇華，冷笑道：「你們華家假仁假義，騙得江湖同道，死心塌地，有何可驕？」

華雲龍見那仇華似卽仇華老八，貌像俊美，目光閃閃，他一瞥之下，已看出那仇華功力勝過其他師兄弟不少。

只聽谷世表道：「老八，你有多大火候，敢妄加評議，快向華公子陪罪。」

華雲龍暗道：聽谷世表口氣，可見對這幼徒，最是鍾愛，只恐又要重蹈當年九曲神君覆轍。

那仇華老八强忍怒氣，拱手道：「愚下年輕識淺，華公子原諒。」

華雲龍含笑還禮，道：「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咱們華家也確該多加惕厲了，八公子所言，無殊藥石。」

仇華老八目帶煞光，咬牙冷笑。

華雲龍心中暗奇，忖道：他對我恨意極深，若說師仇，却是不像……念頭一轉，谷憶白倩影閃過腦際，登時恍然大悟，想道：看他相貌武功，無疑最有希望獲得師妹歡心，必是知道谷憶白對我的事，心懷恨毒，酒樓下毒，我說谷世表等人，何至如斯，多半是他主意。

他這一猜，倒中了十之八九，那仇華老八自負相貌武功，在師兄弟中，穩居第一，自以爲得到師妹谷憶白芳心，易如反掌，誰知谷憶白平日對他倒有說有笑，前幾日出門一趟，回來懇求師父重授武功，閉戶苦練，任何人也不見，他心中動疑，却見師妹眞是恨華雲龍刻骨，也就僅暗暗留心，預備替她雪怨，故不介意。

詎料，谷憶白她閉戶苦練沒有幾天，忽又一聲不響出去，他打聽之下，得知居然是約玄冥教

强敵大仇的華雲龍，又妒又恨，立託董鵬亮以火蟾涎混合陰燐的毒暗害華雲龍，事先他雖聞華雲龍百毒不侵，却不太相信。

待今晚見了華雲龍，他往常也頗自負爲美男子，但見了華雲龍貌賽潘安，俊美無儔，也不由自慚形穢，那妒恨之心，更不由溢於言表了。

谷世表冷肅的目光在華雲龍與自己徒弟們面上略一掃視，不由暗自咨嗟，自己徒弟實無一人比得上華家子弟。

要知華家那種泱泱大風，實源於歷代落霞山莊主人的穆穆肅肅，決非勉强可就，華雲龍素日若脫羈之駒，飛揚挑達，只是久經濡染，他又是絕世資質，那雍容威武，磊落氣概，自然而成，所謂久入芝蘭之室，而不覺其香，谷世表厭怒之中，也不由隱有佩服之感。

忽見華雲龍抱拳當胸，道：「在下也有一件事欲向神君請教。」

谷世表漠然道：「本神君洗耳恭聽。」

華雲龍沉聲道：「在下請教的，是敝司馬叔爺的命案。」

谷世表嘿然一笑，道：「令司馬叔爺的夫人柯怡芬，是出身九陰教，華公子清楚麼？」

華雲龍點了點頭，道：「在下略有所聞。」

谷世表道：「然則華公子不向九陰教主責詢，却向本神君追問，豈非捨本逐末？」

華雲龍暗暗忖道：「他言詞閃爍，此事大有可疑。」

心中在想，口中說道：「在下已向九陰教主問過……」

谷世表截口道：「既然如此，全案必已明朗，又何必苦苦追問。」

華雲龍坦然道：「她說此案貴教亦牽連在內，又語焉不詳，不得不請神君指示了。」

谷世表面泛怒容，道：「她眞如此說？」

華雲龍說：「神君不信，可遣人探聽。」

谷世表面上怒氣一直未收，默然有頃，始道：「華公子報仇之際，不妨將本教列入。」

華雲龍暗暗動疑，道：「神君話中有話，可否明言？」

谷世表淡然道：「說也未嘗不可，但華公子必然不信，又何苦白費唇舌。」

華雲龍暗道：此中難道還有內幕，當下說道：「以神君身份，在下焉敢不信。」

谷世表做聲一笑，道：「華公子之言差矣，虛言搪塞，任何人皆可做出。」頓了一頓，面容一整，道：「本神君若言司馬長青之死，本教主並未介入，小徒雖曾下毒棺中，也是事後所爲，華公子信否？」

華雲龍暗暗忖道：「他這話就未免近於虛言搪塞了，諸般迹象，玄冥教嫌疑重大。」

心念電轉，口中却道：「在下敢不相信，依神君之言，命案是九陰一教獨力包辦了？」

谷世表淡淡一笑，道：「以老夫之見，此事既非九陰教所爲，也非魔教。」

華雲龍怔了一怔，訝道：「難道除了貴教及魔教、九陰教外，另有第四派人？神君必有所見，尙望一啓茅塞。」

谷世表執杯敬酒，微微一笑，道：「華家與老夫仇恨，那是人所盡知的事，遲早總要一戰，然不必諱言，老夫雖籌備已久，要與華家一拼，尙無把握，豈肯決裂過早，九陰教、魔教與本教，亦有默契，決不致下手害司馬叔爺，老夫推斷有人存有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之心。」

谷世表這番話，可謂坦白之極，華雲龍雖未遽置信，却也疑心大起，不料本以爲僅細節未清，凶手未緝的命案，突生變化，但他並不焦急，因玉鼎來由，可向昔年的玉鼎夫人，而今的長恨道姑顧鸞音請教，命案經過，至少那尤氏與薛靈瓊可以詢問，念頭一轉，已知谷世表所言必有意圖，一時却估他不透，沉吟一瞬，笑道：「江湖三教前車可鑒，若有人欲師九陰教主故智，那就愚不可及了。」

忽聽那「勞山隱叟」黃遐齡道：「事蔽於近，則見不能遠，常人通病，此人大約看透此點，故大胆行去。」

華雲龍朗笑道：「貴教主逸才命世，豈常人可比？」

那「紫霞子」道：「華公子是對神君之言，心存疑慮了？」

華雲龍面龐一轉，正色道：「貴教主何等人物，那能憑空揑造，在下深信不疑，眼下正思恭聆神君高見。」

谷世表冷眼旁觀，但見華雲龍神色正經，連他也看不出華雲龍存何打算，不由暗罵：好狡猾的小子！

只聽華雲龍道：「在下本以爲敝司馬叔爺夫婦遇害，傷痕同在咽喉，齒痕歷歷，似是被一種獸類咬死，而曾見一叫做尤氏的女子，懷中抱有一頭黑猫，且爲九陰教的屬下……」

谷世表道：「那尤氏的確嫌疑重大，不過並非必定是凶手。」

華雲龍暗道：他力爲九陰教撇清，不知是何用意。

但聽「紫霞子」道：「華公子，貧道自海外回至中原，途中曾遇見幾個行踪詭異，武功高强

的蒙面黑衣人。」

華雲龍聳然動容，道：「有這等事？」

那「紫霞子」肅容道：「千眞萬確。」

華雲龍道：「道長請道其詳。」

「紫霞子」略一沉吟，道：「年前貧道路過涿郡郊野，偶見一條黑影掠過，心中一動，躡迹追上……」

華雲龍笑道：「道長三清子弟，却是好奇的緊。」

只聽「陰山雙怪」的大怪冷冷說道：「膏粱子弟，果然多不知禮儀。」華雲龍充耳不聞，凝目注視，及見「紫霞子」不以爲忤，哈哈一笑，道：「倒非貧道好奇，而是神君關照，留意宵小，故貧道既逢此事，便不容放過。」語音轉頓，道：「追了一程，來至林中一座茅屋，黑影閃入，貧道卽潛掠近兒，但見屋中有五名黑衣人，此刻，俱已取下蒙面黑巾，然貧道因少在武林走動，認不得是否而今武林知名之士，將其相貌暗記在心，那幾人年紀都在五旬左右，面貌都很平常，只有其中一人，左頰似是中了一劍，致左眼毀去，一道長疤，直抵下顎，似是衆人之首。」

華雲龍也想不出武林中有如此形貌的人，暗道：「哼！誰知你是否揑造？」

只聽那「紫霞子」道：「那幾人略說幾句閒話後，卽開始密議，貧道偷聽之下，心驚不已，原來他們話中，透露出欲俟咱們三教與華公子一家拼個兩敗俱傷，再突起消滅雙方……」

華雲龍插口道：「道長可將那五人對話詳細敍出麼？」

「紫霞子」微微一怔，道：「貧道已記不太清楚了。」

華雲龍晒然道：「這般重要的事，以道長才智，却記憶不住？」

「紫霞子」情知華雲龍對己言生疑，欲由話中察出漏洞，微微一笑，不再作答。

「陰山雙怪」的二怪冷然道：「偶有遺忘，也是人之常情。」

華雲龍朗聲笑道：「事出尋常，豈能怪華某小心。」

微微一頓，沉聲道：「以道長武功，難道擒不下一人拷問？」

「紫霞子」苦笑一聲，道：「貧道不做謙辭，平日也頗自負，然那些人功力確爲高强，貧道聽了一半，偶一不愼，折了樹枝，卽爲彼等發覺，五人圍攻之下，貧道能突圍已算好的，遑論擒人拷問了。」

華雲龍笑道：「既已敗露，那一夥人只恐要自此斂跡了。」

「勞山隱叟」黃遐齡哈哈笑道：「自古略具幾分才華的，從不肯自甘寂寞，那是寧死也要光光彩彩幹上一番。」

華雲龍頷首道：「不錯，更可能掀開來做了。」

忽聽谷世表漠然道：「華公子既存疑慮，言也無益，好在言非虛造，憑華公子機智，留心一下，不難發現異徵。」

「紫霞子」拂塵一擺，道：「神君之言有理，貧道效金人三緘也罷。」

華雲龍暗暗忖道：他們這一番舉止，多半是早已擬定，華某何許人也，能爲你這虛招所欺。

轉念中，含笑道：「在下正待求教，却不好啓齒了。」

「紫霞子」拂髯一笑，道：「貧道比擬失偏了，華公子請問。」

華雲龍微一吟哦，倏地笑道：「道長由那些人口中，尚有何重要發現？」

「紫霞子」想了一想，緩緩說道：「貧道聽得實在不多，唯聞他們曾數次喊出總當家的之稱。」

華雲龍矍然一驚，道：「哦！風雲會東山再起了。」

「紫霞子」道：「貧道也曾如是猜測。」

華雲龍暗暗忖道：「風雲會固很可能再起爐灶，然玄冥教求轉移視聽的可能更大。」

思忖中，話題一轉，道：「神君東上所說『煮酒論劍』，不知如何論劍法？」

谷世表雙眉一軒，道：「華公子武功高強，必已盡得令尊眞傳了？」

華雲龍道：「神君技絕天人，在下自非敵手，不知是口頭較技，抑是……」

谷世表含笑截口道：「本欲口論，無奈九曲宮薄技，僅報招數，外人不知所云。」

華雲龍振衣而起，抱拳道：「何處較技，就請神君指點。」

谷世表站起身子，笑道：「少年俊彥，自是急欲一逞威風。」

「勞山隱叟」「陰山雙怪」等人，紛紛起身，當下由谷世表與華雲龍併肩走於前面，衆人簇擁在後。下丹墀，卽是一片青磚舖就的石坪，寬廣不下十丈，這時，周圍早有玄冥教徒，高擧火炬，照得坪上通明。

華雲龍欲一試谷世表功力，谷世表亦存心由華雲龍身上，試出華天虹武功，兩人都抱了一窺對方虛實之心。

兩人走上石坪，轉身立定，華雲龍道：「是神君親自賜教？」

谷世表道：「本當由老夫下場，只恐人言老夫以大壓小。」

吳東川、「紫霞子」、黃遐齡等，俱佇立場畔，那仇華老八，突然越衆而前，朝谷世表躬身道：「何勞師父下場，弟子請戰。」

谷世表眉頭一皺，道：「你非華公子之敵……」

華雲龍心念一轉，忽然震聲一陣狂笑，道：「請恕華某狂妄，神君的八位高足，無人是華某三千招之敵，華某極欲試一試所見如何，不妨請令徒出場。」

仇華們聞言大怒，皆瞋目望着華雲龍。

谷世表暗道：這小子突變狂態，是何原故，轉念之下，將手一擺，道：「去領教三十招，敗了就罷，不許逞強。」

仇華老八躬身領命，轉身上前兩步，陰森森地道：「華公子，有僭了。」

華雲龍漫不經心的一揮手，道：「你請！」

仇華老八强捺妒恨，早感不耐，那有心客氣，欻然一掌，當胸襲去！

華雲龍身形微側，頓時避過，右掌斜掄，封住敵人的掌勢。

這起手一招，谷世表等，已看出華雲龍高過仇華老八不少，三十招內，的確很可能擊敗仇華老八，同是心中一震，暗道：華家小兒既有如此武功，那華天虹更是不用說了。

仇華老八也覺出敵手甚强，但他豈肯退下，厲吼一聲，使出九曲宮絕藝「九曲神掌」，詭異奇幻，一掌接着一掌，猛攻不已。

華雲龍揮洒自如，輕易接下，暗道：看來他們劍法還是由掌法脫胎，簡直可與蔡家「四象化

形掌」一爭了。

他眼下並未施展「四象化形掌」，僅以由「天化箚記」所得的「璇璣指力」及「密宗大手印」，「大魔掌」迎敵，這些日子，爲了應付魔教，特地練過。

展眼間，二十招已過，華雲龍念起自己曾言三十招內擊勝谷世表徒弟之言，大喝一聲，掌法一變，一招「困獸之鬥」，擊了過去。

仇華老八一瞧掌勢，已知難擋，他武功在七個師兄之上，確非泛泛，當下一招「魅影九幻」，陰手斜捺華雲龍左脅，身形微閃，避開銳勢。

華雲龍一連三招「困獸之鬥」，倏化「一用無位」，欺身上前，一按仇華老八「血門商曲」穴，輕笑一聲，收手而退。

這二招手法，銜接處若翎羊掛角，無跡可尋，就算元清大師見了，也不得不讚歎，谷世表等，更是聳然動容。

華雲龍含笑轉面道：「超過三十招了？」

谷世表漠然道：「二十九。」

仇華老八滿面通紅，突然厲喝一聲，撲身上前，奮力施出「九曲神掌」與敵偕亡的煞手「魂遊九幽」。

但聽谷世表峻聲道：「不知進退的東西！」

快愈電閃，一把扣住仇華老八左肩，拍拍兩聲，掃了仇華老八二記耳光，將他往場外一摔，道：「給我滾！」

仇華老八摔出石坪，一連蹭蹬了幾步，勉强站穩，轉目狠狠盯了華雲龍一眼，轉身奔向院後。

華雲龍拱一拱手，道：「在下多有得罪了。」

谷世表神色如常，道：「小徒不知華公子手下留情，妄欲拚命，理當老夫向華公子謝罪。」

華雲龍道：「神君是否肯與賜教？」

谷世表微微一笑，目光一閃，道：「老夫請公子指點五十招。」

語外之意，是說五十招內，必可擊敗華雲龍。

華雲龍心神一凜，暗道：剛剛一戰，我因未盡全力，但谷世表敢言五十招內擊敗我，如無七八分把握，他是一教之主，不成就落下笑柄。

他心念電轉，立刻屏絕思慮，抱拳道：「請！」

谷世表將手一拱，道：「老夫候教。」

忽聽「勞山隱叟」黃遐齡叫道：「華公子、神君請慢。」

話聲中，一個箭步已至谷世表與華雲龍之間，朝谷世表躬身道：「屬下一時技癢，欲與華公子印證印證。」

谷世表微微皺眉，道：「黃老技癢，本無不可，但如此一來，本神君豈不成爲以車輪戰對付華公子了？」

黃遐齡道：「以屬下愚見，神君與華公子之戰，不妨置於日後。」

華雲龍暗道：「看來連黃遐齡、紫霞子他們，也不以爲谷世表能在五十招內擊敗我，故出場

接下。」

目光一轉，倒要看谷世表允許與否。

只見谷世表略一沉吟，轉面笑道：「華公子意下如何？」

華雲龍笑道：「在下無可無不可。」

他心中暗忖：谷世表定是並無把握，於五十招內敗我，是言不過撐撐場面，換成東郭壽與九陰教主，縱可勝我，也非易事，他有何能爲，心念一轉，又覺而今谷世表，心機似海，却也不可大意。

但見黃遐齡拱一拱手，道：「華公子，老朽不自量力，意欲領教『落霞山莊』的武學，尙請手下留請。」

華雲龍抱拳笑道：「在下手底自有分寸，黃老前輩如不留情，未免說不過去。」

黃遐齡手下留情之言，不過客氣的話，詎料華雲龍竟似初出茅廬之人，居然當眞，他怔了一怔，道：「華公子以爲……」

華雲龍朗然笑道：「當場不讓父，在下以爲一切客套都免了最好。」

黃遐齡不覺動怒，暗罵：好狂妄的小子！面上却含笑如故，一拂銀髯，道：「就如華公子所言。」

谷世表退至坪邊，心中暗道：這小子，聞他日常雖然輕佻，臨敵却頗能不驕不餒，爲何忽然顯得輕狂？假如是想激怒本神君，偷窺本神君淺深，算你白費勁了。

思忖中，華雲龍已說了聲「有僭」，欺身上前，一掌擊了過去，倏而化指。

華雲龍情知黃遐齡必是玄冥教中之三五位高手之一，那敢大意，一上來就使出「蚩尤七解」的「襲而死之一」。

黃遐齡何等眼力，一看便知起手是虛，殺手在後，見這一指勢若雷霆，當下喝一聲「好！」左掌一探，猛刁敵腕，左手五指齊彈，勁風應指而出，破空銳嘯，凌厲之極，的是名家手法。

華雲龍招式倏易，食指一挺，一縷勁風，已排闥而入，直擊黃遐齡「太乙」穴。

黃遐齡出招之先，已留退路，哈哈一笑，就在千鈞一髮之際，身子陡移半尺，躲開指勁，心中却不禁暗道：這一套指法，確是奇奧武學。

展眼間，二人或指或掌，已是疾快的對拆起來。

這兩人功力都已稱得上絕頂，谷世表功臻化境，一眼已瞧出一場好戰的，凝神觀察華雲龍手法。

詎料，四十招一過，華雲龍已落下風，只仗着一二玄奧手法，突出奇兵，勉强支持，但神色毫無焦急。

吳東川看了一陣，以「傳音入密」朝谷世表道：「華家小兒分明意在藏拙。」

谷世表點了點頭，也以傳音入密之法道：「你看小兒武功多高？」

吳東川目光一轉，向激戰中的華雲龍望了一眼，回過頭來，道：「只怕不在黃老之下。」

谷世表頷首道：「與我所見一般。」語音一頓，道：「如此看來，那華天虹的功力是益發高了。」

吳東川道：「要不由神君以『九曲陰手』在小兒身上留下暗傷，免得成了個禍胎。」

谷世表搖頭道：「不妥，華家能人極多，這小兒也不等閒，很難不着痕迹，目前準備未周，不宜與華家決裂過早。」

吳東川道：「今日之事如何？仍按先前擬議進行？」

谷世表正在沉吟，忽見一名教徒匆匆奔至端木世良之旁，道：「禀教主，莊外有大批江湖高手潛伏叢林，本教所設暗樁被拔去六七處。」

端木世良雙眉一聳，道：「是些什麼人物？」

那教徒道：「屬下猶未察出。」

孟爲謙插口問道：「有多少人？」

那教徒道：「至少有二三十人。」

孟爲謙朝端木世良道：「多半是華家小兒的朋友，本莊位置隱密，引那小子赴宴，沿途也密切監視過，對方如何知道偌快，端木兄禀告神君……」

谷世表早已聽見，轉面淡淡一笑，道：「對方能人儘多，此事不足爲奇。」

端木世良道：「憑本教實力，不難將來敵盡殲，神君……」

谷世表截口道：「要動手還等到現在，斷斷不可。」微微一頓，朝董鵬亮道：「董壇主速去吩咐，勿與來人衝突。」

董鵬亮躬身領命，隨即離去。

端木世良、孟爲謙雖覺如此似嫌示弱，但谷世表既已決定，不便再言。

陰山雙怪，身居客卿地位，顧忌較少，覩狀之下，大怪忍不住道：「老朽是北鄙之人，有一

句說一句，神君請勿見怪，那華天虹究竟有何厲害，神君如此忌憚？」

谷世表含笑道：「華天虹縱然厲害，本神君又豈懼他，只是近二十年，華家勢力已根深蒂固，欲除匪易，不可不謀定後動而已。」

忽聽黃遐齡縱聲喝道：「老夫不信逼不出你用全力。」

力字未出，倏地展開勞山一派的鎮派奇學「海印拳法」，招招凝足功力，如海水澎湃，亂石崩雲，華雲龍登時險象環生，岌岌可危。

華雲龍劍眉一挑，驀地連展奇學，「變動不居」、「日月相推」、「橐籥虛屈」一連三招，黃遐齡立時拳法一挫，大有反勝爲敗之勢。

谷世表早由孟爲謙禀報，知道這掌法，見他施出，目光炯炯，聚精會神，想窺出妙處。

華雲龍身在險地，刻刻留神，百忙中，一瞥谷世表，見狀暗道：武聖遺下絕學，豈你能測，只是我也不宜鋒芒太露。心念一轉，一招「困獸之鬥」出手，即以「移形換位」，閃出丈餘，道：「華某輸了。」

黃遐齡自以爲前輩高人，幾乎用盡全力，而猶不能擊敗華雲龍，況最後幾招，又被華雲龍逼退，如何甘心，聞言冷冷一笑，道：「華公子何必諷刺老朽，明明是老朽不敵，只是黃遐齡不知進退，仍欲領教下去。」

忽聽谷世表縱聲叫道：「華公子既不願再加印證，黃老就請回吧！」

黃遐齡其實亦知取勝之機甚小，只是就此退下，顏面難堪，眼下既有台階，頓時改口道：「敝教主既已有言，老朽認輸了。」

華雲龍淡淡一笑，道：「在下豈是黃老對手。」

只聽谷世表道：「莊外來了不少高手，似是華公子朋友，爲免引起誤會，可否請華公子代請入莊？」

華雲龍情知必是侯稼軒、蔡昌義等人，躭心玄冥教對己不利，潛伏莊外，待機而動，心中也怕他們見自己久不出莊，打進莊來，那時局勢不可收拾，當下道：「在下理當去一趟，神君欲否一見江湖朋友？」

谷世表略一沉吟，笑道：「本神君重出江湖，正欲一會故人，有此機會，如何能夠放過。」

華雲龍暗道：侯伯伯他們的行動，自然難以瞞過谷世表，舉步走向丹墀。

谷世表身形微側，讓開正面，將手微微一揮，紫霞子、黃遐齡、仇華等人，忽然齊齊微一躬身，由廳旁兩廊散去，那一批手執火炬的玄冥教徒，也悄無聲息散去，自始至終，除了仇華老八被谷世表責罰時，略現異色，並無聲息，可見訓練有素。

剎那，石坪重歸黑暗，只有廊下所懸羊角風燈，吐出黯淡的燈光照着。

那玄冥教的副教主吳東川，却漠然立於丹墀。

兩人逕穿大廳，吳東川則退後半步。

谷世表一瞥廳中酒筵，笑道：「本待與華公子飲酒暢論天下英雄……」

華雲龍朗聲笑道：「不知如何之人，始可當得神君心中英雄？」

這時，由廳下丹墀，直至莊院門口，又已排成一列紫衣大漢，左手執炬，右手抱刀，與入莊不同，那鬼頭刀泛出森森寒光。

他暗暗想道：谷世表排出這場面，豈不可笑……。

只聽谷世表道：「以老夫愚兄，必胸懷掀天動地之志，鬼神莫測之機，武功蓋代，才華絕世，天下奇人，聞而向風之人物，始可謂英雄。」

華雲龍道：「如神君所說，天下無一英雄了。」

谷世表忽然佇足，華雲龍微微一怔，也跟着停下脚步，只見谷世表目光炯炯，一字一頓的道：「近百年來，唯有令尊可稱眞英雄，眞豪傑。」

華雲龍肅然道：「家父曾言，外間對己每稱譽太過，其實，只自盡本份而已，英雄之名，斷不敢當，且日常教訓，均勉子弟盡做人的本份卽可。」

谷世表目光一收，重新向前走去，淡淡一笑，道：「令尊的謙冲，那也是江湖皆知的事。」

華雲龍隨之起步，暗道：「他雖恨爹入骨，口中却讚譽有加，眞是因惺惺相惜之故，但他却並非胸襟宏濶之輩……」

他步步爲營，借機落後半步，提防谷世表暗下毒手。

谷世表頭也不回，道：「虎父虎子，未來英雄，非華公子莫屬了。」

華雲龍淡然道：「神君謬許了。」

谷世表沉沉一笑，道：「以華公子於徐州之作爲而論，已見氣魄，老夫之言，自信不妄。」

華雲龍忽然驚覺，谷世表語氣有異，心神一懍，暗忖：他已存殺我之心了！

谷世表的確已起了殺機，只是却委決不下，他二次出山，雖欲與華天虹一較勝負，心中仍懷莫名的畏懼，那不盡因華天虹功力高强，還因華天虹那巍然的氣概，於華雲龍又看到當年華天虹

，故殺機大起，暗暗想道：這小子如眞僅好色輕薄之輩，則無足輕重，今夜也確現出浮躁，只是……。

思忖中，已至莊門，他心念一決，預備趁華雲龍經過身邊之際，以「九曲陰煞」神功，暗傷華雲龍。

這「九曲陰煞」神功，記載於「九曲眞經」，傷人內腑於不知不覺，任敵人習有何等上乘心法，也難抵禦，傷發期日，可由施功者心意，未發則一如平常，本已極爲陰辣，再經谷世表逼入原先所練毒掌，端的陰毒絕倫。

華雲龍却始終落後二步，問道：「敝友們現在何處？」

谷世表暗道：這小子如眞已看破本神君之意，預先趨避，那就更容他不得了。口中却道：「貴友們擒住敝教不少弟子，而今想必仍隱於林中。」倏地高聲笑道：「華公子安然出莊，諸位也當出來了。」

但聽一聲長笑，侯稼軒領先縱出，落在二人五丈之前，一掃華雲龍，見他一無異狀，放下心頭一塊石頭，隨望向谷世表，微微一歎。

又聽蔡昌義的聲音道：「雲龍弟，你沒事？咦！你身旁那人是誰？」

話聲中，人已躍出，直瞪着谷世表，薛人九、余昭南等，隨後縱出，立於侯稼軒身後。

華雲龍微微一笑，道：「這位便是玄冥教主九曲神君。」

谷世表與當年神旗幫的重要人物，原是素識，且交情不惡，其後漸疏，二十年重見，只是已成仇敵，他雖心性毒辣深沉，腦中泛起昔年白君儀倩影，也不由暗起滄桑之感，楞了一楞，隨即

一攝心神，目射寒芒，望着四周叢林，道：「林中隱藏的一批朋友，因何不出來？」

只聽放聲大笑，人影連閃，枝葉拂衣之聲，響成一片，范通、無塵道人、查幽昌、公孫平一干人，全騰身而出，圍繞莊門周遭，黑壓壓的一大片，竟不下於六七十人之衆。

原來侯稼軒、余昭南等，如何放心得下讓他單人赴宴，立刻招集大半昔日幫衆，且通知范通、無塵道人、查幽昌、公孫平，幾人聞訊，不再計議，全帶人匆匆趕來。

華雲龍暗暗激動，朗聲道：「在下的事，多勞諸位奔波了。」

公孫平高聲道：「彼此份屬同道，理當相助，況華公子一身關係甚重。」

谷世表雖未將這一批人放在眼，却也暗覺意外。

此際，紫霞子、陰山雙怪、忽又重現在谷世表身後，玄冥教徒若雁翅般列於谷世表與華雲龍身之後，有似兩軍對壘。

華雲龍心念一轉，覺得趁此時機離去最妙，當下朝谷世表一拱手，道：「今日之會就此結束，在下不再打擾。」

谷世表頓了一頓，頷首道：「也罷，看此形勢，亦難以爲繼。」

心中却暗道：可惜！錯過下手機會。

那范通於九曲掘寶時，亦曾見過谷世表，他熟知谷世表與華家之仇，見華雲龍與谷世表相隔不及二尺，深恐華雲龍中了暗算，縱聲叫道：「華公子，快請過這邊來。」

華雲龍莞爾一笑，坦然舉步走了過去。

場中人人的目光，都注視谷世表，谷世表幾番欲拚着與華天虹提早啓釁，也要將華雲龍毀了

，終於暗暗一歎，散去「陰煞神功」。衆人見華雲龍安然歸陣，始鬆了一口氣。

查幽昌哈哈一笑，道：「尊駕敢是玄冥教主？」

谷世表冷然一哂，置若罔聞。

陰山雙怪的大怪冷冷說道：「憑你這等人物，也配與本教教主講話。」

查幽昌臉色一變，冷笑道：「天下武林，當無出華大俠之右了，却也未聽說華大俠有過這等架子。」

谷世表平生最恨的，即有人說他不如華天虹，聞言之下，頓時目中冷電暴射，盯住查幽昌。

查幽昌心頭一寒，不禁倒退了一步。

那大怪獰笑道：「好小子，竟敢出口不遜，老夫教你去西天對如來佛說去。」舉步行去。

華雲龍情知查幽昌比之陰山雙怪，差的太遠，焉能讓他們動上了手，驀地揚聲：「神君，你我兩方眞要拚上一陣，讓人坐收漁利？」

谷世表雙眉一動，喚道：「辛老請回。」

那大怪，不敢違拗，只得悻悻轉回。

華雲龍暗暗忖道：這等局面拖下去，必爆發一場混戰，還是速離爲上，心念一轉，道：「蒙神君賜告疑案線索，在下亟將澄清，改日再聆教益。」

谷世表正中下懷，道：「多有怠慢。」

俠義道這方，以華雲龍馬首是瞻，他既然要離去，無人異議，於是齊由小路退出林中，華雲龍防着谷世表對衆人不利，與蔡昌義、侯稼軒等人，走在最後。

華雲龍與谷世表此會，乍看若草草結束，其實，雙方暗用心機，都存有深意，究竟孰獲爲多，就要看日後發展了。

蔡昌義一個勁追問華雲龍經過，華雲龍一一含笑回答，將及出林，華雲龍陡聞一個細若蚊蠅的聲音，在耳畔響起，道：「龍兒，你送走衆人後，速來會我。」

華雲龍聞聲知人，暗暗想道：西域叔叔以練氣傳音囑咐，似是不願與衆人會面，不知何故？」

蔡昌義見他忽然駐足，詫道：「你又有什麼事了？」

華雲龍笑道：「有位尊長叫我，你們先走吧！」

蔡昌義奇道：「什麼尊長，爲何不出來見見？」

侯稼軒却恐華雲龍是藉詞離開，重新潛伏谷世表莊中去，插口道：「龍少爺，何不請你那尊長至客棧見面？」

華雲龍啞然一笑，道：「侯伯伯不必躭心，眼下已無冒險探聽玄冥教消息的必要，當眞有一位尊長叫我去。」

侯稼軒頓了一頓，道：「我也留下來吧！」

華雲龍見他執意不走，只得由他，見范通等已走出數丈，匆匆關照數句，他也辨出阿不都勒是存身在東南十餘丈處，與侯稼軒穿林而過，果見一位面容清秀的中年男子，盤膝坐在地上，正是他那西域的叔叔阿不都勒。

原來阿不都勒乃西域維吾爾人，爲三十餘年前，一位曾以小小一柄金劍，鬧得中原天翻地覆

的奇人，「一劍蓋中原」向東來的最小弟子。那向東來武功雖高，那次却爲白嘯天、任玄、天乙子、無量神君和周一狂五人暗算，落成殘廢，幸爲華雲龍之祖華元胥所救，轉回西域，十餘年後，捲土重來，雖報大仇，却死於通天教的丙靈子手下，六名弟子，先後罹難，只賸下小弟子阿不都勒。

其後，阿不都勒隨文太君練武五年，始回西域，算起兩家交情，可謂深厚之極。他旁邊盤坐着一位黃袍老者，華雲龍一瞥之下，認出却是曾以日月双環與己一戰的老者，不覺一怔。

阿不都勒微微一笑，道：「這位是丁如山前輩，龍兒快些拜見。」

華雲龍忙上前見禮，笑道：「您老人家怎地不肯說明身份，也免得小子無禮。」

阿不都勒訝然道：「原來你們已經見過面了。」

華雲龍笑道：「丁老前輩已教訓姪兒一頓過了。」

丁如山哼了一聲，道：「老夫還懶得教訓你這小……」倏又住口，將手一擺。

阿不都勒眉頭一蹙，道：「龍兒冒犯你了？」

丁如山搖頭道：「是我試了試他武功。」

華雲龍忙接口道：「龍兒焉敢冒犯丁老前輩。」

阿不都勒微微一笑，轉面向侯稼軒道：「侯堂主，龍兒在徐州妄爲，多承你的照顧……」

侯稼軒搖手不迭，敞聲笑道：「龍少爺武功機智，兩稱高絕，那需老朽照顧。」

頓了一頓，笑道：「老朽早已非是往昔的神旗幫天靈堂主，這一稱呼，尙請收起。」

阿不都勒拱手一笑，道：「不才失言了。」

丁如山與侯稼軒昔年本見過數面，猶有小隙，只是事過境遷，自是已無芥蒂，相笑一揖。

華雲龍問道：「叔父喚侄兒進來，有何吩咐？」

阿不都勒道：「這個慢說，倒是你剛剛對谷世表那魔頭說什麼漁人得利，疑案線索，難道司馬大俠命案，旁生枝節了？」

華雲龍道：「枝節倒有，疑竇更大。」

略一思忖，將谷世表與紫霞子之言，一字不漏的說了一遍。阿不都勒連連搖首，道：「不可信，不可信。」

丁如山冷笑道：「哼！分明是轉移視聽之言，手法拙劣，連三歲小兒也瞞不過。」

侯稼軒接口道：「這番話分明空穴來風，谷世表懼二姑爺出手，使出的緩兵之計。」

華雲龍道：「晚輩另有所見。」

阿不都勒雙眉一聳，道：「你自幼詭計多端，於此自然在行，說來聽聽。」

華雲龍想了一想，緩緩說道：「姪兒以爲，谷世表而今心機似海……」

阿不都勒哂然道：「我不信那姓谷的能長進多少，左右不過一個下流胚子罷了。」

華雲龍啞然一笑，道：「叔父切勿輕視，單以他能搜羅那麼多高手，便也不同凡響，叔父方才隱身一旁，想必看清一切，不知叔父以爲武功與谷世表相較如何？」

阿不都勒道：「未曾較量，如何知道？」

華雲龍斷然道：「恕姪兒無禮，姪兒敢說，叔父決非谷世表敵手。」

阿不都勒雙眉一揚，意似不服，但旋又含笑道：「此事擱下，先聽你之所見。」

華雲龍繼道：「以谷世表的心機，如何不知其中漏洞極多，要造出天衣無縫的說法，在他應非難事，唯有據實而言，才會如此，當然也必有緩和形勢之意圖在內……」

阿不都勒哈哈一笑，打斷他的話，道：「我看你是聰明反被聰明誤，那來那麼多囉嗦，一句話，你上谷世表的當了。」

華雲龍笑道：「反正他要施緩兵之計，正合我意，究竟誰上當，那只有天曉得了。」

阿不都勒怔了一怔，道：「他施緩兵猶有可說，你又爲什麼？」

華雲龍道：「爹不肯出山，這根大樑，逼得我來抗，侄兒自知功力還比谷世表差了一截，可是進境遠較他速，總趕得上他，反正後盾雄厚，谷世表顧忌太多，拖下去不難。」

阿不都勒搖頭連聲道：「荒唐！荒唐！這等大事，你竟兒戲視之。」突然伸出右手，喝道：「伸手出來，我倒要看看你長進了多少，敢胆說出這等狂話。」

華雲龍含笑出掌，兩人略一握手，各自收回。

阿不都勒「咦！」了一聲，道：「想不到你功力進步偌多，大出我意料之外。」

他原來一覷華雲龍眸子，便知華雲龍功力已有進步，却不信他在如此短的時間，能進展至如此地步。

丁如山哈哈一笑，道：「老夫與這小子戰了一場，佔不了半分便宜，老弟不必白操心了，他如今武功，小心謹愼，天下大可去得。」

阿不都勒却冷然道：「年青都有股驕氣，才有兩手三脚貓，便猖獗不可一世，丁老切勿再長

了他驕氣。」

沉吟有頃，轉面朝華雲龍道：「你挑戰三教的事，我本不以爲然，此來是想加以制止，如今任你辦吧！」

華雲龍暗暗鬆了一口氣，急忙笑道：「兩位師弟如今武功練的怎麼樣了？叔父爲何不帶出來歷練歷練？」

阿不都勒冷冷說道：「他們武功尚低，我怕他們爲世間繁華弄亂了心，令他們在山上勤練。」

華雲龍笑道：「叔父高瞻遠矚，姪兒欽佩之至。」

阿不都勒哼了一聲，面容一整，道：「我問你，你鎭日在外胡鬧，正事都忘了不成？」

華雲龍微微一怔，惑然道：「姪兒如今不是正在辦正事麼？」

阿不都勒沉聲道：「玉鼎夫人的事，你辦得如何？」

華雲龍頓了一頓，苦笑道：「姪兒已見過顧姨了，可是……」

阿不都勒冷笑截口，道：「你平日自負能言善辯，玉鼎夫人必是被你勸得回心轉意了？」

華雲龍毅然一笑，道：「叔父明知故問嘛！」

侯稼軒忽道：「一個人立定數十年的決心，一言半語，如何勸得動？怪不得龍少爺。」

丁如山點了點頭，道：「確是如此，老弟勿再苛責。」

阿不都勒嘆息一聲，道：「兩位都太護他了，這般下去，他的劣性，不知伊於胡底？」一望華雲龍，略一沉吟，霍然起身，道：「眼下閑話少說，你先隨我把玉鼎夫人的事辦妥。」

子如山、侯稼軒見這是華家的私事，外人介入，多有不便，當下作別而去。

華雲龍隨着阿不都勒，出林也向城中奔去，華雲龍路上問道：「顧姨已來至徐州了？」

阿不都勒搖頭道：「我們是去見那倩女教主方紫玉，玉鼎夫人我猶未晤。」華雲龍笑道：「哦！是她，這位前輩我也見過。」

阿不都勒忽然猶有餘憤的道：「昨日晚間，我趕至徐州，本來想立去見你，恰巧逢上方紫玉，當年在子午谷，我曾見過她一面，事隔多年，她容顏變動不大，依然一眼即可認出，見禮之後，我立刻就要求一見顧鸞音，她却總是推托，嘿嘿！她見我是維吾爾人，好欺不成？」

華雲龍暗暗一笑，心道：「叔父素日心高氣傲，求人碰釘子，怕還是第一次。」

二人脚程何等快捷，談話中，已進入城中，阿不都勒略無停頓，直奔城西，轉瞬來至一所宏敞宅第，重樓疊宇，飛甍畫角，一派堂皇氣象，華雲龍認出正是晨問賈少媛所進入的宅宇。

只見阿不都勒俯身縱落一棟精舍之前，那精舍直至此時，燈火猶自通明。華雲龍跟着縱下。

只聽一聲嬌叱道：「來者是那一位朋友？」

阿不都勒朗聲道：「阿不都勒携姪華煬，謁見方教主。」

但聽精舍中傳來一個嬌脆聲音，笑道：「西域大俠及名震江湖的華家二公子，眞是稀客。」話聲中，精舍門口出現一位長裙曳地，雲鬢霧髮的紫衣美婦，襝衽爲禮。

阿不都勒苦笑一聲，道：「不才連番打擾，算不得稀客，方姑娘……」

方紫玉截口笑道：「不管西域大俠對妾身有何不滿，請入內奉茶再講。」美眸一轉，望向華雲龍。

華雲龍趨前一拜，親切的喊道：「方姨！」

方紫玉身形一側，道：「賤妾如何當得如此大禮？」語音一頓，又道：「也當不得如此稱呼。」

華雲龍劍眉一軒，正欲啓口。

只聽精舍內傳來賈少媛的聲音，道：「師父，您也是的，難道咱們倩女教待客之禮，是讓訪客在屋外喝風？」

方紫玉失聲一笑，道：「二丫頭在說話了，兩位請進。」肅客入內。

華雲龍與阿不都勒，也不禁莞爾一笑，相繼走入精舍。

但見這精舍佈置精雅，紅氈翠幔，漆几錦凳，最宜家居，十餘名少女，三三兩兩，散坐錦凳，見他們進來，齊站起嬌軀，襝衽施禮。

方紫玉笑道：「小徒們不知禮儀，二位包涵。」

阿不都勒生性峻嚴，平生最頭痛的，就是與女子打交道，皺了皺眉，移目望向華雲龍，意思是要由華雲龍出面接口。

華雲龍心中暗笑，口中却道：「叔父與小姪都非外人，方姨還是隨便一點的好。」

方紫玉螓首微點，道：「二公子既不介意，方紫玉也因陋就簡了。」

說話不在，方紫玉諸徒中，就屬賈少媛居長，她連忙命師妹搬動錦凳，送上香茗，三人相率坐。

賈少媛等，却侍立於方紫玉身後。

華雲龍目光一掃她們，朝方紫玉道：「諸位姊姊站着，小姪坐着也不安。」

方紫玉莞爾一笑，道：「就由二公子之意，丫頭們坐下來吧！」

顯然，方紫玉師徒之間，平日相處，沒有多少規矩，加之她們視華雲龍與阿不都勒，不算外人，方紫玉既已出言，齊齊嬌喏一聲，各自坐下。

阿不都勒口齒啓動，欲言又止，終於嘆息一聲，轉面向華雲龍，道：「我不知怎麼講，全由你說。」

華雲龍暗道：這事豈可操之過急，叔父也太……。

忽聽方紫玉道：「二位要談什麼山海經、西域志，我全奉陪，唯有關於我家姑娘的事，恕我不知。」

她預備先封住二人之口，阿不都勒心頭一急，正待開口，華雲龍連忙向他以傳音入密道：「叔父請安心，讓侄兒應付。」

阿不都勒忍了又忍，仍傳音問道：「你有多少把握？」

華雲龍道：「這事得慢慢的來，侄兒自信遲早必成。」

阿不都勒道：「太晚可不行，大概要幾許時間？」

華雲龍想了一想，道：「叔父別急，侄兒儘快即是。」

他們兩人這一番傳音交談，方紫玉雖聽不見，也猜得出六七成，暗道：我守口如瓶，倒看你們有何妙計？

只見華雲龍面龐一轉，含笑道：「方姨一直稱小侄二公子，豈不折煞小侄了？」

阿不都勒暗道：「我要你問關於玉鼎夫人的，你却說題外話。」

口齒一啓，强又忍住。

方紫玉怔了一怔，淡淡一笑，道：「以我的身份，稱你二公子最妥。」

華雲龍佯爲訝異，道：「方姨既是顧姨義妹，又是倩女教主，小侄想不出何處妥了？」

方紫玉本不欲答，沉吟片刻，冷冷說道：「你的顧姨，本是方紫玉的姑娘，方紫玉豈敢僭稱義妹，自是不配當二公子這個姨字，方紫玉本屬青衣之流，也不敢忘了根本，不敢僭越，二公子可以釋疑了麼？」

她話含有極深的憤懣，責華天虹薄倖，阿不都勒與華雲龍豈有不知之理。

華雲龍佯作不懂，蹙眉道：「方姨謙抑如此，可替諸位姊姊想過沒有？」

方紫玉不料他忽出此言，廻眸掃視賈少媛等一眼，轉過面龐，淡然道：「我自然也叫她們時時念及自己身份。」

頓了一頓，道：「至於二公子如何待她們，則我不過問。」

她說得斬金截鐵，不容華雲龍有絲毫轉圜的餘地，心中暗道：姑娘說你心思敏捷，我却不信你能出什麼花樣。

詎料，華雲龍打蛇隨棍上，笑道：「那不得了，小侄既稱您弟子爲姊妹，則喊您爲姨，乃順理成章的事。」

方紫玉怔了一怔，搖首道：「牽强之極，我不承認。」

華雲龍暗暗忖道：她已經有些詞窮，不宜逼之太過，反正一次不行，再來一次，總要圓滿完

成此事。

阿不都勒也覺得捨此之外，無他善法，但見此事自己難置一辭，頓萌去意，倏地起身，道：「龍兒，你留下慢慢談，我先走了。」

華雲龍站起身來，道：「時已甚晚，也不宜過擾方姨，小侄也走。」

阿不都勒面色一沉，道：「你安心留下，同道那裡，我自替你通知去。」

華雲龍暗道：叔父要我專力勸解顧姨回心轉意，只是戢滅三教，其事尤要，略一疑遲，道：「九陰教、魔教、玄冥教已經聯盟，人多勢衆……」

阿不都勒道：「你放心，我追躡着星宿海老魔來的，比你還清楚，近期之內，尚不致對咱們有何舉動。」

華雲龍暗暗忖道：在此在彼，俱是徐州，也不致有什麼大礙，……念頭一轉，頷首道：「那就請叔父多費心了。」

忽聽方紫玉笑道：「二位還未問我歡迎不歡迎呢！」

阿不都勒聞言一楞。華雲龍呵呵一笑，道：「方姨對我這個不速之客，是留定了？」

方紫玉黛眉一揚，道：「我就不留，看你如何？」

華雲龍含笑道：「小侄就賴在這裡，看您如何趕法，您總不好意思，不供膳食？」

方紫玉不覺楞住，她也恐華雲龍日日勸說，所以想趕華雲龍走，不料華雲龍倚歪就歪，便是賴定不走。

賈少媛、賈婉諸人，全是少女心性，見狀之下，齊聲嬌笑起來。

阿不都勒也不禁莞爾，朝方紫玉拱手而別，華雲龍伴他走出屋外。

阿不都勒眼見方紫玉留在精舍，略一沉吟，道：「玉鼎夫人的事，關係重大，你或許不清楚……」

他倏地慨歎一聲，道：「這些話我也懶得說了，千萬句拼做一句，玉鼎夫人對你們華家恩德深重，你不可忘了，愛屋及烏，對倩女敎也當盡力互助。」

華雲龍垂手肅容，道：「龍兒謹記在心。」

阿不都勒點了點頭，雙肩一幌，拔身而起，幾個起落，已消失茫茫夜色中。

華雲龍反身走回精舍，只見方紫玉猶怔然坐着，他怕方紫玉心頭不悅，連忙柔聲道：「方姨，您在想趕我走的辦法麼？」

方紫玉失聲一笑，道：「你這孩子，我眞恨不得狠狠打你一頓，却又不忍心。」

華雲龍笑道：「我知方姨與顧姨一般疼我。」

方紫玉忽然警覺，忖道：「這孩子太是精靈，說多了，難免不中他的計。」面容一整，道：「二公子，你雖住此，却未必能常見到我，話兒說在前頭，免得二公子說我慢客。」

華雲龍見她又稱己爲二公子，暗忖：看來非下一番水磨工夫不可，笑了一笑，道：「好啊！與長輩在一起，不免拘束，我本想與諸位姊姊玩耍。」

方紫玉微微一笑，轉面一望賈少媛，道：「妳命人將西院收拾下，送上衾帳，華公子暫時就宿在那裡。」

賈少媛躬身應是，華雲龍見時已四鼓，不再多說，隨賈少媛由院中白石小徑，緩緩走向另一

處院落。

華雲龍憶起賈少媛曾言賈嬌託她帶話與己，當下道：「媛姊，令師姊對小弟有何囑咐？」

賈少媛含笑看他一眼，悠悠的道：「你昨晨但稱我們姑娘，現在却喊得親熱，必是因想利用我們，達成你的目的，是麼？」

華雲龍微微一笑，道：「媛姊眞會寃枉人，小弟不是那種人。」

賈少媛笑道：「就算是也沒有關係，何必否認？」

華雲龍淡淡一笑，不再出聲，二人正走過一座紅欄小橋，華雲龍忽然佇足，凝視着橋端涼亭。

賈少媛柳眉一揚，道：「怎麼？我開一下玩笑，你就生氣了？」

華雲龍搖了搖頭，目不稍瞬，神色凝重，沉聲道：「閣下來此何爲？」

賈少媛芳心一驚，美眸一轉，但見涼亭之中，悄無聲息，坐着一臂長過膝，面頰乾癟，鬼氣森森的老者，不覺大駭，「哦！」的一聲驚呼，旋見那老者腰繫銀龍，原來是東郭壽的師兄申屠主，始芳心略定。

只見那申屠主細目微睜，幽幽的道：「你不必怕，老夫還不屑向小輩出手。」

華雲龍哂然道：「姓華的還不知畏懼爲何物，你儘管動手，沒人會說你欺負小輩。」

申屠主嘿嘿冷哼一陣，道：「你不配，那老和尚何在？」

華雲龍暗道：哼！他找公公，分明想乘人之危。

那申屠主似是看出了華雲龍心意，又道：「小輩，你休要胡猜，老夫尚不至於對一個功力未復的人出手。」

華雲龍冷冷說道：「他老人家不在徐州，你要失望了。」

申屠主道：「老夫不信，那老和尚早已視你爲蔡家愛婿，豈有不顧你安危，任你妄爲之理？」

華雲龍微微一哂，道：「你的話好不可笑，華某又非三歲孩童，自己還照顧不了自己？」微微一頓，笑笑說道：「家父好端端的在『落霞山莊』，閣下眞是要較量武功，何不一上雲中山？」

言外之意，是說申屠主畏怯華天虹。

申屠主死板板的面孔，仍一無表情，却細目一睜，碧幽幽的光芒，懾人心神，似已動怒。

華雲龍運功戒備，忖道：他目光有異，不知練有什麼魔功？目光灼灼，也注視着申屠主，傲然不懼。

賈少媛幾番想喚人，却又懼怕更觸動申屠主殺機，芳心忡忡，不知如何是好。

相持半晌，申屠主忽然目光一收，又回復先前要死不活的樣子，袖袍一拂，黑影一閃，已然不見。

他倏然而來，倏然而去，倩女教的樁卡，形同虛設，猶未發現。

華雲龍暗暗憂慮，忖道：這魔頭武功高不可測，魔教有此一人，實是棘手萬分。

賈少媛吐了一口氣，道：「這魔頭來去的好生突兀，莫名其妙，本教也栽到家了。」

華雲龍含笑道：「憑那魔頭的武功，豈是普通樁哨上弟子所可察覺，幸而他較那些魔頭，高

爭，不屑欺負小輩。」

賈少媛道：「我去稟報師父。」

華雲龍道：「現在四鼓已過，待明天再說算了。」

賈少媛想了一想，蛾首微點，領着華雲龍送入西院，命丫頭略加整理，天色都已快亮了。

華雲龍見她不提賈嫣所託口信，便也不問，心中却不免暗感奇怪。

待賈少媛告退，華雲龍聽鷄已報曉，不再睡眠，僅於榻上調息練功。

不覺間，日上三竿。

忽聽院中小徑，蓮步細碎，賈南姣高聲叫道：「小少爺，起來沒有？」

華雲龍起身下榻，行至門口。

只見花團錦簇，萬紫千紅，朝陽之下，一群嬌麗少女，衣分五色，嫣然含笑，幾欲與百花爭艷，蓮步珊珊，由庭中小徑走來。

華雲龍但恨無生花妙筆，圖寫此景，不覺擊節讚歎。

方紫玉諸徒，見他那興高采烈的樣子，齊聲嬌笑。

賈婉叫道：「少爺，早餐都已備好，請快盥洗，婢子們奉命侍候你哩！」

華雲龍忍俊不住，走攏了過去，道：「婉姊雖是頑笑的話，小弟也生受不起。」

賈婉抿嘴一笑，道：「誰講玩笑來着？昨晚師父要我們謹記自己身份，少爺不也聽見了。」

五

華雲龍哈哈一笑，道：「方姨現在何處，禮當先行見過。」

賈南姣吃吃一笑，道：「惡客上門，師父只有避開了。」

華雲龍劍眉微蹙，道：「姣姊別開玩笑……」

賈南姣打斷了他的話，道：「師父眞的出門了，臨走時說：這棟屋宇的主人改成二公子了，叫我們好好侍候便了。」

華雲龍暗暗轉念，忖道：方姨是有意避不見面……。

忖念中，兩個侍候他的丫頭，捧上臉盆、巾櫛，略一漱洗，卽由方紫玉的弟子們，簇擁着走向前廳。

廳中，設立的早餐，極爲豐盛。

華雲龍一落坐，賈少媛卽盛上一碗碧粳稀粥，道：「少爺，請！」

華雲龍搖頭笑道：「媛姊，爲何不叫丫頭來？」

賈少媛含笑道：「師父的吩咐，做弟子的不敢不從。」

華雲龍已漸漸看出，她們雖是嬉戲，却非全無用意，方紫玉是針對昨晚之言，實實做給自己瞧，看來她們心意之堅定，確是難移。

他暗暗想道：只是我不信顧姨與妳可以躲上一輩子，只要見了面，我總有辦法。

突然，他想起了蔡薇薇，又想起了阮紅玉，心道：薇妹猶可，紅玉孤零淒涼……。

他念起阮紅玉僅有一師，武功散失，那淒苦之狀，比不得自己，家中三代同堂，闔蕩江湖，也是處處有友好照應，不禁惶惶不安起來。

賈少媛見他面色突然一黯，惑然道：「怎麼？是嫌我們侍候不周？」

華雲龍强顏一笑，道：「那裡的話，小弟但覺冒瀆諸位姊姊。」

忽聽身旁一名少女道：「這倒不必，但願你勿麻煩家師家師伯，那就謝天謝地了。」

華雲龍目光一轉，見是方紫玉的第十一徒賈玉如，輕輕一嘆，道：「諸位姊姊，當幫我勸勸顧姨及令師才是。」

衆女只是抿嘴低笑，不肯答語。

這一餐雖然豐盛，華雲龍却胃口不大，心思只放在如何見到長恨道姑，如何勸法之上。

匆匆食畢，忽見那曾爲賈嫣駕車的郝老爹走入廳內，躬身道：「前堂及東西廂已騰出，清理完畢，請二公子巡視。」

華雲龍惑然道：「你們的房子清理不清理，干我何事？」

賈少媛接道：「家師之意，你既要在徐州大會天下豪傑，長居客棧，終是不妥，所以將這棟宅贈你，騰出前堂及東西廂，是讓你接待一干同道，彼此聚在一起，也方便多了，你當然該去看看夠不夠，我們的小王爺，明白了吧？」

華雲龍心中暗感，想道：「顧姨與方姨雖不肯見我，却是眷念備至，這自是因爲爹……」

轉念下，覺得勸長恨道姑同意，定不如表面那麼困難，精神一振，與衆女至前堂兩廂，巡視了一週。

華雲龍覺得屋宇宏敞，擺設齊全，接待同道好友，那是足足有餘了，方紫玉的那般弟子，却是大爲不滿，一會說這個少了，一會說那樣不夠氣派，如此陳設，豈不讓天下英雄恥笑？

華雲龍宛如不聞，請了賈少媛至庭中花叢，正色道：「媛姊，令師姊究竟有什麼話要說？就是責備我的，也請妳實言。」

賈少媛怔了一怔，沉吟片刻，道：「大師姊曾叮囑我，說是如我覺得不必說，就不講也罷。」

華雲龍暗忖：她吞吞吐吐，究是何語？益發不肯放過，連聲追問。

賈少媛吟哦半晌，忽然玉掌一探，摘下一朵盛開的紅蘭，合掌略一挼娑，素手輕揚，蘭瓣繽紛，飛揚空中，有的落至旁邊一塘荷池，有的飄落地上。

她一指四落的花瓣，道：「你看見了？」

華雲龍茫然不解她此舉用意，道：「看見了。」

賈少媛幽幽一歎，道：「知道了麼？」

華雲龍蹙眉道：「這啞謎我不明白。」

賈少媛淒然一歎，道：「墜下的花，或隨流水，或化塵土，人生就那麼無根蒂？」

華雲龍隱有所觸，只聽賈少媛又道：「我這般說，不夠明瞭，說成或拂茵蒂，或墜圃圄，你或許就懂了。」

華雲龍恍悟她的意思，沉重的笑了一笑，道：「人終是不同於花，古來自造天命的，代不乏人。」

賈少媛螓首一搖，道：「你的話太空洞，退一步說，那些是豪傑英雄，也非比我們這等弱女子。」語音一頓，幽幽地道：「你想，像你的妹妹，像蔡家妹妹，生下來就有煊赫名第，才學武功，得之甚易，是天下俊傑夢寐所求淑女，像我們姊妹，那是名門正派所不齒的了。」

華雲龍搖頭道：「媛姊之言，有欠思量，別人不講，咱們華家，就決不會抱此心思。」

賈少媛嗔聲道：「你眞是小糊塗，天下有幾個華家？你知道別人愛怎麼想？」

華雲龍笑道：「十步之內，必有芳草……」

賈少媛截口道：「這話我不想聽，我只問你，你有拾花之意否？不嫌那落在圃圄中的花，已然污染否？」

華雲龍怔了一怔，遲疑道：「天下之大，必有拾花之人……」

賈少媛冷冷一笑，嬌軀一轉，一語不發，逕自行去。

華雲龍急聲道：「媛姊請留玉趾！」

賈少媛蓮步一跺，頭也不回，道：「我大師姊要告訴你，她是棄嬰，隨師姓方，名字就叫嫣紅。」

語聲甫落，舉步而去。

華雲龍怔怔望着她背影，浩歎一聲，賈少媛話雖隱約，他聰明絕頂，自是瞭然，無端一陣惆悵上心，踴下身子，信手撥着飄浮池水上的散落蘭花。

良久，他太息一聲，長身而起，轉身而去。

匆匆數日，徐州玄冥教、九陰教、魔教與俠義道間，外弛內張，雙方按兵不動，似均有所待。

尤以九陰教梅素若那批人，住進城南外曹大戶家，一連八九日，均未外出，終日但見大門緊閉。

華雲龍每欲一探九陰教，却想起見了面，難以區處，終於廢然而止。

其間，公孫平等少年，閑得發悶，屢次提議向魔教一戰，華雲龍總是含笑勸阻。

這一件事，是江湖平穩二十年來，最轟動的事，不但所有不甘寂寞之輩，都群聚徐州，即退隱山林的許多奇人，也有聞風趕來的，除了少數，多半隱身旁邊。

最平靜的，只怕要數華雲龍自己家中，華天虹連一個信息，也未令家人捎來。

徐州城南門外，有一家小小茶肆。

這家茶肆，所往來的都是販夫走卒之流，晨間趕至城中賣菜，售些土製胭脂花粉，午時歸去，順便在此歇息，故又兼賣些包子饅頭。

這日午間，兩騎由官道馳向南門，經過茶肆。

晨間下過了一場雨，路上積水未涸，馬蹄過處，積水四濺，有些坐在茶肆門口的漢子，就被濺到。

其中一人，猝不及防，臉上被濺了幾滴，一見馬背上坐的人體態嬌小，似是女子，衝口罵道：「狗娘養的，臭婊子……」

那後面馬上女子耳目好靈，雖已奔出數丈，却已聽見，霍然一勒馬繮，那馬長嘶一聲，人立而起，那女子已飄身下馬，身法輕靈，一望可知身手不凡。

前面一騎見狀，也只得掉轉馬頭，馬上女子高聲問道：「二妹怎麼了？」

這兩名女子，一着青色勁裝，一着玄色勁裝，俱背負寶劍，剛健婀娜，年紀均未超過雙十。

那被稱爲二妹的青衣勁裝少女，道：「大姊稍候。」

玉面一寒，望住茶肆，冷冷問道：「是誰說的？站出來！」

那出口罵人的大漢，猶未看出風頭不對，傲然道：「就是妳家大爺……」

一句話還未說完，「啪！」的一聲，左頰已挨了一下，指痕宛然，其他大漢，登時閧然大笑。

那大漢羞怒交集，罔顧其他，潑口罵道：「臭婊子，妳家大爺跟妳拚了！」

那青衣少女聞言，黛眉頓含煞氣，「嗆啷！」一響，寶劍出鞘，向那大漢前面一比。

那大漢見白光在面前一幌，心驚胆顫，滿腔怒氣，頓時消盡，直向後躲。

滿肆茶客，也齊聲大譁。

那被稱爲大姊的玄衣勁裝少女，一直坐在馬上，此刻，覺得二妹小題大作，柳眉一皺，方叫道：「二妹……」

忽聽城頭一個清朗的聲音道：「那位朋友在徐州地面上耀武揚威，在下公孫平請了。」

話聲中，一個勁裝揹劍少年，倏然由城牆之上，瀉身而下。

那青衣少女拔出劍來，不過吓吓這批市井之人，本無過份爲難之意，此刻見有人干涉，芳心一惱，反而一劍疾削下去。

忽聽一個蒼勁的聲音道：「姑娘手下留情。」

但聽一陣金石交鳴之聲，那青衣少女手中劍，已倏然盪開，那大漢却驚叫一聲，昏了過去。

青衣少女目光一轉，已看出以一粒小石，擊開自己寶劍的，是四丈外一個銀髯過腹，威稜懾人的老者，芳心暗驚，忖道：人道徐州而今臥虎藏龍，我還不信，想不到未入城已逢如此高手。不由暗悔自己多事。

公孫平見那青衣少女一劍削下，自己不及阻攔，方自一急，那老者已自出手，定下心來

，朝那老者一拱手，道：「多勞侯前輩了。」

那侯老者將手一擺，道：「孫賢侄不必多禮，老朽本該伸手。」

公孫平轉面瞋目望向那青衣少女，怒道：「妳這丫頭好辣的手，那人不過是市井小民，縱言語稍有不檢，也不值妳下如此毒手。」

那青衣少女冷冷一笑，口齒一張，尚未說話。

那侯姓老者含笑道：「孫賢侄錯怪這位姑娘了，這位姑娘剛才那一招叫『玉女織綿』，刺向『步廊穴』的那一劍，能在距膚粒米處收回，老朽那一粒石子，倒是多餘的。」

轉面朝那青衣少女道：「姑娘那一劍是華山劍派絕藝，不知華山宮大俠與姑娘是什麼稱呼？」

那青衣少女不料自己一劍未畢，人家已源源本本，將自己來歷說出，知道這老者必是一位高人，不敢怠慢，施禮道：「乃是家祖。」

這時，那馬上的玄衣勁裝少女，業已下馬，趨前一禮，道：「晚輩宮月蕙，敢問前輩名諱？」

那伍老者呵呵一笑，道：「老朽侯稼軒，不知姑娘們聽過沒有？」

二女齊聲道：「原來是『翻天手』侯老前輩，晚輩久仰大名了。」

當年宮天佑與白嘯天，總角定交，其後白嘯天創建神旗幫，始斷了往來，九曲掘寶，再通音聞，此後往來又密，自無不知侯稼軒之理。

侯稼軒哈哈一笑，望向那青衣少女道：「姑娘是……」

那青衣少女接口道：「晚輩宮月蘭。」

公孫平正為剛剛貿然喝斥而不安，連忙向宮月蘭抱拳道：「在下方才魯莽，宮姑娘恕罪。」

宮月蘭冷冷一笑，道：「開封公孫嘉前輩，是你什麼人？」

公孫平陪笑道：「正是家父，在下……」

宮月蘭截口道：「好極了，小女子久聞『一字慧劍』之名，但恨無緣領教，公孫世兄，請拔劍！」

公孫平楞了一楞，不知如何是好。

忽聽宮月蕙道：「妹妹別胡鬧了。」

宮月蘭冷笑道：「姊姊，妳未見他剛才那氣勢洶洶的樣子？我今天非領教領教他一字慧劍的火候多深，敢這般趾高氣揚？」

公孫平吶吶道：「在下那敢放肆，只因華公子慮及徐州而今龍虎混雜，恐江湖人物鬧事，殃及小民，邀請各路英雄商議，遍訊同道留心各地，以便從中調解。」

宮月蘭冷冷說道：「不必說了，我就是欺凌小民的人，公孫少俠怎地不快快出手罰戒，不然何能以戒來茲？」

公孫平一臉尷尬，難以作答。

宮月蕙見妹妹咄咄逼人，眞說起來，對方根本無過，實是二妹小題大作，正待勸說。忽見一名彪形大漢，走向前來，抱拳道：「宮姑娘，可否容在下說幾句話？」

宮月蘭睨目而視，道：「尊駕高姓大名？」

那彪形大漢道：「區區鄱陽宋晷。」

宮月蘭「哦」了一聲，哂然道：「原來是宋當家的，恕我眼拙。」

宋晷聽出她語有不屑之意，不禁面色一紅，含怒道：「宮姑娘，宋晷雖是出身草莽，然自信尚能約束手下，謹守綠林規條，未敢騷擾沿湖居民……」

宮月蘭截口道：「我可沒有說什麼啊！宋當家的何必急於表白？」

宋晷爲之氣結，一時只氣得連話也說不出。

他本見宮月蘭太不講理，欲做調解，詎料，猶未言及正題，已被宮月蘭三言兩語，說得氣憤塡膺。

頓了一頓，他終究非比尋常綠林人物，竟强抑怒火，將手一拱，道：「算是宋某多事了。」轉身走去。

宮月蘭冷笑不語，宮月蕙過意不去，嬌軀一幌，已停身宋晷之旁，襝衽一禮，道：「舍妹少不更事，宋當家的恕過，小女子這廂謝罪了。」

宋晷連忙側身還禮，道：「宮大姑娘何必客氣，是在下太冒昧了。」

心中不禁暗道：「同是一母所生，性情竟有天淵之別，這位姊姊，如此溫婉知禮，妹妹

却驕狂不馴。」

只聽公孫平道：「姑娘對這般小事，竟斤斤計較，實令在下大惑不解……」

宮月蘭截口冷笑道：「我就是量窄，你可明白了？」

公孫平眉頭微聳，道：「如此在下就無話可說了，不如姑娘究竟如何，始能消氣？」

宮月蘭手中寶劍，一直執於肘後，忽然向公孫平一亮，道：「我早說過了，要領教你劍法。」

她這舉動，藐人之極，公孫平少年氣盛，如何忍耐的住，怒火漸昇，暗道：「這丫頭，如此不可理喻，不教訓她一下，她還道我姓公孫的怕她。」心念一轉，肅容道：「在下自知不是姑娘敵手……」

宮月蘭黛眉一揚，意似不耐，道：「少囉嗦，拔劍！」

事情逼到如此，公孫平忍無可忍，翻腕拔出劍來。

侯稼軒見他們爲了這點小事，兵戎相見，暗暗搖頭，當下插口道：「宮姑娘，可否看在……」

宮月蘭情知侯稼軒下面必說的是，看他面上罷手，若讓侯稼軒先說出，則因侯稼軒與祖父相交，不聽未免失禮，連忙打斷他的話，道：「侯老前輩，您如果定要伐前輩身份阻止晚輩，則晚輩自只有唯命是從了。」

侯稼軒一楞，道：「老朽僅是主持公道。」

宮月蘭道：「前輩如何主持公道呢？」

侯稼軒略一沉吟，道：「此事根本是芝蔴般大，依老朽之見，揭開也罷。」

宮月蘭嬌笑一聲，道：「老前輩自然不會有錯，只是晚輩覺得適才所爲，確屬不當，公孫少俠武功高强，正該藉此教訓一番。」

公孫平暗暗一哼，想道：「妳倒有自知之明。」

只聽侯稼軒道：「姑娘並無過錯。」

宮月蘭道：「若晚輩無過，則是公孫少俠不是了，晚輩雖不是公孫少俠敵手，但……」

公孫平怒火陡起，哈哈二笑，道：「姑娘不必多說了，曲全在我，請動手吧！」

宮月蘭就等他這句，嬌笑道：「好極了，接招！」

不待侯稼軒出言，一劍霍地掃去，寒光數點，罩住公孫平前胸諸大要穴。

公孫平喝道：「好一招『風擺殘荷』！」

身形一轉，以攻代守，長劍一張一振，斜斜削去。

宮月蘭不甘示弱，也嬌喝道：「『一張一弛』，一字慧劍果然不凡。」

手下更不怠慢，立刻展出「玉女劍法」中十大詭招。她功力雖然距爐火純青甚遠，施展開來，寒光點點，劍影重重，聲威也極驚人！

公孫平不料她起手便用全力，頓時被逼得連連倒退，落在下風。

宮月蘭得理不饒人，一壁格格嬌笑，高聲道：「侯老前輩，這可是公孫少俠要較量的。」

侯稼軒不好阻攔，聞言暗道：好丫頭，眞是刁鑽的可恨而又可愛，也罷！我留心掠陣，防止他們誤傷卽是。

他心念一轉，敞聲一笑，道：「妳別狂得過頭了，以爲人家技僅至此。」

宮月蘭嬌笑道：「公孫少俠似無還手之力了，您怕說錯了吧！」

這南門外，地當往來要地，此時，已麕集了許多看熱鬧的人，大部分是携刀佩劍的江湖人物，這些人不問曲直，只想看熱鬧，鬧得愈大愈好，何況宮月蘭是位嬌艷少女，見狀群喝起采來。

宮月蘭大感得意，格格嬌笑一聲，道：「公孫少俠，有什麼壓箱底的工夫，快施展啊！」

只聽公孫平大喝一聲，疾出一劍，將宮月蘭劍勢架開一隙，驀地雙足一頓，躍開丈外，已脫出宮月蘭劍勢所及威力，轉身立定，面色鐵青，長劍斜挑。

侯稼軒忙道：「公孫少俠……」

公孫平沉聲道：「請侯老前輩勿加勸阻，晚輩日後只有向宮老前輩負荆請罪。」言外之意，是說將出全力，必會傷了宮月蘭。

宮月蘭哂然道：「你配麼？」

公孫平緩緩說道：「配與不配，姑娘卽可知道，尙望留心。」

宮月蘭表面輕視，心中却知公孫平怒惱之下，這一次出手，非同小可，也斂了笑容，凝神待敵。

侯稼軒搖了搖頭，情知公孫平受激之下，不肯罷手，也只有留心接應，否則傷了宮月蘭，怕不一場麻煩。

宮月蕙黛眉微蹙，暗暗忖道：「妹妹平日固然極愛嬉戲，却非不講道理，今天因何如此？」

只聽公孫平沉聲喝道：「小心了！」寶劍一掄，猛然攻去。

剎那間，二人已激戰起來。

這一戰非比前番，剛剛公孫平出手，均留三分，眼下因連番受諷，意圖扳回臉面，三招一過，精鋼長劍招招進擊，銳不可當，一輪疾攻下，宮月蘭雖全力封架，却是敗相已露。

場中一般前輩高手，見兩人動手過招，也不由暗暗點頭，認爲這等年紀，有此身手，已屬難得。

動手百餘招，公孫平究竟功力略高，宮月蘭已二次遇險，但公孫平始雖惱怒十分，動手後漸漸平復，却未乘機下手。

憑侯稼軒的武功，自是看得出來，心中一寬，知道決不會發生流血之局了。

忽見人叢中，擠出四名英氣勃勃的少年，正是陳節堅、李博生、胡經文、胡經武。陳節

堅揚聲叫道：「公孫兄，華公子囑咐我等排難解紛，你怎地却與一個少女爭强鬥勝起來？」

公孫平聞聲已知是陳節堅，頭也不回，道：「兄弟也是無奈。」

話聲中，劍招略緩，已有罷手之意。

詎料，宮月蘭趁此機會，刷刷刷三劍，反攻過來。

公孫平暗感不悅，劍法倏又一緊。

忽聽一聲長笑，一道人影，投身二人之間。

那些看熱鬧的人，但覺眼前一花，場中一清，宮月蘭與公孫平各自退開，當中却站着一名十五六歲，容貌清秀的少年，衆人不由一驚，不料這等年輕少年，武功這般高强。

那少年朝兩人一拱手，道：「二位武功高强，平分秋色，何必再打，依在下之見，和解不是甚好？」

公孫平無可不可。宮月蘭却櫻唇一撇，道：「誰要你多管閑事？憑你也配！」

那少年本是看宮月蘭落了下風，他年輕喜事，橫加插手，不料宮月蘭毫不領情，怔了一怔，倒覺得進退維谷。

忽聽場旁一個手搖摺扇身着藍衫的中年文士叫道：「老弟，別人既怨你多事，你回來算了。」

那少年訕訕一笑，轉身走去。

他年輕面嫩，又初入中原，做起事來，殊嫌莽撞。

忽聽宮月蘭縱聲叫道：「站住！」

那少年怔了一怔，轉回身子，道：「什麼事？」

宮月蘭玉面含霜，道：「那是你朋友不是？」纖指一指那中年文士。

那少年點一點頭，道：「不錯。」

宮月蘭冷笑道：「『戲蕊金蜂』歐世宗的朋友，看來你也不是好東西。」

那少年面色鐵青，猶不知她所指何事，那中年文士却面色一變，却鎮定如常，摺扇一搖，笑道：「姑娘萬勿誣衊好人，區區姓江，可不知歐世宗是什麼人？」眼珠暗轉，却存有逃跑的主意。

陳節堅、李博生、胡氏兄弟人互相一打眼色，身形一動，忽然將那中年文士包圍起來，衆人紛紛讓開。

場中一波三折，所有人的目光，頓時又移向那藍衫中年文士。宮月蘭與公孫平之爭，無形中，擱了下來。

要知那「戲蕊金蜂」歐世宗正是一大淫賊，不但採花，而且事後殺人刼貨，毫不顧忌江湖規矩，眞是人人切齒，連綠林人物也欲殺之爲快，可是他武功不弱，輕功尤高，做案又極謹愼，單人獨往，又善於易容，認得他的，可說絕無僅有，這也是他敢現身徐州之因，詎料，宮月蘭竟然能認出來。

侯稼軒歸隱已久，不知此人，但顧名思義，也猜得出來。

宋晷也邁步逼上，峻聲道：「朋友快點自明，否則寃死了，可不要怨人。」

歐世宗眼珠一轉，笑道：「宋當家的何必疾言厲色，只恐又是宮姑娘開大夥兒的玩笑。」

宋晷一怔，移目向宮月蕙，無疑的，他縱對宮月蘭一無芥蒂，總不免覺得她性喜胡爲，却以爲宮月蕙與她份屬姊妹，必能證明。

只見宮月蕙沉吟一瞬，道：「我也不清楚。」頓了一頓，歉然道：「舍妹經常出外，她的事，有許多我不知曉，讓宋當家的失望了。」

宋晷笑道：「姑娘太客氣了。」心中却暗道：「看來又是宮月蘭胡亂指認了。」

忽聽那少年道：「我與他同行五日，從未見他有不軌舉動，姑娘必是誤認了。」

在場的人聞言，更以爲是宮月蘭胡鬧。

歐世宗心中一寬，暗道，此時不走，尚待何時？哈哈一笑，執扇做個羅圈揖，道：「雖是宮姑娘誤認，兄弟却也無顏留此。」

語畢，轉身欲行。

忽見倩影一閃，宮月蘭手執寶劍，擋住去路，道：「你休想藉口脫逃。」

歐世宗暗道：臭丫頭，一再刁難，歐爺遲早有樂子讓妳受。口中却道：「姑娘，玩笑要適可而止。」

宮月蘭雖見過歐世宗，但彼時歐世宗却換了面貌，她認出全憑直覺，只是自信不錯，芳

心暗道：「我若直言認出原因，怕無人肯信……」

心念一轉，冷然道：「你可敢讓人搜身，我知你隨身必携有做案所用鷄鳴五鼓返魂香一類物件。」

歐世宗果眞帶有做案用具，如何敢讓人搜身，心驚不已，佯作怒色，道：「江某堂堂男子，豈能受此侮辱。」

衆人亦均不以爲然，紛紛議論，響成一片。

宮月蘭無可奈何，暗道，我若恃强動手，無人幫助，未必準成，讓他逃走……心念電轉，好生難受。

忽聽一個稚嫩的聲音叫道：「我能證明他是歐世宗。」

話聲中，一個衣衫鮮明，却蓬頭泥手的小孩，由人群的胯下，强擠出來。

歐世宗心頭一震，見是如此幼童，又寬心大放，哈哈一笑，道：「這等孩子，也不知受誰指使，竟敢信口雌黃。」

宮月蘭芳心一動，招手道：「小兄弟，來這裡，你怎麼知他是姓歐的？」

那孩子挨近宮月蘭，嘻嘻一笑，一拍胸脯，道：「那個『戲蕊金蜂』，就在我懷中，我怎會不知？」

衆人聞言，均哈哈大笑，以爲他在胡說，宮月蘭也不免有些失望，暗忖：今天看來只有讓這惡賊逃走了。

只見那小孩由懷中掏出一張白綾汗巾，揚手抖開，在場的人，多是練武之輩，目力敏銳，已見那綾帕右上角繡着一朵牡丹，蕊上蠕動着一隻金蜂，栩栩如生，精緻異常，那少數高手，更見旁邊另有三個蠅頭小字，那是「歐世宗」。

這正是歐世宗做案所留表記，那「戲蕊金蜂」的混號，即由此得。

那蓬頭小孩一指歐世宗，道：「這張手帕是我看他遺失的，上面的字我小牛兒可不懂，只是聽他叫什麼『戲蕊金蜂』，想必與這花兒，要沾點親，帶點故。」

衆人聽他說得有趣，又是一陣大笑。

歐世宗面色微變，强做鎭定，道：「哼！這分明是栽贓，這等手法拙劣之極，嘿嘿！豈會有人相信……」

語聲未落，寒光乍閃。

倉猝中，歐世宗猛一扭身，業已不及。

但聽「嘶」的一聲，他胸襟裂開一大道口子，一些金銀雜物，叮噹下落。

只是撒滿一地的雜什中，赫然有一具張翅欲飛，鑄鏤奇巧的銀鶴，正是做案時，用以吹入鷄鳴五鼓返魂香之物，人聲頓時大譁。

宮月蘭在剎那間，以一式「玉女投梭」，出手奏功，逼出歐世宗原形，芳心無限得意，嬌笑道：「姓歐的，你爲了逃命，連祖宗的姓都可丟了，如今還有什麼話說？」

事實俱在，無可狡賴，歐世宗面色如土，冷汗直冒，緊握摺扇，張皇四顧，却是無路可

逃。

眾人再無疑慮，頓時喝叱連連，重又逼上。

歐世宗自知難逃公道，像他這種罪大惡極的人，至死不改，絕望之下，惡念陡生，暗道：媽的，老子縱然死了，也要拖他幾個墊本的，最可恨的，是那姓宮的狗賤婢與那小雜種，哼！老子非叫你們一塊去見閻王不可。

心念疾轉，悶聲不響，突然將手中摺扇，向宮月蘭及小牛兒揮去。

但見一蓬針雨，映日泛着藍汪汪的光，驀地射出，剎那，慘叫連聲，倒下七八個人。

原來他那摺扇中，藏有五六十根細若牛毛，淬上劇毒的針，以機簧射出，可及二丈餘遠，防不勝防，實是陰毒之極。

只是宮月蘭與小牛兒，却未如他所料，中針而仆。

宮月蘭心竅玲瓏，知他必有拼命殺手，他才一揮扇，即挾起那小牛兒，閃出丈外。

這却苦了他們身後的人，互相擁擠，難以躲避，頓時傷了不少人。

但聽暴喝聲起，宋晷、胡經文、胡經武、公孫平、李博生等四五個人，紛紛撲上。

宋晷一掌疾向歐世宗背上按去，公孫平却嗖地一劍，直刺歐世宗胸前。

歐世宗魂飛魄散，那裡招架得住，眼看即將喪命。

忽見人影一閃，一人突然介入，右掌一探，「金絲纏腕」，搭向公孫平右腕，左掌一吐，便接下宋晷一掌。

宋晷但覺右掌一震，竟然退了一步。

公孫平雙眉一軒，劍勢一改，一招「一瀉千里」，疾削來人右臂。

那人傲然一笑，雙掌連環劈出，掌掌奇詭，頓將公孫平迫退。

誰也不料竟有人對歐世宗援手，因爲像歐世宗這等下五門的採花賊，白道固然深惡痛絕，黑道也是不屑。

眾人定睛看去，但見那人海青服飾，肩披短氅，劍眉斜飛，貌相頗美，只是雙眉煞氣甚濃。

宋晷怔了一怔，怒道：「閣下何人？難道不知這姓歐的是個罪惡滔天的淫賊？」

那青衣少年背向宋晷，頭也不回，道：「本公子姓名仇華，排行第八。」頓了一頓，傲然道：「至於插手麼？則是看不慣，你們這些標榜俠義的人，以衆凌寡。」

公孫平怒聲道：「原來是玄冥教的，無怪胡做妄爲。」

那歐世宗倖脫一死，驚魂甫定，他這種人，最擅見風轉舵，眼珠一轉，暗道：看來攀上這姓仇的，還有活命之望。

心念一轉，朝仇華老八一躬身，卑聲道：「區區幸蒙仇公子搭救，感激無涯，此生……」

仇華老八冷冷望他一眼，截口道：「不必謝，我也不是爲了救你。」

歐世宗一怔，道：「是，小人蟻命，何足道哉，倒是仇公子武功絕世……」

宮月蘭聽着厭惡已極，鄙夷地道：「夠了，夠了，眞是肉麻！歐家祖宗的臉，都給你丟盡了。」

歐世宗臉皮再厚，也不由面上一紅，佯作未曾聽見。

那仇華老八却似不耐，將手一揮，道：「你站開，本公子要會會這批人物。」

歐世宗恭應一聲，連忙退開三步。

夭稼軒排衆向前，道：「仇公子，莫非玄冥教要包庇這等淫賊？」

似歐世宗這種下五門的賊人，誰沾上，都要落得一身臭名，仇華老八再是狂妄，也不敢一口攬下，略一疑遲，避重就輕地道：「本公子是對以多欺少，看不順眼，其他不問。」

忽聽場外一個冷峭的聲音叫道：「八弟說得好，誰要不服，找咱們兄弟好了。」

只見一群與那仇華老八一般裝束的青年，及一紫棠面皮的老者，强擠而進，均知是那批仇華，至於那老者，却是地壇壇主董鵬亮。

仇華老八大喜道：「師兄們來得正好，咱們兄弟該讓這批人知道九曲武學的厲害。」

宮月蘭哂道：「夜郎自大，可笑之極。」

驀地，一個脆若銀鈴，嬌若黃鶯的聲音道：「仇華，本座之意，你們還是撒手不管此事爲是。」

衆人聞聲，不禁齊齊轉目望去。

榆樹梢上，一位蛾眉柳黛，鳳目點漆，艷蓋塵寰，却是冷若冰霜的少女，她手執一根黑

杖，那黑杖上雕九個鬼頭，羅衣賽雪，臨風而立，端的九天仙子，突然出現煙火人間。身後立着的兩名黑衣老者，則令人大感不稱。

這一瞬間，場中一片寂靜，都爲她絕世艷色所驚。在瞥見那根九頭鬼杖，人人都知是誰來了，只是在這瞬間，都似渾然忘却，她，正是新任九陰教教主梅素若。

侯稼軒知那鬼頭杖份量，見梅素若竟持杖立於樹梢，這等功力，的是高絕，暗道：難怪龍少爺一再言及此女不可輕視，嗯！果然國色……。

宮月蘭平日自負美貌，此刻也不由自慚形穢，忌妒之心油然而起，宮月蕙則只覺可惜，這般少女，却是九陰教主。

梅素若美眸略一流盼，倏地冷冷說道：「賢兄弟意下如何？」

仇華老八突然驚覺，哈哈一笑，道：「教主之意，在下不懂。」

梅素若星眸一閃，冷冷望着他，却不說話。

仇華老八道：「想九陰教與敝教已然聯盟，梅教主不伸手相助，反持異議，却是爲何？」

他在大庭廣衆中，任意將聯盟之事說出，衆人雖經華雲龍通知，仍是一驚。

梅素若微微一哂，並不答話，却將目光落到董鵬亮身上，緩緩說道：「董壇主，貴神君徒弟，年輕不曉事，你身爲一壇之主，如何也在旁起哄？」

她年紀雖輕，說話却威嚴逼人，儼然教訓口吻，倒不愧一教之主。仇華們雖有不服之心

，却不敢公然反駁。

董鵬亮微一躬身，道：「教主所言雖是，無奈事已惹上，勢難罷手。」

其他的人，皆靜靜看梅素若將如何處置，因梅素若既爲一教教主，說出之言，勢必兌現，而董鵬亮等，顯有輕視之意，設若怒了梅素若，致九陰教與玄冥教聯手之勢瓦解，正是求之不得的事。

只見梅素若美目中殺氣一閃，却淡淡說道：「你們既敢如此，哼！本座豈能計較，找你們神君說話便是。」

語聲一頓，清冷至極的明眸，突然轉向歐世宗。

歐世宗但覺她那兩道冷峻目光，好似箭一般，將己心都要穿透，心頭一寒，連忙低頭。

只聽梅素若道：「看來只有我親手取你之命了。」

歐世宗才駭道：「教主……」

梅素若身後兩名黑衣老者，正是厲九疑與葛天都，此際，厲九疑忽道：「這等鼠竊，何勞教主，屬下代勞便是。」

梅素若螓首微點，正欲命他出手。

忽聽遠處一陣激烈喊聲，道：「華公子來啦！」

梅素若芳心一震，不禁移目望去，場中所有的人，也紛紛扭頭，朝城門方向看去。

但見一條人影，往這裡馳來，奇快無比，才現於城門口，呼的一聲，已隨聲而至，眞是

捷逾奔雷閃電，功力低的，簡直連人影也看不清，便見場中已出現一位貌賽潘安，俊美無儔的少年，輕袍緩帶，手執描金摺扇，宛若自天而降。

梅素若未見華雲龍之前，打定主意，要將他視做大仇，只是此刻見面，芳心又是一片紊亂。

只見華雲龍現身之後，宮月蘭歡呼一聲，道：「華二哥！」

華雲龍轉面朝她，笑道：「宮二妹，妳也來了，還有宮大妹，請妳們稍候，待我解決這裡的事。」

梅素若芳心倏地一痛，眞氣略濁，嬌軀險些墜下榆枝，匆匆一提眞氣，勉强重新立穩，她暗暗想道：爲什麼？他不理我？連看一眼也……。

厲九疑與葛天都，就在她身後，自看出她這些微變化，互換一瞥，俱是莫可奈何。

華雲龍在未至場中，第一眼便已瞥見她，此時，目雖未瞥向梅素若，仍留意上她，即梅素若眞氣一濁，枝葉震動，他也明白，心中暗道：「唉！妳可別怨我，妳既接任了九陰教主，如與大敵往來，未免有負師恩，彼此不如……」

轉念之下，朗聲一笑，道：「各位英雄，發生何事，可需華某效勞？」

宮月蘭搶着道：「其他的不必說，斃了這『戲蕊金蜂』歐世宗即可。」

說着，一指那歐世宗。

那宋魯大聲道：「正要請華公子主持公道，玄冥教竟包庇匪類。」

李博生正欲言明經過，華雲龍一看情景，已自瞭然，當下並未理會仇華等人，劍眉一挑，朝歐世宗道：「你就是『戲蕊金蜂』歐世宗，年前燕雲九件採花案都是你做的？」

歐世宗冷汗直流，吶吶道：「這……」

華雲龍截口道：「你自裁算了，顯些男子氣概，如此一死百了，華某替你埋葬，並勸說受害之人，不掘你墓。」

歐世宗顫聲道：「華爺……」

仇華老八忍耐不住，怒道：「華煬，仗技凌人，逼人自盡，算什麼俠義之士？」

華雲龍充耳不聞，峻聲道：「你既不自了，華某可要爲世人除害了。」

仇華老八勃然大怒，欺地欺身向前，一掌襲向華雲龍，仇華老三隨着出手。

同時間，歐世宗罔顧其他，回身就跑。

華雲龍長嘯一聲，有若龍吟，震人耳鼓，身形一長，倏地閃身撲向歐世宗。

仇華老八、老三換招不及，皆擊了一空。

董鵬亮與仇華老大，就在歐世宗身旁，他們雖無救歐世宗之心，却有傷華雲龍之意，見狀一聲不響，董鵬亮駢指出截，仇華老大雙掌擊出，皆是全力襲向華雲龍！

他們出手，跡近偷襲，侯稼軒、李博生等，紛紛怒喝，却不及攔阻。

但見華雲龍相隔二尺，虛虛一掌按向歐世宗背心。

歐世宗狂吼一聲，口噴鮮血，手中摺扇拋落半空，軟癱倒下，旁觀之人，皆知他挨這一

掌，五腑盡裂，已是死定了。

這時，董鵬亮與仇華老大的兩掌一指，堪堪已及華雲龍背後，梅素若玉面微變，幾乎忍不住出手。

董鵬亮與仇華老大也忍不住心頭竊喜，以爲華雲龍不死也要丟掉半條命。

說時遲，那時快，千鈞一髮，華雲龍驀地左足着地，猛一旋身，右手似靈蛇吐信，閃擊如電，疾點過去。

在這一瞬間，他已將「蚩尤七解」的七式，連綿施出，這「蚩尤七解」，當年曾由「逍遙仙」朱侗，授予華天虹殘缺的「襲而死之」三指，却因過於狠毒，故在華天虹手中未顯威力，其後九曲掘寶，彭拜獲得半冊「蚩尤七解」，始成完璧，自然又是傳與華雲龍，而自九曲掘寶後，江湖太平，華天虹、彭拜均未有出手機會，這失傳已久的旁門武學，直至今天，方重現人間。

這七招指法，其變化之詭異，威力之强猛，當世武學，實罕有匹敵，尤其在近身相搏，益顯其威力！

董鵬亮與仇華老大猝當其鋒，更是駭異交迸，看看難以閃避，俱將心一橫，原式不變，傾力一擊，竟欲拼個兩敗俱傷。

只聽華雲龍朗朗大笑，左掌右指，出如閃電，董鵬亮悶哼一聲，右手食中二指，唬嚓折斷，那仇華老大則雙腕各中一指，慘嗥一聲，咬牙掠退，兩臂軟軟下垂。

觀戰之人，武功雖有高下，都看出適才形勢，實是險惡，見此匪夷所思的變化，齊皆驚嘆出聲！

厲九疑喃喃咒道：「這小子，武功想不到已至這等地步，前次落在教主手中，悔未曾殺了他。」

梅素若聞言，美眸一轉，瞥他一眼，似有嗔怪之意。

她芳心暗感矛盾，本來華雲龍武功愈高，她該亟思除去才是，然而，竟有掩抑不住的欣喜之感。

那般麕集徐州的人，雖知華雲龍既是天子劍之子，武功必是高強，却不料及他的武學造詣，如此深厚。

華雲龍淡淡望了仇華等人一眼，朝李博生道：「博生兄，可否請你去購買一口棺材，將歐世宗的屍體運去墳場埋了，免得拖累附近地保居民。」

李博生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宮月蘭朱唇一撇，道：「幹嘛那末費事？給他一條破蓆子，已算天大恩德了。」

董鵬亮臉色鐵青，忖道：這小子功力進展，有若躍等，看來不要十年，天下已難找出降得住他的人了，理當稟告神君，趁早廢了，心念一轉，厲聲道：「華煬，老夫雖敗不服，下次還想領教，你若無事，老夫等走了。」

華雲龍淡然道：「憑你功力，我本來百招之內，難以傷你，你不服乃是意中事，不過，

尊駕恐猶未知，這『蚩尤七解』本是傷人必死，家父嫌他毒辣，略加修改，若依原式，尊駕只怕不會如此平安。」

董鵬亮牙根一咬，道：「好，老夫知道了，你還有話？」

華雲龍面容一整，道：「請歸告神君，如尚不欲一戰，請約束弟子。」

董鵬亮冷然道：「老夫記下了。」將手一揮，率領仇華們離去。

衆人本有留下董鵬亮及仇華之意，但見華雲龍任其離去，便也不再出聲。

董鵬亮與仇華們一走，衆人目光，群皆轉至那自始至終，停身榆樹枝上的梅素若。

宮月蘭靠攏華雲龍，悄聲道：「華二哥，那姓梅的丫頭好美，你可與她玩耍過？」

華雲龍含笑道：「別胡鬧，妳不知三教均是敵方？」

宮月蘭嫣然一笑，道：「哼！假正經。」

華雲龍微微一笑，遙遙朝梅素若一拱，道：「梅教主好！」

梅素若目光一垂，暗忖：「那女子與他這等熱絡，想必是世交姊妹……」

默了一時，梅素若忽又抬起目光，掠過華雲龍，在場所有老少，皆爲她絕代風華所震，全神貫注，俱看出她那兩點清澈似水的明眸中，並無冷漠，却似隱隱泛出幽怨之色，無不暗訝。

只聽梅素若忽然悠悠一嘆，香肩微幌，飛身入林。

葛天都與厲九疑，怔了一怔，狠狠一瞪華雲龍，轉身追去。

在場之人，盡皆愕然，不料這新任九陰教主，連話也不留一句，來去奇突，只是有感這九陰教主並不若想像中冷面無情，而暗暗惋惜者不少。

華雲龍對她心意，自是瞭然，暗暗一嘆，轉面朝宮氏姊妹道：「兩位妹妹初至徐州，想無居處，就住在我而今所住之宅如何？」

宮月蘭頷首微笑，道：「打擾華二哥了。」

華雲龍哈哈笑道：「其實我也是借別人的，鳩佔鵲巢，勉强算主人。」

忽聽那曾出手架開宮月蘭與公孫平之間的少年，挨近華雲龍，低聲叫道：「華二哥！」

華雲龍轉目瞥去，訝然道：「兄弟，你也來了，你師弟呢？」

那少年道：「我們是昨晚入城的，師弟現在客棧……」

忽聽宮月蘭冷笑道：「華二哥，這人是誰？決不是好東西，你不知道，他是與歐世宗一路的。」

那少年急的面紅耳赤，辯道：「我叫特默爾，西域來的……我不是壞人……」

他漢語不熟，平日說話尚無大礙，心中一急，則辭難達意，顯得口吃。

華雲龍笑道：「宮二妹，他是我那位西域師父的弟子，另一位名叫鐵罕，雖年輕不懂事，大概還不敢自甘下流。」

特默爾急道：「我們與那姓歐的在開封相逢，同至徐州，誰知他是賊人。」

華雲龍沉吟一瞬，道：「你們都走了，家中誰看守？」

特默爾道：「家中還有不少僕人，都蒙師父傳過武功，比我與師弟，也不差到那裡，大概沒有什麼關係。」

華雲龍哼了一聲，道：「你們既至徐州，四處游蕩，不來見我，當我不知你們的鬼心眼？我也懶得多說，隨去見叔父就是。」

阿不都勒課徒甚嚴，特默爾與鐵罕這番東入中原，是違背師父叮囑，如何敢見。特默爾囁嚅半晌，始道：「二哥，你先走吧，我與師弟隨後再去。」

華雲龍面色一沉，道：「叔父告訴過我，留你們在家勤練武功，不用問，你們二人來至徐州，必是違命而出……」

特默爾赧然道：「我們出來玩一會便回西域。」

華雲龍道：「偷入中原也罷，竟交上歐世宗這等人物，幸好發覺得早，否則被坑了猶在夢中，現在又胆敢規避師父，哼！想逃那是休想，快隨我去叔父處領罪。」

特默爾往時從未見過華雲龍沉面斥責，先有三分驚懼，再聽華雲龍必欲他去見師父，見面必將嚴責不貸，不禁面露惶恐之色。

這時，那批看熱鬧的人，見華雲龍在與特默爾及宮家姊妹敍話，不好打擾，俱行散去，只有陳節堅、侯稼軒、胡氏兄弟，公孫平留下，那小牛兒却蹲身在玩那歐世宗掉下銀鶴。

那歐世宗的屍體，靜靜偃伏一旁，口角鮮血汩汩，猶自流下，看來有些可怖。路過的人，多鄙夷一唾。

忽聽宮月蘭嗔道：「這是大路之上，可不是教訓人的地方，再說，憑你也不配教訓這位小兄弟。」

她也不過十七八歲，大不了特默爾多少，却已老氣橫秋地稱人小兄弟了，陳節堅等聽了，無不暗笑。

特默爾倒不覺得，見宮月蘭幫他說話，感激的一瞥她。

宮月蘭更覺得意，嬌笑道：「小兄弟，你別急，令師處我雖身份不夠，說話沒有份量，想來總有幾位前輩，肯幫着緩頰，總不會讓你受到令師之責。」星目一瞥侯稼軒，道：「侯老前輩，你肯麼？」

侯稼軒微微一怔，笑道：「老朽怕沒有這大面子。」

宮月蘭嬌嗔道：「你老人家年高輩尊，怎會沒有？一定是不肯幫忙，才如是說，您非答應不可！」

宮月蕙見狀，輕扯她衣角一下，低聲道：「妹妹，不要太放肆了。」

宮月蘭渾如不覺，盯着侯稼軒。

侯稼軒暗道：這丫頭倒似任何事都得湊上一份，若不答應她，她只怕還不肯罷手，敞聲一笑，道：「老夫說幾句是易事，却怕沒有效用。」

華雲龍暗忖：這丫頭凡事只知任性而爲，見我責人又想抱不平，焉知我另有深意，轉念之下，朗聲笑道：「徐州爲了妳這麼一位刁蠻姑娘，眞要熱鬧不少了，宮二妹！妳入城之時

，必又引起過事端。」

宮月蘭玉面一紅，道：「你在徐州之舉，才是胡鬧，鬧得整個江湖，烏煙瘴氣，哼！我是望塵莫及。」

說着，目光一射，不由掠過公孫平。

華雲龍何等精靈，見狀已猜出幾分經過，哈哈一笑，道：「宮二妹，妳准是得罪過公孫兄，快些陪罪。」

公孫平訕訕的道：「華公子，是我冲撞宮姑娘。」

華雲龍搖一搖頭，笑道：「公孫兄不必說，她的脾氣小弟明白的很，今日非叫她向公孫兄陪罪不可。」

宮月蘭黛眉一揚，道：「休想！」

華雲龍吟吟一笑，道：「得罪了人，沒有本領，即須陪罪，若既無本領，又不肯謝罪，那可不成。」

宮月蘭道：「怎樣才算有本領？」

華雲龍眼珠一轉，笑道：「我劃一內一外圓圈，在內的徑僅二尺，在外的大及四丈，我只在內圈立足，任你在外圈躲閃，若在一刻之內，妳能不被我捉住，就算妳有本領了。」

公孫平口齒一張，欲言又止，暗道：他們兩人顯然是嬉戲已慣，我又何必多說，心念一轉，默然無語。

宮月蘭想了一想，道：「我知道了，你們華家輕功之高絕，天下皆知，憑你功力，不難在空中變換三四式，我有自知之明，難以招架，不上你的當，除非你不准越圈。」

公孫平、侯稼軒等，也作如是想法，以爲除了此法，華雲龍決難不離內圈而將宮月蘭捉住。

華雲龍心頭暗喜，想道：妳終究是入我圈套了，面上故作難色，道：「我又不是神仙，不能施展輕功，連妳的衣裳都摸不到了。」

宮月蘭格格嬌笑一聲，道：「虧你還是名滿江湖的英雄了，竟然與我這小女子斤斤計較，乾脆認輸，以後休再囉嗦。」

華雲龍哈哈一笑，道：「就依妳說，我來畫圓圈了。」

宮月蘭却道：「由我來。」彎下嬌軀，用劍在地上劃出一大一小兩個圓圈，練武的估計遠近之能，遠勝常人，都看出她外圈加了二三尺，內圈只一尺五六，只是華雲龍不說，也就沒有人指出。

這一帶地面，雖較爲空曠，不致有碍行人，宮月蕙也黛眉微皺，覺得妹妹一個閨女，這樣未免不成體統，只是見她興冲冲的，不好勸阻，微帶嗔怪的望了華雲龍一眼。

只見華雲龍入小圈立定，轉身道：「宮二妹，快啊！」

宮月蘭見他若胸有成竹，不由略一猶豫，暗道：我莫非入他彀中，上了當了。芳心一轉，覺得華雲龍實是一籌莫展，胆氣一壯，蓮足輕移，在邊沿站定。

口聽華雲龍笑聲道：「小心了，我連換三種手法，就可將妳擒捉。」

他描金摺扇改由右手持握，右掌一揮，兩點黑影朝宮月蘭射去。

那兩點黑影去勢並不勁疾，宮月蘭覷準來勢，輕輕閃過，口中說道：「一種手法了。」話聲未落，驀覺腦後風生，她不假思索，向旁橫移三尺，仍是與華雲龍隔着一般距離。猶未站穩，又感有物襲至，萬般無奈，朝前躍出八九尺，忖道：我離你猶有一丈有餘，你這「迴風手法」再是神妙，也是枉費心機了。

只聽華雲龍哈哈一笑，道：「過來！」右手一揮，一招「孤雲神掌」，輕飄飄擊了過去，掌至半途，倏地挫腕收掌。

宮月蘭但覺一股龐大的潛力暗勁，吸住己身，人在半空，想打千斤墜也不能，尖叫一聲，嬌軀被那股力道吸得向華雲龍飛去。

這一招「孤雲神掌」，創自周一狂，原名「困獸之鬥」，其後到華天虹手中，在參透二百餘年前劍聖虞高的「劍經補遺」後，此招掌法之剛柔、快慢、虛實，全部經過蛻變，威力益大，以昔年通天教「丙靈子」之絕世武功，在黃河渡船上，也曾被華天虹擺佈得不由自主，宮月蘭如何抗拒得了。

況華雲龍而今功力，雖未必在當年父親之上，但自得元清大師所傳「无極定衡心法」，與華家心法合練之後，體內眞氣，正逆合運，生生不息，招手之下，眞氣自逆，威力之大，連他自己也覺意外，旁人只有震驚了。

華雲龍右臂一伸，攬住宮月蘭纖腰，哈哈笑道：「如何？只換了兩種手法吧！」

衆目睽睽之下，宮月蘭玉靨通紅，嬌羞不勝，一掙未脫，嗔聲道：「放手！」

華雲龍吟吟一笑，放下宮月蘭，道：「雖屬頑笑，妳總是輸了，還是向公孫兄陪個小心罷。」

宮月蘭陡然移身，重又立於圈沿，笑道：「我現在仍在外圈，你並未捉到我。」

華雲龍微微一笑，道：「你要耍賴，當我沒有辦法？」心中想道：以我功力，在一丈五六處，縱然她是穩立地面，怕也抵不住。

忽聽公孫平揚聲道：「華公子，在下只求宮姑娘恕宥莽撞之過，華公子這一來，豈不令在下更覺汗顏？」

華雲龍本擬出手，聞言打消原意。

忽聽車聲轔轔，李博生領着兩名棺材店的夥計，僱了一輛騾車，運棺而來，當下便令那夥計收屍及清理現場。

將歐世宗屍體草草入棺，華雲龍即將銀兩交予那棺材店的夥計，命他於就近墳場，自行掩埋，由於殮屍純爲百姓着想，對歐世宗屍首，誰也不願鄭重其事。

載棺之車行出二十餘丈，忽見幾名江湖人物追上。

華雲龍見狀暗忖：這些大概多少與歐世宗有仇，見他已死，心猶未甘，想跟至墳場，開棺戳屍。

心念一轉，縱聲叫道：「諸位，人死仇消，再有天大怨恨，也就罷了，何苦效那鞭屍三百之舉，有傷仁德。」

那些人聞言之後，脚步一停，略一躊躇，其中三人轉身走了，另外三四人，却遠遠朝華雲龍一抱拳，轉身追上。

華雲龍暗道：那姓歐的生平罪孽，可謂滔天，那幾人怕不將他屍體肢解，遭此下場，也是罪有應得了。

要知那「戲蕊金蜂」歐世宗壞人名節之罪，重逾殺人，這等仇恨，非同小可，也難怪那些人連死人都不肯放過，華雲龍家傳仁厚，不爲已甚，却也不能阻人戳屍洩恨。

他微微一嘆，即邀宮氏姊妹與特默爾至城南方紫玉舉以相贈的宅第。至於蔡昌義、公孫平，大半當年神旗幫舊屬，早已住入。

特默爾心懷惴惴，也只有跟着。

行至門口，華雲龍面龐一轉，朝特默爾道：「叔父早已離此他往，二三天內，不會回頭，你暫時可以放心了。」

特默爾聞言，心頭不由一寬，暗暗吁了一口氣。

只聽華雲龍正色道：「你去喚鐵罕來此住下，否則誤交匪人，弄得不好，身敗名裂也罷，還得遺羞師門，你們『短劍門』自令師祖向老前輩以來，均威名赫赫，一有不愼，那眞是死難瞑目了。」

特默爾於平輩中，最佩服的就是華雲龍，見說喏喏連聲，待他語畢，始吞吞吐吐道：「師父處……」

華雲龍笑道：「叔父地方，我無力加以勸說，但是你們在此，所行所爲，均要遵從我的安排，不然任由叔父責罰你們了。」

頓了一頓，一瞥宮月蘭，笑道：「你不是認了一位姊姊，儘可找她幫忙，若做姊姊的連這點力也不肯賣，不認也罷！」

特默爾微微一怔，朝宮月蘭一揖，道：「請宮……姊姊賜予緩頰。」

宮月蘭笑道：「這個當然要幫，這且不忙，我是二姊，這裡還有大姊，先行見過。」

特默爾果然向宮月蕙又一揖，道：「小弟見過大姊。」

宮月蕙赧然還禮，她可無法像妹妹那般大模大樣，儼然以姊姊自居了。

特默爾這才道：「我去退掉房間，叫師弟一起來。」轉身奔去。

華雲龍莞爾一笑，與衆人走進門內。

進入廳中，李博生、胡氏兄弟等各自告退，華雲龍喚來兩名婢女，問道：「有什麼院落空着？」

那兩名婢女想了一想，左邊一婢道：「西院之旁另有一座小院，院中牡丹正盛，婢子想兩位姑娘必定歡喜。」

華雲龍微微頷首，轉回笑道：「兩位妹妹看看滿意麼？如有不週之處，找我講話，恕我

慢客之罪了。」

宮月蕙知他必是甚忙，歉然道：「打擾二哥太多了。」

華雲龍笑道：「宮大妹住得慣便好，世交兄妹，客氣話也不必說了。」

忽聽宮月蘭道：「你說此宅爲人所贈，何人有偌大手筆？」

華雲龍微一沉吟，道：「倩女教主，聽過否？」

宮月蘭抿嘴一笑，道：「我知道你連這話也要想過方答之故，放心，我一定不會說出觀感。」絃外之音，自是對倩女教印象不佳。

她話出如風，華雲龍阻止不及，劍眉暗皺，忖道：有麻煩了。

忽聽一聲嬌笑，五彩屏風後閃出賈少媛，朝宮月蘭打量一陣，似笑非笑，道：「不知這位姑娘，對倩女教有何看法？」

華雲龍截口道：「小事一件，何苦追問不休。」

賈少媛柳眉一揚，道：「本教創立伊始，自當廣詢各方觀感，小王爺放心，難道倩女教的人，氣量就那麼小？」

語中也隱隱指出，宮月蘭胸襟窄小。

宮月蘭冰雪聰明，自是聽得出來，傲然一笑，道：「說也未嘗不可。」語音一頓，道：「貴教上至姑娘，下至婢女，無不麗質天生，足有顛倒衆生的魅力，宮月蘭佩服不已，如此而已。」

語中之意，無異罵倩女教的人狐媚惑人，邪門外道。

宮月蕙暗頓蓮足，但她天性柔和，對這等場面，却是無法區處。

那兩名婢女，聞言面上微現不懌之色，賈少媛却毫無怒意，盈盈一笑，道：「倩女教本卽以色迷人，見笑大方，理所當然。」

宮月蘭微微一怔，暗暗想道：她這般若無其事，倒顯得我眞氣量狹窄，不能容物，心下倒感歉然，只是以她性情，一時却不容改口。

忽見那郝老爹匆匆走進，朝華雲龍稟道：「二公子，門外一名道人，口口聲聲說要化緣。」

賈少媛接口道：「你直接給他就是，華公子如今何等忙碌，焉能理會這些瑣事？」

郝老爹搖一搖頭，道：「那有那麼簡單，那道人要化的是二公子。」

華雲龍哈哈一笑，道：「我這紅塵俗物，竟也有人來化，難得難得，說不定眞的教化走了，去看看吧！」舉步走出大廳。

這一來，無形打破僵局，宮氏姊妹與賈少媛，好奇心動，隨着華雲龍，趕至大門。

只見門口丹墀之下，站着一名老道，這老道貌相奇特，面泛紅光，恍若嬰兒，白髮垂至腰際，兩道雪白的眉毛。長達三寸，下覆雙目，身穿一襲千瘡百孔的道袍，右手却執着一玉柄拂塵，背負一柄形色奇古長劍。

那老道見到華雲龍等走近，目光閃閃，眉毛微動，似是非常注意華雲龍。

華雲龍微微一笑，拱手道：「請教道長上下。」

那老道不答反問，道：「你就是天子劍華天虹之子華雲龍麼？」

華雲龍道：「在下正是，道長此來何爲？」

他心中暗道：「這老道分明身負絕高武功，近來一干兇魔盡有出世的消息，我可得提防一二……」

只聽那老道，道：「貧道此來，特爲完成一樁功德。」

華雲龍笑道：「哦！這必是一樁造福萬民的善舉，敬聞其詳。」

那白眉道人道：「咄！權貴龍驤，英雄虎戰，也不過是如蠅聚羶，如蟻競血，你還不覺悟？」

華雲龍劍眉微軒，道：「在下不知道長何謂？」

那白眉道人長眉一聳，雙目精光大盛，厲聲道：「貧道就要度爾，你在徐州空自掀起軒然大波，果爲何事？不過徒然造成江湖流血而已！」

華雲龍淡然一笑道：「道長此言當向玄冥教或魔教、九陰教說出，若他們放棄爭霸之心，在下自是罷手。」

那白眉道人道：「物必有對而後爭，若華家退出武林，則又何必一戰？物極必反，華家稱尊武林，業已二十載。」

華雲龍脫口一笑，道：「道長言之有理，可惜在下塵埃中人，白費道長一片苦心了。」

那白眉道人似是倏地震怒，沉聲道：「你既頑冥不靈，貧道也不多說，不妨一戰，以勝負決定如何？」

華雲龍暗道：這老道分明尋釁來的，我且伸量伸量他，轉念之下，步下丹墀。

那白眉道人喝道：「小子接招！」手中拂塵一揮，朝華雲龍迎面掃去。

華雲龍暗道：這老道好生無禮，也不掣劍，身形一側，避開拂塵，一掌劈去。

那白眉道人哼了一聲，拂塵陡然倒轉，襲向華雲龍脅下諸大要穴，左手駢指如戟，點向敵臂，一招二式，確是凌厲！

華雲龍身形再側，欺地欺身，一招「二用無位」，擊了過去。

那白眉道人閃避不迭，連變兩招，堪堪擋過，不禁洪聲道：「不愧天子劍之子。」

忽然退開八九尺，棄去手中拂塵。華雲龍住手不攻，只見那白眉道人翻腕拔出劍來，笑道：「華家神劍，天下無雙，貧道不自量力，却想討教一二。」

華雲龍忖道：原來他也是擅長劍法，也自出劍，道：「道長請！」

那白眉道人不再客氣，掠身而上，但見寒芒一閃，直襲華雲龍。

華雲龍雙眉聳動，喝了一聲「好劍法！」長劍一揮，反擊過去。

噹噹噹連響，兩人一個照面，兵刃硬接三次，激起一陣緊密的金鐵交鳴。

片刻工夫，兩人已在門前力搏了五六十招。

這兩人武功俱是絕頂，宮氏姊妹、賈少媛等，遜之遠甚，只見二人疾若閃電的交相盤旋

，劍光耀目，直看得眼光繚亂，目不暇接，那看得出其中精妙，不由暗暗擔心。

這場搏戰不平凡，頓時吸引住無數路人。

華雲龍此刻已然看出，那白眉道人施展的武功，是通天教的路數，心中一動，暗道：莫非是他？

微念之下，他功凝雙耳，他聽那白眉道人的脚步聲，雖則這等高手之步聲極其輕微，且寶劍交擊，鳴聲震耳，他仍聽出，那白眉道人着足之聲，果隱有木石之音。

忽聽華雲龍縱聲喝道：「道長莫非是通天教主？」

那白眉道人聞言，猛攻一招，倏地退開，黯然自語道：「唉！老了老了，不中用了。」

雙目一抬，朝華雲龍一稽首，道：「英雄出少年，古語良然，華公子這等年紀，已能與貧道戰成平手，貧道深爲華大俠後繼有人賀。」

忽見無塵道人由人叢中奔出，嘆聲喊道：「師父！」伏身拜倒那白眉道人之前。

隨後又奔出二名肩背長劍的中年道人，拜在那白眉道人身前。

那白眉道人微微一嘆，揮手道：「你們起來。」

無塵道人等拜罷起身，華雲龍再無疑慮，知道面前這白眉道人即二十年前，江湖「三大」之一，通天教主天乙子，忖道：他此來多半是友非敵，還劍入鞘，抱拳道：「街上不是說話之地，道長請進，容晚輩拜見。」

天乙子微一頷首，與華雲龍併肩走入大門，無塵道人師兄弟及宮氏姊妹、郝老爹，賈少

嫒隨之而入。

入廳，幾人敍禮坐下，天乙子執意不肯自居前輩，華雲龍只得按常禮見了，分賓主坐下，無塵道人師兄弟，却侍隨天乙子身後。

坐定，天乙子喟然道：「貧道曾令小徒轉告，已無出山之心，却又出爾反爾，華公子或許以爲貧道胸懷詭詐，竟圖再興風浪？」

華雲龍微微一笑，道：「晚輩豈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忽聞一個蒼勁的聲音呵呵笑道：「老雜毛不必口是心非，老夫就不信你眞已洗心革面，居然不思東山再起，逐鹿江湖了。」

話聲中，屏後轉出丁如山與侯稼軒。

天乙子起身微一稽首，笑道：「碰上當年舊相識，貧道縱懷壞心，也是難以施展。」

丁如山、侯稼軒二人，都是當年通天教之敵，二人確是有些對天乙子放心不下，故聞訊立刻趕至。

天乙子待二人相繼入座，道：「魔教『神虺噬心』，控制了一批高手，華公子知道與否？」

華雲龍微微一笑，道：「晚輩即身受過『神虺噬心』之苦。」

天乙子聞言一楞，兩道銳利的目光，在華雲龍面上一掃，喜道：「華公子並未受制虺毒之徵，看來令堂必能解得『神虺噬心』之毒了？」

華雲龍坦然道：「家母令家兄傳言，謂是猶無把握，晚輩僅因機緣湊巧，得將虺毒逼入『經外奇穴』，慢慢煉化而已。」

天乙子面呈失望之色，道：「令堂儘傳『九毒仙姬』之衣鉢，若亦無法，天下大概也無人解得了。」

紅線金丸

蕭逸著

這是一部傳奇的故事，風格清新的佳作，由武俠名家蕭逸先生執筆。

敘述一位威震武林，江湖惡徒聞名喪膽，以一門獨家暗器『紅線金丸』闖蕩江湖，以伸佐正道化干戈爲玉帛。

故希愛好武俠小說諸君，先睹爲快！

文天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敬啓

六

華雲龍接口道：「但這已是七八月前事，而今家母或已尋出尅制之方，即或猶未，晚輩攜有靈藥，可解此毒。」

天乙子如釋重負，道：「既有靈藥，貧道可以無慮了。」

華雲龍暗暗想道：「以他修爲，竟然憂喜顯形於色，對此事之看重可知，莫不是爲了那批中毒高手？」

只見天乙子沉吟半晌，忽然說道：「華公子可信得過貧道？」

華雲龍怔了一怔，道：「道長之言何故？」

天乙子臉色肅穆，道：「通天教昔年所行所爲，那眞是人憎鬼厭，大傷天理，三十年前，『北冥會』上，貧道又曾手創華公子先人，雖蒙令尊大度，賜予一條生路，唉！貧道中夜思維，自覺罪不容誅……」

他緩緩說來，感慨萬千，那痛悔之心，絲毫不加以掩飾，誰也不料，當年的一大魔頭，竟會懺悔如此。

華雲龍肅容道：「過去的事，道長也別提了。」

微微一頓，恍然道：「道長敢是爲了晚輩未正面答覆之故，其實，晚輩豈有信不過之理

。」

天乙子赧然一笑，道：「是貧道多心了。」面容一整，道：「華公子既信得過貧道，貧道也就直說了，可否請華公子帶着靈藥，隨貧道去救那批中毒高手？」

此言一出，宮氏姊妹與賈少媛不覺得什麼，只感這位當年的通天教主，不若傳聞之壞而已，丁如山及侯稼軒，却不禁愕然，對望一眼，面上皆有躊躇之色，只覺得天乙子居然會有救人之心，實是不可思議，二人都恐他口蜜腹劍，騙了華雲龍前往，半途害人奪寶。

丁如山忽道：「那批被制高手中，有何等人物，竟令道長如此看重？」

侯稼軒、丁如山心頭之疑，天乙子何等人物，焉能不曉，淡淡一笑，道：「以貧道所知，即有沅洲衞家的掌門人—『三狻猊』詹見隆等，雖勉强可稱一流高手，貧道還不介意，只是貧道發覺，其中竟有一人，武功猶在貧道之上。」

廳中人人動容，要知天乙子當年與神旗幫主白嘯天，風雲會首任玄，三分天下，武功已是當世有數高手，二次復出，雖未必即是東郭壽，及九陰教主之敵，也必益爲高明，魔教竟控制有這等高手，那確是駭人聽聞之事！

華雲龍暗暗想道：「莫不是蔡伯父，唯有他武聖後人，方能身負這高武功。」轉念之下，問道：「道長，那人長相如何？」

天乙子道：「貧道去時，那人似被囚許久，髮鬚糾結，長及地面，面貌難以看清，只是鬚髮黑澤，口音也似壯年。」

華雲龍暗忖，看年紀也與蔡伯父相似。

他雖不知蔡元浩年齡，但由宣文嫻估計，當僅中年。

天乙子見他久不開口，嘆道：「華公子或以爲貧道過甚其辭……」

華雲龍急忙截口道：「道長萬勿誤會，晚輩原思將丹藥託付道長，現在看來，非親自走一趟不可，只不知東郭壽將那批高手囚於何處？」

天乙子道：「那地方在桐城左近，屬於潛山山區。」

華雲龍訝然道：「毋怪我二探東郭壽所居的會氏廢園，察不出半點踪跡，原來東郭壽將那批人藏在潛山。」

忽聽侯稼軒道：「老夫也去。」

華雲龍劍眉一蹙，轉面說道：「侯伯伯，神旗幫屬下，正由你統率，對抗三教，正仗這支主力，安可輕易走動。」

只聽丁如山冷冷說道：「老夫孤家寡人，一無牽掛，陪你走一趟。」

華雲龍搖頭道：「我方高人，多靠前輩連絡，老前輩庶務實繁。」

丁如山哼了一聲，道：「你身繫大局，又如何可任意走動？」

要知華雲龍縱然時時刁鑽古怪，那品貌武功，長輩雖有外裝嚴厲的，那心中仍同是喜愛，正是俠義道中，天之驕子，讓他陪一個惡名籍甚的人，長行千里，那誰也難以放心。

華雲龍笑道：「丁老前輩太抬舉晚輩了，放着偌多高人，少晚輩一人，何關輕重？」

暗中却以練氣成絲，傳音入密的功夫，道：「天乙子回心向善，咱們不該處處存有疑心，激惱了天乙子，投向敵方，那就追悔莫及了，況晚輩也非易與，天乙子想要加害，又豈能得逞？」

丁如山、侯稼軒，不由默然，二人雖慮及天乙子包藏禍心，對華雲龍的武功機智，倒也放心得下。

華雲龍振衣而起，道：「事不宜遲，道長且休歇片刻，待酉時天色已昏，乘黑出城。」

轉面朝賈少媛及宮氏姊妹，道：「此事必須出其不意始可，行踪須密，愈少人知愈好，這樣五七日內，東郭壽或猶難料我們去向。」

賈少媛想了一想，道：「既是這樣，不如我先一步將馬帶至城外僻處，宿縣、盧州、懷遠，均有本教分壇，可以換馬，乘馬雖然慢些，放轡疾馳，也不致慢到那裡，況且路上時有遭人攻襲之虞，保持體力，實屬必要。」

華雲龍暗讚她心思縝密，頷首道：「就這樣吧！」

天乙子望了賈少媛一眼，面色微微一變，沉聲說道：「小姑娘，顧鑾音是妳的什麼人？」

賈少媛芳心一驚，暗道：好利的眼睛，眞不愧昔年江湖三大魁首之一。情知在這等高手前，勢難隱瞞，鎭定如恆，盈盈一禮，道：「家師方紫玉，晚輩賈少媛見過前輩。」

天乙子目光炯炯，道：「顧鑾音現在何處，妳必知曉了？」

賈少媛媚笑如花，道：「晚輩大胆說一句，前輩雖稱遁世已久，依舊塵心未盡，芥蒂難消，既是如此，不妨在晚輩身上報復一二。」

天乙子忽然長長太息一聲，朝華雲龍、丁如山、侯稼軒一稽首，道：「貧道失態，教諸位見笑了。」

華雲龍笑道：「這也是人情之常。」

天乙子搖一搖頭，面龐一轉，朝賈少媛道：「小姑娘好犀利的口舌，確然，貧道孽障深重，塵心未祛，然亦焉能爲難小輩，況華大俠既能予貧道自新之路，貧道若再記前仇，也眞無以爲人了。」

一語及此，吁嗟半晌，始道：「請妳轉告玉鼎夫人，昔日小怨，一筆勾消了。」

語畢，不再說話，逕自端坐椅上，瞑目不語。

丁如山與侯稼軒，見他語出眞誠，疑心消釋不少。

只因當年「玉鼎夫人」顧鑾音，奉九陰教主之命，投入通天教臥底，命方紫玉改裝易容，制住任玄之子，盜得金劍，引出三派裂痕，建醮大會，天乙子遍埋炸藥於子午谷中，準備爭戰不利，即點燃炸藥，炸死群雄，亦爲「玉鼎夫人」破壞，這份仇怨，非同小可，天乙子若能釋然，則悔改自可徵信。

薄暮，天色方昏，華雲龍及天乙子，已施展輕功，奔至城南約定地點，賈少媛與郝老爹，已備馬候着，鞍畔掛有水壺、糧袋，準備週到。

二人道謝一聲，翻身上鞍，策馬絕塵而去。

二人一路南行，揀的都是隱僻無人之路，經過不少農村，並沒碰上江湖人物。第三日傍晚，二人已趕到了盧州府外，至倩女教分壇換了坐騎，二人並不住城內，却在城外一家荒村野店歇下。

這家野店兼售酒飯，規模極小，不過四五張桌子，二人選了一個隱僻坐落，叫來飯菜。正吃食間，華雲龍忽聽天乙子以練氣傳音說道：「華公子，你可見那兩個剛入店的人？」

華雲龍略一凝神，已聽出有二人走入店中，步聲輕微，顯爲高手。他背對店門，當下目光微轉，只見二名年逾古稀的老者，進入店內。

右手一人，目帶紫稜，雙顴高聳，益顯得頰肉下陷，頭挽道髻，却穿着灰布素袍。左邊那一人，左頰一道深疤，由額及頸，連雙眼深陷黑洞洞的眼眶，望去極爲恐怖。

華雲龍見了左面那人，心頭一震，暗道：那玄冥教的「紫霞子」，所言那暗害司馬叔爺一干人中，有一形容正似這等形狀。忍不住傳音問道：「此二人，何等來歷？」

天乙子低着伴作嚼食，傳音說道：「這二人論來，都與尊府有一段仇恨，左方那人，叫『碎心手』魏奕豐，頰上那一劍，是北溟會上，被令祖一劍斬成的。」頓了一頓，道：「魏奕豐的『碎心手』雖然厲害，貧道猶可贏他，右邊那人，武功恐猶在貧道之上。」

華雲龍瞿然一驚，暗忖：這些老魔，一個個都出來了，實在棘手之極！

但聽天乙子接道：「那人名叫龔浩，出現武林，爲時甚短，故武功雖高，知者不多，當年與令祖三戰三敗，卽隱遯江湖，不知所踪了。」

說話中，那龔浩與「碎心手」魏奕豐，業已在店口一張桌子坐下。

由於華雲龍與天乙子，所坐在陰暗座落，低首吃食，隨身兵器，爲隱蔽形迹，藏於衣內，乍觀不易看出，龔浩及「碎心手」魏奕豐，也未料在這荒村野店，竟遇有高手，隨目一瞥，未察出二人。

那店小二見魏奕豐貌相可怖，心懷畏懼，不敢怠慢，急忙跑上，陪笑道：「二位爺台，不知想吃些什麼？」

龔浩與「碎心手」魏奕豐，雖是二大魔頭，對平常小民，倒是未顯獰惡，魏奕豐漠然道：「有什麼便來什麼，不必囉嗦。」

那店小二鬆了一口氣，急忙哈腰退下，搬上酒菜。

過了片刻，忽聽那「碎心手」魏奕豐道：「龔兄以爲任玄所說如何？」

只聞龔浩漠然道：「任老兒對那華天虹，畏懼太深，首鼠兩端，但欲坐視成敗，實非善策。」

天乙子暗暗傳音道：「任老兒野心未死，竟欲重起爐灶，爭霸天下，實堪浩嘆！」

華雲龍微微一笑，未及答話，但聽魏奕豐又道：「任玄固然暮氣已重，然而今華家勢力，確屬浩大，玄冥教、九陰教與星宿派十人，縱然聯手，也未必準能抗拒，待他們兩敗俱傷

，我等從中崛起，未始不是善策。」

那龔浩淡淡說道：「也不盡然，九陰教就曾借俠義道與通天教、神旗幫、風雲會相爭互弱之際，脫穎而出，這事可一而不可再，他們雙方豈能不備，況九陰教終是敗在華天虹手底。」

「碎心手」魏奕豐道：「這般講來，咱們乾脆不出江湖也罷。」

龔浩冷冷說道：「這也未必，計謀是人想出的，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焉能沒沒無聞。」

華雲龍暗暗忖道：都是些不干寂寞之輩。

只聽「碎心手」魏奕豐瞿然道：「龔兄必有良策，請聞其詳。」

天乙子、華雲龍不覺傾耳細聆，若預知這人的陰謀，則蕩平之時，自可少費不少心力。

只聽龔浩哂然道：「此是何地，魏兄因何糊塗至此，隔牆有耳，安能商量大計？」

話聲中，眼內紫稜暴盛，目光灼灼，陡然掃過華雲龍、天乙子這方。

華雲龍情知對方已然警覺，微微一笑，雙掌按桌，徐徐起身，却朝天乙子促聲傳音道：「道長幾招內可以擒下那姓魏的？」

天乙子聞言，已知華雲龍欲邀鬥龔浩，道：「貧道並無生擒把握，救人要緊，你走先，貧道擋他們一陣，隨後即至。」

抱袖一拂，站了起來。

「碎心手」魏奕豐亦已察覺二人，陰惻惻一聲低笑，右臂微抬，龔浩却若無其事，按住魏奕豐右臂，朝天乙子與華雲龍道：「兩位朋友，拖延時間對你等並無好處，何不爽快些。那位穿道袍的朋友，可否亮一亮相？」

天乙子匆匆傳聲道：「華公子請先勿透露身份，貧道先虛辭搪塞，若掩飾不住，再動手不遲。」

華雲龍暗暗忖道：這兩人並非易與，動上了手，不是一時半刻解決得了，就誤了救人大事，實是不智。

他並非逞強之輩，轉念之下，點一點頭。

天乙子無暇多說，轉過身子，哈哈一笑，道：「龔兄、魏兄，許久不見，還記得貧道？」

「碎心手」魏奕豐獨目一睜，道：「原來是通天教主，想不到竟在這荒村野店相逢，哈哈！道兄這二十年隱於何處？」

天乙子心頭暗喜，道：「往事不堪回首，不提也罷，倒是聽魏兄與龔兄之言，似欲重振雄風，不禁心癢難搔，願附驥尾，只是但憑龔兄、魏兄，力量未免太弱。」

當年三大聲威，固是販夫走卒，無不知曉，二十餘年太平，却已淡忘於一般人心中，二人談話，並未引起那些店中食客注意。

「碎心手」魏奕豐聞言大喜，道：「若得道兄相助，何愁大事不成？」

頓了一頓，笑道：「不瞞道兄，龔兄與我已聯絡了……」

忽聽龔浩截口道：「魏兄且慢！」

魏奕豐愕然住口，龔浩目光一轉，投向華雲龍，冷冷說道：「道兄同行之人是誰？」

華雲龍見龔浩始終不形喜怒，直至此刻，仍端坐未動，心中一慄，暗道：此人果然非同小可！心念一轉，覺得自己若一言不發，反惹人疑心，也不願任由天乙子替己捏造姓名身份，當下敞聲一笑，道：「尊駕欲知在下是何許人，不妨手底見分曉。」言外之意，是向龔浩挑戰。

天乙子霜眉一皺，忖道：究竟是少年心性，你當龔浩是好惹的？

只見龔浩目中紫稜一閃，道：「年輕人自是氣盛，讓老夫伸量伸量，看你究竟夠不夠格？」

華雲龍含笑道：「請。」

龔浩濃眉微掀，冷冷一笑，雙手一指，兩盞酒一先一後，如有人托着般，緩緩飛向華雲龍。

滿店食客見狀，驚疑不已，剎那鴉雀無聲，皆舉目注視那兩盞酒，張口瞪目，看來十分可笑。

只見那兩盞越過二張桌子，距華雲龍五六尺，在後的一盞酒驀然呼地一聲，加速追上前面一盞酒。若容兩盞酒碰上，那怕不盞碎酒潑，洒華雲龍一身。

華雲龍早看出龔浩用的是「鴛鴦雙飛」的手法，他決心一顯顏色，猛然鼓氣一吹，只見居後的那盞酒，如遭大力所擊，突地化成一條白練，嗖地一聲，飛出店門，不見踪影。

餘下那盞酒，他袖袍一拂，卽安安穩穩地落在桌上，滴酒不潑。

那店中食客，固是目瞪口呆，魏奕豐亦驚「噫！」出聲，龔浩目中精光暴漲，卽天乙子，也未料及華雲龍有這等功力。

只聽華雲龍從容道：「尊駕既已伸量過，在下不才，也想試試尊駕神功絕藝。」不待龔浩答話，拈指挾起一個空碟，拋向龔浩。

那空碟蘊藏眞力，打着盤旋，電掣而至，龔浩豈看在眼裡，曲指一彈，一縷勁風，恰中碟子中央，他拿捏好力道，欲將碟子彈回，順便一施手脚，挽回一些面子。

詎料，華雲龍已在碟上作過手脚，那碟子一受外力，「波！」的一響，化成數十碎片，若傾盆暴雨，密密麻麻罩住龔浩全身，連魏奕豐亦遭波及，呼嘯擊去。

眼看龔浩再難躲過，只見他袍袖向上一捲，那些碎片，忽然方向一變，若長鯨吸水，萬蜂歸巢，盡皆投入龔浩左手大袖之中。

只是那些碟子碎片，塊塊均凝有華雲龍眞力，倉卒中，龔浩竟未曾收盡，仍有一塊擊中他右肩。

他功力深厚，那塊碎碟僅穿透衣袍，並未傷他分毫，但以他身份，失手後輩，却是大失面子的事。

只見龔浩霍然起立，袍袖往桌上一垂，碎片嘩啦滿桌，紫稜暴現，眼露殺機。

天乙子與華雲龍防他惱羞成怒，暴下殺手，力貫雙掌，蓄勢待敵。

「碎心手」魏奕豐閃過碎片，道：「道兄好高的武功啊！姓魏的不自量力，想討教一二。」

忽聽龔浩道：「魏兄，是我失手，找場也當由兄弟自己，請魏兄切勿插手。」

魏奕豐一怔，止住脚步，道：「既然如此，兄弟旁觀。」

這時，那些商賈模樣的食客，也看出殺機隱伏，只是龔、魏二人坐位却在店門，他們可無胆穿過二人身旁，一個個暗暗叫苦，都擠到壁角。

華雲龍朝天乙子一打眼色，轉過面龐，道：「龔浩，你若必欲一決雌雄，咱們至村外動手，別傷及無辜的人。」

龔浩全身衣袍，無風自動，顯然已是怒極，只是忽又恢復平靜，道：「今日老夫認栽，以後那裡見到那裡算，閣下姓名，屆時一併請教。」轉面道：「魏兄，走！」大袖一拂，轉身走出店外。

「碎心手」魏奕豐怔了一怔，瞥了華雲龍及天乙子一眼，嘿嘿冷笑一聲，隨手掏出一錠銀子，往桌上一按，幌身追去。

本來一觸即發的惡戰，竟然莫名其妙的消弭，那些食客大大鬆了一口氣。華雲龍却對龔浩那認敗服輸，毫不拖泥帶水的態度，暗暗佩服。

只是從此一來，二人不願再留一宿，當下結了帳，命店夥將馬牽出。

却見掌櫃的滿頭大汗，在撬那塊被魏奕豐壓入木桌的銀子，半天挖它不出，華雲龍微微一笑，行過之際，隨手一按桌角，暗運內力，那錠銀子倏地跳出，反駭得那掌櫃的連退三步。

走出店門，二人翻身上馬，疾馳一陣，已出廬州地界，忽聽天乙子哈哈笑道：「龔老兒一生狂妄，却連番吃癟於華公子祖孫二代，讓他自己知道了，不知作何想法？」

華雲龍搖頭道：「龔浩今夜純是大意之故，單看他那一手收暗器的手法，武功之高，可見一斑，眞動上手，晚輩怕非其敵。」

天乙子略一沉吟，道：「華公子與貧道那一搏戰，大概未盡全力吧？」

華雲龍微微一笑，道：「道長又何曾用了全力。」

頓了一頓，道：「看龔浩與魏奕豐臨去神色，連道長也恨上了，道長日後見面，可要留心一二。」

天乙子傲然道：「貧道還不致怕了他們，一對一，龔浩不敢說，姓魏的走不過貧道百招，縱然聯手，貧道也走得了。」

華雲龍忽然問道：「道長可知，敝司馬叔爺生前，與那龔浩或魏奕豐，有何深仇大恨？」

天乙子吟哦半晌，道：「司馬大俠平生手刃黑道人物，不計其數，算得俠義道中殺孽最

盛的一位，一個人難免有三朋四友，說不定無意中，結上了仇怨，也是有的。」

語音微頓，道：「華公子莫非懷疑司馬大俠是死於龔、魏等人之手？」

華雲龍頷首道：「谷世表將凶手之責，推得乾乾淨淨，晚輩雖不予置信，却也得明白查出，以使司馬叔爺之女親自報仇。」

天乙子道：「司馬姑娘的孝心，自當如此，否則也無以慰司馬大俠夫婦在天之靈。」

華雲龍道：「看來只有下次遇見龔浩，當面問明，想他們自負一代高手，不該打誑，若是否認，他們中總有是凶手的，再加細察，不難偵出。」

天乙子道：「此事終有水落石出之日，或許貧道其時已身歸黃泉，先預祝司馬姑娘報仇雪恨，光大家風。」

華雲龍肅容道：「晚輩代瓊姑姑謝過了。」

抬頭一望天色，道：「龔浩、魏奕豐似與三教無關，且未識出晚輩身份，但也不可不防，不如趁夜趕路，入山略憩，即行救人，道長以爲如何？」

天乙子道：「一切均由華公子做主，貧道並無意見。」

華雲龍知他心念父親之德，想在已身報答，故而如此，當下不再多說，一挾馬腹，放轡疾馳。

夜分，二人已入山中，兩匹馬跑了百多里路，早已口吐白沫，氣喘難行，二人於是解下鞍轡，任之臥息，施展輕功，奔入山中。

天乙子居先領路，華雲龍隨後跟從，途中，他並未詢問天乙子，東郭壽將那批中原武林高手囚禁之處，天乙子對他這份推心置腹的胸懷，暗暗心感。

兩人翻山越嶺，直至天色微明，始來至一座峯頭，天乙子朝下方的山谷一指，道：「那批高手，即被囚此谷。」

華雲龍探頭打量，只見峯下幽谷，略成葫蘆之狀，中間廣濶，兩端谷口却極窄隘，設着高達五丈的木柵，谷中每隔一段距離，亦設有柵牆，一數竟多達四道，柵上可見一些杏黃衣袍的魔教弟子，往來巡邏，中心一帶，靠對峯峭壁之下，可見一片屋宇。

他匆匆一瞥，轉面道：「看來監守十分嚴密，道長上次是如何進去的？」

天乙子道：「貧道前番是跟踪一隊出山購置食物的魔教弟子，發現此谷，那羣魔教弟子歸谷正在深夜，貧道藏身一匹馱貨健騾淌入。」

華雲龍問道：「那批高手禁於谷中何處？」

天乙子一指那連綿房舍，道：「在那片屋宇後，有洞窟深入山腹，那批高手即被困其中，洞中只二道關口。」

華雲龍借着曙色仔細觀察，他目力遠逾常人，却不見洞口，知是被屋舍遮住，暗道：「看他們重重防守，想入洞救人而不驚動一人，那是千難萬難了。」

但聽天乙子道：「貧道上次偷入洞中，實是徼幸不過的事，只是仍在第二道關口被發覺，一場惡戰之下，險險不能脫身。」

華雲龍眉頭一蹙，道：「道長既曾現了形跡，東郭壽還會將人藏於此處麼？」

天乙子沉吟片刻，道：「貧道是料經營此谷，非一朝一夕可成，東郭壽或不肯一見敵踪，便輕易放棄，唉！若是東郭壽已將人移走，空跑一趟事小，延誤時機，則是貧道之罪了。」

華雲龍道：「道長何需自責，縱然撲空，亦是命當如此，要怨只能怨東郭壽狡猾。」他俯首向下，又瞭望了全谷一遍，道：「不知谷中留有什麼高手？」

天乙子道：「縱有高手，憑你我二人之力，也足夠應付，所懼者，魔教之人自知不敵，將穴窟石門閉上，負隅頑抗，則有些麻煩，甚至殺害被困高手……」

說到此處，倏地住口。華雲龍也聽見聲響，低聲道：「避一避。」

天乙子點一點頭，兩人原式不變，一按地面，華雲龍翻身登上一株茂密黃檀枝上，天乙子也藏身在一株松樹中。

過了片刻，只見兩名頭挽道髻，身着杏黃色及膝大褂的中年道人，由二人適時窺探處行過，一邊低聲談論。

華雲龍見那兩人目光炯炯，功力顯然不弱，暗暗想道：巡山的居然已是這般高手，守洞的可想而知，此事實在棘手……。

轉念之下，凝神聽去，只聽那走在左手的魔教弟子道：「周師兄，小弟看掌門師尊也太謹愼過度了，大師伯既已出關，又與其他三教聯盟，席捲中原，易若反掌，何懼他一個華天

虹。」

忽聽那周師兄沉聲道：「袁師弟沒有參加九曲掘寶，不知那華天虹……」

似是覺得如此一說，未免長他人的威風，改口道：「華家這二十年來，已在江湖上樹立根深蒂固的勢力，就憑那華天虹的兒子，在徐州略一招呼，就有那麼多人肯替他賣命，焉能不小心謹愼。」

那袁師弟也似有所感，道：「在金陵遇見那個老和尚，那身武功，高得出奇，連大師伯也落了下風，那個蔡元浩偏偏迄今不肯屈服，若與華家聯了手，那更難鬥了。」

華雲龍聽他們談起蔡元浩，更是注意。但聽那周師兄冷冷道：「那也不見得，只待『毒龍丸』煉成，嘿！嘿！那可有得瞧了。」

那袁師弟道：「周師兄，那『毒龍丸』眞有那般效力？」

那周師兄傲然一笑，道：「祖師爺傳下來的秘方，豈能有錯，讓那般冥頑不靈的人服下，包管奉命唯謹。」

華雲龍聞言大駭，幾乎忍不住要制住二人，動手逼問，忍了又忍，終認時機不宜，強自捺住。

那兩名魔教弟子，漸行漸遠，終於消失山角。

華雲龍凝神四搜，直至斷定周圍十丈外，並無人隱伏，才低低招呼了天乙子一聲，縱下樹來。

天乙子躍至華雲龍身旁，華雲龍迫不及待問道：「道長可知『毒龍丸』究是何物？」

天乙子面色凝重，道：「聞所未聞，只是聽那兩人口氣，乃是迷魂藥物，說來慚愧，當年本教亦擅於配製……」

華雲龍截口道：「這樣說來，並不稀罕。」

天乙子笑道：「華公子有所不知，迷藥種類繁夥，普通迷藥，固可蔽人神智，但對功臻化境的高手，却是無所施其技，且中迷藥者，行動遲鈍，全無自主，等於廢人一個。」

華雲龍若有所悟，道：「若是有一種迷藥，既能蔽人神智，使人唯命是從，而又不損及武功……」

天乙子接口道：「貧道所懼的，那『毒龍丸』眞是這種藥物。」

華雲龍憂心如焚，道：「若讓他們煉成，武林蒼生，豈有噍類，必須趁早設法毀去。」

天乙子面有憂色，道：「却不知煉製在於何處，只有擒人逼問了。」頓了一頓，接道：「好在咱們今天就將人救出，東郭壽縱欲對那批高手不利，也是措手不及。」

華雲龍忽然心頭一動，暗道：「余伯父被擄，莫非就是爲了煉藥，但以余伯父之耿介，豈肯爲彼等煉製這等毒物，不過，數月前那玄冥教徒至余伯父家中竊取一瓶不知何物的乳狀物，不是余伯父告知藏處，任誰也找不到，莫不成竟會與那些魔頭妥協了？鍾山山谷所探聽的四目天蜈等，或亦配製毒龍丸藥材……」

他思忖不已，忽聽天乙子道：「華公子，而今天色大亮，不宜救人，咱們先行調息，恢

復精神，待天色昏暗，再開始行動如何？」

華雲龍收回遐思，一望四周，見天色明亮，谷中無物掩蔽，在白日想神不知，鬼不覺欺入谷內，已屬難能，更別說摸進囚人之洞，連站在此地，亦恐爲人瞥見，當下微一頷首，與天乙子越過峯嶺，尋了一個高敞乾燥的洞穴，各自練功養息，靜待天黑。

丑末申初，二人相繼收功而起，由天乙子將前次入洞所遇，文計議如何淌入，拯人及擬定退路。

幽谷峭壁，最低也高達四五十丈，中央一帶的，更及六七十丈，尋常高手，瞻之胆顫，却難不住華雲龍，但爲防萬一，他們仍結了一條長達六十餘丈的山藤，懸於峭壁，空着下面五六丈一截，以免爲巡谷之人察出。

壁勢險峭，寸草不生，尚幸今夜烏雲蔽月，二人猱身援藤而下，降及終端，華雲龍才待踴身躍下，忽聽身下二丈處，隱隱傳來微響，心中暗道：好險！原來壁下還有人藏身。略一察看，已摸清壁下伏樁位置。

他朝在上的天乙子一揮手，身形斜縱，落在三丈遠，恰是二處伏樁死角。

但聽背後風聲颯然，知是天乙子已隨後縱落。

這谷中雖是戒備森嚴，明樁暗樁處處，只是別說華雲龍機智絕倫，那天乙子更是當年一教之主，江湖門道，精熟無比，如入無人之境，片刻工夫，已來至那囚洞之前。

只見崖壁之下，一個石門封閉的圓洞，那座石門，右邊開了一個半尺方圓小穴，看來又

厚又重，洞前，一排石屋，屋角懸掛着羊角風燈，照得洞口方圓數丈空地，異常明亮，不少魔教弟子，執刃巡邏，看那情形，連蝗蟲也難飛入。

華雲龍正在籌思對策，耳中忽然響起天乙子細若蚊蚋話聲，道：「貧道卽在他方弄出聲響，華公子請立刻開始行動，必要時，也只有拚着驚動谷中之人，制住守洞者。」

華雲龍點了點頭，暗忖，也只有用這調虎離山之計。

但聽左側百餘步，一聲輕響，似是石頭落地之聲，他才待掠至石屋。

驀地，一聲蒼勁的哈哈大笑響起，只聽東郭壽的聲音道：「華煬，你不料千里奔波，竟是自投羅網吧？天乙子，老夫要多謝你將姓華的領來了。」

華雲龍驚怒交集，暗道：東郭壽如何得知自己星夜趕來的訊息，竟候在這裡？難道眞是天乙子騙了自己？

他心念電轉，揚聲道：「東郭壽，挑撥之語，何必多說，華某既入你算中，爲何不速速現身？」

只聽東郭壽喝道：「擧火！」

只見四周屋宇閃然應聲，忽然火光一閃，洞口周圍空地，頓時明若白晝，纖微難遁。

華雲龍遊目四顧，但見天乙子站在七八丈外，面有惶惑之色，四周屋頂，站滿了魔教弟子，手執火炬。

正中是腰圍紫燕蒼龍帶的東郭壽，兩旁分立腰圍銀龍的令狐祺、令狐祐兄弟，呼延恭，

以及房隆。

天乙子喟然一歎，突然拔出背後寶劍，向華雲龍道：「華公子，貧道眞無以自解了，唯有……」

忽聽東郭壽笑道：「道兄何必再瞞華家小兒，兄弟決定讓華家小兒公平搏戰而死，偷襲之擧……」

天乙子怒湧如山，截口喝道：「住口！」

東郭壽佯爲訝異，道：「兄弟既已說出道兄身份，道兄何苦再裝做下去？」

天乙子氣憤塡膺，恨不得撲上前去拚命，心中痛悔，爲平生所未有，這次邀華雲龍拯救陷身星宿派高手，焉知是計，偏自己往昔惡名在外，連解釋都無由說起。

忽聽華雲龍沉聲說道：「晚輩信得過道長，東郭壽離間之言，何必聽他，請道長沉下氣來應敵。」

他淡淡數語，天乙子聞言，胸中却不由一暢，暗道：華家後人，肝胆照人，貧道雖爲之死，可以無憾，他本欲以死明志，這時也改變主意，願拚死護着華雲龍脫身。

華雲龍行若無事，雙目一掠，朝東郭壽道：「華某尚未就縛，敎主未免得意得太早了些。」

清音一頓，道：「令華某詫異的，敎主如何得知在下必來？」

東郭壽見他在這步田地，脫身難比登天，依然從容不迫，穩若泰山，不由暗暗心折，憐

才之心，也油然而起，當下得意之色一斂，拂鬚一笑，道：「這要感謝通天教主了。」

華雲龍冷冷一笑，道：「教主一再挑撥，三歲小兒亦欺他不得，未免自失身份。」

東郭壽暗罵：臭小子，看你口舌能再利幾時？將手一揮，與令狐兄弟、呼延恭、房隆，躍下屋頂，餘下魔教弟子，依然包圍四面。

下了屋頂，東郭壽却朝天乙子笑道：「眼下形勢異常顯明，道兄如與兄弟共圖鴻猷，固是歡迎之極，縱然不顧，也任由道兄遠走高飛，道兄何必與華家小兒一起？」

天乙子毅然搖頭，從容道：「貧道與華公子，義共生死。」

忽聽房隆獰聲道：「小雜種，你倒能推赤心於人腹，哼！這大概是華家騙人効死之手段。」

天乙子目光一轉，冷冷望了房隆一眼。

東郭壽見他的動態，知再勸也是白費口舌，面龐一轉，朝華雲龍笑道：「華天虹技壓天下，老夫對他却不甚心服，你年紀輕輕，居然能令當年的通天教主，傾心賣命，老夫倒有些敬佩。」

華雲龍將手一拱，淡然道：「在下駑鈍頑劣，重增父母之憂而已，東郭教主謬獎了。」

東郭壽傲然笑道：「華煬，今日之勢，你自度如何？」

華雲龍淡然一笑，道：「今日華某想要生還，固是難之又難，不過，教主弟子，必是死傷慘重，師弟們也少不得有一兩位，陪着華某上天堂或下地獄了。」

呼延恭見他處於如此險惡情況，仍談笑自若，心懷不忿，嘿嘿冷笑，道：「華家小兒，這番可無那白衣小子救你了，有什麼遺言？趁早留下，老夫看在你將死份上，不妨代你辦到。」

他迄今猶未查明，那白衣書生宣威，即蔡薇薇扮成。

華雲龍在峴山被呼延恭暗下虺毒，吃了不少苦頭，見他說話，怒火陡起，將手一招，道：「呼延恭，你出來，姓華的但憑拳掌，五十招勝不了你，就任你處置。」

呼延恭受激不住，大踏步走出。

此言一出，東郭壽却心中大喜，忖道：想活捉華家小兒，困難之極，斃了他是萬分不得已之事，若可擒下他，嘿！嘿！那時天乙老道，也只得俯首就範，不費吹灰之力，捉住兩名絕頂高手，自是大妙之事。

想到這裡，他唯恐華雲龍翻悔，揚聲說道：「華煬，你若五十招勝得老夫師弟，老夫任你出谷。」

華雲龍斷然道：「咱們一言爲定，五十招內不勝，我束手就縛。」

呼延恭心頭震怒，冷笑一聲，道：「姓華的，你說話可算數？」

華雲龍冷冷說道：「華家後人，你幾時見說話不算話的？」

東郭壽含笑插口道：「華家的人，一言爲定，五師弟不必疑心。」

天乙子却是大爲發愁，君子一言，駟馬難追，華雲龍若五十招內勝不得呼延恭，爲保家

聲，勢必遵守諾言，事情如至那等境地，自己再拚，也成毫無意義了。

他心中暗暗憂慮，但數日以來，却知華雲龍貌若輕佻，行實穩重，沒有七八分把握，不至出此下策。

魔教之人，却人人以爲華雲龍必輸。

要知那呼延恭，既是東郭壽師弟，武功自非凡響，連東郭壽也自忖五十招內難以取勝，何況華家劍法，天下無雙，華雲龍却捨長用短，最重要的，半年前，峴山一戰，華雲龍雖在百招之上，險勝呼延恭一指，論眞實功力，當在伯仲之間，這七八月，華雲龍進境再快，不信一至於此。

東郭壽老奸巨滑，見華雲龍坦然之態，暗暗忖道：「這小子再愚昧，也不至自取敗亡，莫非眞有把握。」轉念下，又覺得華雲龍是已至絕路，挺而走險罷了。

呼延恭早忍不住華雲龍那輕藐之言，這時，震聲狂笑，道：「華老二，老夫可要看看你近來練成什麼絕藝？」挫步欺身，一掌擊去。

華雲龍猛一閃身，一掌砍向敵腕，飛起一腿，逕踢呼延恭丹田，冷冷說道：「武功是老樣子，對你却綽綽有餘。」

呼延恭暗暗震怒，身形一閃，轉襲華雲龍左側，身隨掌進，強打猛攻，華雲龍掄掌反擊，招招皆是以攻還攻。

連接數招，只聽轟的一聲，兩人接了一掌，華雲龍身形一幌，呼延恭却連退三步。

魔教之人，齊齊聳然動容，呼延恭更是駭異，不知華雲龍功力何以進展奇速。

華雲龍冷冷一哼，雙肩一幌，探身欺上。

呼延恭心頭氣餒，却也只有咬牙接招。

忽聽東郭壽峻聲喝道：「師弟緊守門戶，沉住氣打。」

華雲龍暗暗想道：「星宿派旁門左道，東郭壽心性狡詐，縱我五十招勝過呼延恭，未必肯守信……」

他心念連轉，已打定主意拚一個是一個，好歹讓魔教元氣大傷。

這般一想，殺機大熾，意存速戰速決，華雲龍面寒似冰，掌勢倏變疾驟，圍繞呼延恭一陣急攻！

他徐州半載，將「天化箚記」所載武功，又研練一番，呼延恭招式，皆能洞燭先機。呼延恭連連遇險，駭然大驚，招式一變，單以本門「五鬼陰風爪」和「通臂魔掌」應敵，情勢才略形好轉。

只聽華雲龍長笑一聲，「蚩尤七解」、「孤雲掌法」，蔡家所傳「四象化形」掌法，交互施展，奇招層出，窮極變化。

展眼間，呼延恭沉重的喘息聲，由獵獵掌風中傳出。

當年洛城中，華天虹初會東郭壽，東郭壽就以「天化箚記」所得各種絕學，迫得華天虹幾無還手之力，而今歷史重演，却是顚倒過來。

東郭壽見狀，鈎起九曲山中，被華天虹逼得以「天化箚記」贖命之恨，牙關咬得格格作響，但他心機深沉，强加隱忍，暗道：呼延師弟再搪上十來招，也就滿五十招了，那時看華家小子有何話說？

但聽華雲龍沉聲喝道：「呼延恭，看你還支持得了幾招？」

話聲中，左手以奇兵突出之勢，疾點呼延恭「期門」穴，右手暗藏主力，一掌拍擊過去。

呼延恭打得滿頭太汗，忽見他左胯略有一絲空隙，無暇思索，一招「小鬼推磨」，疾攻過去。

忽覺眼前一花，華雲龍已不見形影，左脅下一縷勁風，逼體襲至！

呼延恭自知無法避過，拚着換上一指，反手一掌，拍向華雲龍右肩。

他那「移穴聚氣震撼」大法，固可於間不容髮之際，挪移穴道，且能反震敵人所加掌指之力，敵弱則弱，敵强益强，不過，逢上功力超過自己之高手，則雖仍可反震，己身亦不免受傷，故試出華雲龍功力，他即不敢輕易讓華雲龍指掌沾身。

此時，迫不得已，自恃穴道不懼敵人制住，意圖兩傷，也算扯成平手。

詎料，華雲龍自峴山一戰後，對他「移穴聚氣震撼」大法，費心研討破解之方，仗着華家的「飛絮功」，與「移穴聚氣震撼」大法，有異曲同工之妙，以他絕世聰明，淵博家學，竟給他尋出破解之術。

忽聽華雲龍冷笑道：「我就試試你那不畏掌指的奇功。」

指將及敵，忽然化點爲拂，掃過呼延恭左肩。

呼延恭但覺數縷眞氣，透體而入，侵入「少陽三焦」、「陽明大腸」、「太陽小腸」的手三陽大脈中，不及轉念，悶哼一聲，昏了過去。

華雲龍左手一抄，已將呼延恭挾於脅下。

但見人影一幌，東郭壽一掠丈許，五指如鈎，霍地朝華雲龍抓去。

天乙子怒喝一聲，長劍一振，踴身而上。

令狐祺口中一聲厲嘯，一掌劈向天乙子，令狐祐、房隆，却逕撲華雲龍。

天乙子冷冷哼了一聲，長劍一挺，直向房隆太陽穴點去，招到中途，霍然掃向令狐祺，斗然劍招一改，回削令狐祐。

令狐祐與房隆，被逼回身應敵，令狐祺也只有匆匆避招，一招三式，阻住三人。

天乙子昔年堂堂一教之主，武功經驗，兩臻絕頂，這一出手，短時間內，竟逼得星宿海的三名頂尖高手，分身不出。

華雲龍猛地撲閃三尺，避過東郭壽一擊，怒聲道：「住手！」

東郭壽充耳不聞，身形電掣，一掌擊去。

華雲龍右掌一招「孤雲掌法」，啪地一聲，硬接了東郭壽一掌，借力飄身丈餘，壓住胸中翻騰血氣，厲聲吼道：「東郭壽！你師弟的命不要了？」

東郭壽聞言，只有止住身形，乾笑一聲，道：「華公子，有話好說，請先放下敝師弟。」

華雲龍一瞥天乙子，見他在令狐兄弟及房隆圍攻下，已岌岌可危，冷冷一笑，道：「教主請先命人停手，再說不遲。」

東郭壽頓了一頓，轉面喝道：「住手！」

房隆與令狐兄弟，本欲先合力廢了天乙子，聞聲不得不收招後退，天乙子身形一掠，與華雲龍併肩而立。

華雲龍待天乙子站定，始淡然道：「東郭壽，咱們剛剛的約定是作廢囉？」

東郭壽淡淡一笑，道：「老夫豈是食言之輩，你儘管走。」他語音微頓，詭笑一聲，道：「只是天乙子得留下，他可沒包括約定之內。」

華雲龍想了一想，果然如此，心中暗道：「老匹夫，好狡猾！」

忽聽天乙子道：「華公子請先出谷，貧道隨後追上。」

華雲龍情知他不過寬慰之辭，魔教高手衆多，天乙子單人隻劍，如何脫身？不由躊躇無計。

只聽東郭壽道：「華雲龍意下如何？」

華雲龍劍眉微軒，道：「若在下必欲同行同止，教主以爲如何？」

東郭壽冷冷一笑，道：「這樣是你違背約言，老夫攔阻，理所當然。」

天乙子浩嘆一聲，道：「公子儘管走，貧道還照顧得了自己。」

華雲龍暗暗想道：「我若以呼延恭性命要脅，東郭壽怕會不顧師弟而圍攻，就是我一人離去，以他狠辣心性，哼！恐也會動手，此說不過是誘我入彀。」

他智勇雙全，年紀雖輕，深明人性鬼蜮，否則文太君也不敢命他下山探查司馬長青命案，肩負萬斤重擔，心念電轉，決定冒險一試。

心念一決，忽以「傳音入密」朝天乙子道：「道長緊記，若你逃脫不成，晚輩此命也跟着斷

送。」

天乙子楞了一楞，華雲龍却向東郭壽道：「在下如約行事，只是令師弟須至谷口才可釋放。」

衆人均是一怔，不料他竟出此言，令狐祐哂道：「華家的人，枉稱俠義領袖，亦是貪生怕死之輩。」

忽聽華雲龍喝道：「道長，闖！」身形一閃，已落足屋宇。

天乙子更不怠慢，隨之而起。

那批防守四周屋宇的魔教弟子，見狀掌指刀劍齊施，襲向華雲龍，一時間，掌影蔽天，兵刃如雲，喝叱震耳，聲勢驚人！

華雲龍心知略一遲滯，必被東郭壽等追上，那時脫困之機，俱成泡影，身形不停，舉起呼延恭的身子，猛地一掄。

那些魔教弟子唯恐傷了呼延恭，迫得撤招後退。

華雲龍與天乙子，趁那一剎那之機，倏已脫出包圍。

一陣搏戰之後，東郭壽、令狐兄弟、房隆之位置，已換成背向石屋，此時，東郭壽認爲魚已入網，根本不介意，詎料，竟予華雲龍、天乙子可乘之機。

東郭壽怒發如狂，厲聲喝道：「華煬，那裡走？」

縱身追上，却反而被埋伏屋上的弟子阻了一阻。

令狐兄弟、房隆，也厲喝追去。

只見華雲龍與天乙子，風馳電掣，朝谷口射去。

沿途魔教弟子，紛紛攔截，華雲龍當先開道，只舉起呼延恭身子擋去，只逼得那班弟子，收招不迭，投鼠忌器，連暗器也不敢施放。

東郭壽怒急心瘋，狂呼道：「姓華的，你要不要臉？」飛撲過去。

華雲龍敞聲道：「到了谷口，自然放下令師弟。」

霎時，幽谷之中，魔教弟子紛紛追逐攔阻，喝叱呼嘯聲，亂成一片，人影幌動，兵刃的寒光閃爍。

偏偏東郭壽將親傳弟子，武功較高的，設於洞側，那些守寨弟子，都是武功較次的，在這等束手束脚情況下，連阻擋二人片刻也難。

展眼間，二人已連越二道木寨，再過二道，即已出谷，那時龍歸大海，鳥脫樊籠，東郭壽只有徒呼負負。

他不愧一世梟雄，驚怒間，却按住怒火，厲聲大喝道：「本教弟子，火速出手攔阻華家小兒及天乙子賊道，呼延師叔之生死，不必顧忌。」

但聽嗤！嗤！連聲，星宿派的人，聞東郭壽命令之後，暗器盡皆出手，若狂風驟雨，射向華雲龍二人。

華雲龍見挾恃呼延恭，已無用途，頓將呼延恭軟癱的軀體，往地一拋，揚聲笑道：「東郭壽，你們師兄弟間，或許素來不洽，故你罔顧呼延恭生死。」

揮掌震飛暗器，飛身上了第三道木柵，喝道：「擋我者死！」

站在寨上的魔教弟子，雖知他厲害，却不敢不攔阻，一人揮刀以「泰山壓頂」，猛然劈下，一人橫截敵腰。

華雲龍右掌疾吐，一招「襲而死之」，擊了過去。

那批末代弟子，如何接得住這「蚩尤七解」，兩人胸頭中掌，頓時噴血而亡。

天乙子長劍一揮，也斬了一名。

百忙中，華雲龍抽劍回顧，只見東郭壽在他們一滯之時，已接近三丈，目光灼灼，似是怒極，令狐兄弟與房隆，又落後二丈。

華雲龍那敢怠慢，順手洒出一把碎銀，躍下木柵，與天乙子疾奔谷口。

幾個起落，已至第一道關口，華雲龍雙足一墊，身形才起，忽聽東郭壽陰森森的聲音，道：「姓華的，走向那裡？」

話聲中，華雲龍已感到一股冰冷的掌力，倏爾襲至。

他矍然一驚，半空中，看也不看，回劍疾點，劍尖猶距東郭壽三四尺，一絲勁氣，已射向他眉心。

這一招劍氣取敵，凌厲絕倫，是華天虹二十年來，所創絕學之一，東郭壽驚疑交迸之下，心計不亂，吞聲忍氣，側身躲開，掌風也不由一偏，掠過華雲龍右肩。

華雲龍情急之下，施出練而未成的劍氣取敵，眞氣一濁，那柵欄高達五丈，竟是難以躍上，心中暗叫不好。

天乙子與他同時躍起，却因東郭壽對華雲龍咖恨刺骨，反倒便宜了他，容他輕易驅敵登柵。

他見華雲龍身形一頓，立刻袖袍一揮，斜托向華雲龍脚底，華雲龍略一借力，脚不離柵，嗖地直縱出谷外。

天乙子一提眞氣，飄身躍下，忽覺右腿上一麻，但聽獰聲狂笑道：「天乙子賊道，你中了本派五毒絕命針，已是命在頃刻了。」

天乙子牙根一挫，欲待返身拚命，忽記起華雲龍闖時所言，暗道：我死了不打緊，可別拖累他。

他轉念之下，暗運內功，抵制毒力，急急追上。

東郭壽等人，眼看功敗垂成，豈能甘心，東郭壽目如噴火，一聲令下，自令狐兄弟、房隆以下，盡出谷窮追。

然而，這霍山之中，林深菁茂，華雲龍與天乙子瞬卽竄入一座林中，不見踪迹。

東郭壽愈想愈怒，明知再想困住二人，機會渺茫，却下令星宿派弟子，五人一組，互相呼應，在谷外圍搜不已。

且說華雲龍與天乙子，奔入林中，天乙子忽然悶哼一聲，坐倒地上。

華雲龍大吃一驚，蹲下身道：「道長何處不適？」

天乙子瞑目稍頃，張目苦笑，道：「這毒好生厲害，貧道怕不行了。」

華雲龍蹙眉道：「傷在何處？」

天乙子指指右腿，笑道：「貧道眞怨向老兒。」

華雲龍撩起天乙子道袍下擺，但見膝下接以木棍，大腿上却插着一根針，僅餘半分在外，色

澤斑斕，顯係奇毒之物，他暗暗想道：「他雙腿已殘，而矯捷不遜，不知內情的，還不信他殘廢了。」

心中在想，隨口問道：「向老前輩仙逝多年，道長還怨他什麼？」

天乙子哈哈一笑，道：「怨向老兒當年，齊根除去貧道的，是左腿而非右腿，否則就避去一禍了。」

華雲龍暗道：「他在生死關頭，竟能淡笑自若，這份胸襟，誰也難信出自當年的「通天教主」。轉念下，不由增多幾分敬意，笑道：「區區星宿派的毒藥，大概還難不倒在下。」

他口中在說，手可不閑，由懷中取出兩只玉瓶，拔出毒針，迅速將「拔毒散」敷上，又傾出兩粒「清血丹」，遞予天乙子。

「拔毒散」一敷上，天乙子但覺中針處，一陣清涼，張口吞下「清血丹」，笑道：「華家丹藥，果眞不凡，這條命又撿回了。」

他方才傾力奔逃，未能全力抑毒，毒氣已侵入臟腑些微，服下丹藥，閉目運功，不再說話。

華雲龍忽聽遠遠傳來分枝拂葉之聲，眉頭一蹙，低聲道：「想不到東郭壽竟窮追不捨，晚輩先負你找一處清靜地方。」

不待天乙子答話，將他揹起，向東南奔去。

須臾，尋了一個隱蔽山洞，將天乙子放下，任他運功逼毒，華雲龍也席地盤坐洞口。

他一坐下，頓時思潮起伏，回想脫險經過，饒他胆大，也不由暗暗心驚，東郭壽武功在他之上，令狐兄弟、房隆、呼延恭，個個絕頂高手，若非呼延恭自恃「移穴聚氣震撼」大法，不懼敵

人閉穴，華雲龍也難這般輕易得手，其他星宿派弟子，一流高手不少，此番脫險，實屬徼幸。

轉念之下，對東郭壽居然知他行踪，搶先趕回，張羅設網，大感困惑，他暗暗想道：「丁如山、侯稼軒、賈少媛、洩密了能不大，那只有天乙子之徒，嫌疑最大了。」

他也想到，很可能是天乙子上次露了行迹，令東郭壽戒備大起，也可能路上洩露得踪迹，被東郭壽猜出去向。正當他尋思不已，忽聽洞外傳來一個陰森森的聲音，道：「華煬，你出來！」

華雲龍心神一凜，回頭一看天乙子，見他頭上熱氣蒸騰，逼毒正急，鋼牙一咬，在洞壁匆匆留下數字，身形一長，撲出洞外。

只見星光下，一個瘦若枯骨，臂長過膝，腰繫銀龍，黃袍襤褸的老者，佇立面前，恍若鬼魅。

華雲龍强持鎮定，暗道：「幽谷未見申屠主，想不到這魔頭也來了。」

只聽申屠主陰森森的聲音，幽幽地道：「華煬，你知老夫今夜亦在谷內否？」

華雲龍微微一怔，訝然道：「那你爲何不出手？你在，我自度決難脫困。」

申屠主道：「以多欺寡，老夫不爲。」

華雲龍道：「你果然比你師弟們高明。」

語音微微一頓，道：「你隻身尋來，那是要與我一戰了？」

申屠主微一頷首，道：「本來老夫未將你放在眼裡，只是今夜見你在敝派中原總壇之中所現，突覺留你在世，乃一大失策。」

他語聲淡漠，似是殺華雲龍，乃是輕而易舉之事。

華雲龍劍眉一軒，方欲反唇相譏，轉念一想，忽又點一點頭，道：「憑你武功，配出此言，不過我打你不過，逃還可以。」

申屠主一怔，要知武林中人，寧願戰死，不肯敗逃，華雲龍却說得自自然然，不以爲恥。

他一怔之後，漠然道：「你要逃，山深林茂，老夫還眞奈何不了你，但天乙子逼毒未畢，你們俠義道中人，自不會棄友而逃。」

突然衣袖一抖，一柄連鞘短劍，擲向華雲龍，道：「老夫還擒住一主一僕，姓薛的，你要不要去看看？」

華雲龍一眼便認出那柄短劍，正是薛靈瓊所使，順手抄住，但覺虎口一熱，險些脫手，心中暗驚，冷笑道：「你自負前輩，竟對一個女子下手。」

申屠主乾癟的面上，微一抽搐，道：「你若應允與老夫一搏，不做逃遁之計，老夫立刻放人。」

華雲龍暗暗心凜，想道：「他千方百計逼我動手，那是非殺我不可了。」

只聽申屠主緩緩說道：「實對你說，元清和尚功力雖較我略高，但他妄耗眞元，三五載內，想要修復，不是易事，縱然復元，他年已老朽，去死不遠，聲望不夠，不足以爲大害，你父親華天虹，武功德望，得天獨厚，不過，也不過一人而已。」

語音一頓，又道：「你，有機智，有資秉，有胆有運，老夫……」

華雲龍脫口道：「你怎樣？」

申屠主殺氣滿面，一字一頓道：「爲星宿派萬世基業着想，老夫不容許俠義道後續有人。」

華雲龍眉頭微聳，道：「承蒙看重，不勝榮幸。」

申屠主道：「你待如何？」

華雲龍斷然道：「華某成全你對師門的愚忠。」

申屠主雙目一睜，精光暴射，似有怒意，隨又哼了一聲，一語不發，轉身行去。

華雲龍知道這一戰凶多吉少，只是無論如何，不忍令薛靈瓊陷身魔教手中，暗暗一嘆，追了上去，揚聲道：「申屠主，你未帶人來？」

申屠主頭也不回，道：「向此搜山的弟子，我全遣他們回去了，天乙子的事，你勿須顧慮。」

華雲龍暗忖：這魔頭不願以多凌寡，乘人之危，倒也是難得了。

申屠主身法快似鬼魅，華雲龍展盡全力，始勉强跟上。

這兩人是何等輕功，須臾，連越二嶺，來至一座竹林，穿林而入，只見一塊空地上，孤零零的一座茅屋。

申屠主倏地佇足，轉面說道：「她們穴道被閉，就在屋內，老夫在峯頂等你。」

語甫畢，逕自行去。

華雲龍略一沉吟，來到茅屋之前，伸手推門，木門「呀」的一聲，應掌而開。

屋內漆黑似墨，但以華雲龍眼力，依然清晰可辨，但見當門一間草堂，置着一桌二椅，牆角一張木床，床上並肩躺着兩人，靠外一人，正是那薛靈瓊，唇若塗丹，鼻若懸胆，十足美人胎子，人雖躺着，一雙清澈若秋水的明眸，却呆呆凝視承塵，這時，似是聽見聲息，秋波微轉。

靠內躺着的，臉上傷痕纍纍，却酣然入夢，正是那薛娘。

華雲龍一語不發，走上前去，輕輕在薛靈瓊天靈穴上擊了一掌。

薛靈瓊但覺一股熱流，由百會穴緣脈而下，所過之處，舒暢萬分，被閉穴道，登時打通。

她嬌軀一翻，坐起床沿。

她已習於屋中黑暗，依稀看出華雲龍身形，覺得心頭淤塞，似有千言萬語，却一字也說不出，玉面神情，恍若大夢初醒，疑眞疑幻。

華雲龍長長嘆息一聲，道：「姑娘感覺如何？」

薛靈瓊聞言，美眸之中，突然迸出兩粒珠淚。

華雲龍暗道：她一主一僕，必是身世淒涼，遭遇悲慘，再逢上申屠主這等魔頭，想來更受了不少驚駭。

這般一想，心中憐惜之意大起，柔聲道：「在下援救來遲，姑娘受驚了。」

薛靈瓊低聲道：「華公子……」

不知如何說好，熱淚泉湧，恨不得放聲大哭，但她個性堅毅，一抹淚珠，强自忍住。

華雲龍忽然念及與申屠主之約，瞿然一驚，覺得就誤不少時間，暗道：我與申屠主一戰，十九必死，其他猶可，這「瑤池丹」却關係中原武林千百高手，不可不妥爲處置……。

轉念之下，面容一整，道：「薛姑娘，在下有一事相託。」

薛靈瓊含淚道：「公子有何吩咐？」

華雲龍緩緩說道：「此事關連中原武林極大……」倏然止住，暗道：薛靈瓊武功不高，身

懷重寶，那是太危險了。

薛靈瓊看出華雲龍心意，道：「公子既信得過賤妾，所囑之事，誓死完成。」

語音微微一頓，接道：「只是賤妾武功低微，却恐力有不逮。」

華雲龍微微一笑，心意已決，將裝有「瑤池丹」的玉瓶取出，遞向薛靈瓊，道：「這玉瓶中有極爲珍貴的靈丹，姑娘由此向西連越二道山嶺，在一處山谷盡頭，藤蘿隱蔽的洞中，可尋到天乙子……」

薛靈瓊駭異的道：「天乙子？」

華雲龍道：「姑娘勿須驚恐，天乙子而今已改邪歸正。」

薛靈瓊怔了一怔，道：「這麼近，華公子爲何不親自交給天乙子？」

華雲龍淡然一笑，道：「星宿派有搜山之舉，姑娘要小心點，萬一找不到天乙子，在下朋友，均可託付。」

語罷，放下玉瓶，還有那柄薛靈瓊的短劍，一掌拍開薛娘穴道，掠身出屋，由竹林枝上，射向峯頂。

他辭色雖無異平時，薛靈瓊却總覺有些不對，追出屋外，叫道：「華公子。」

只聽華雲龍的聲音道：「姑娘保重。」

薛靈瓊微微一怔，返身進屋，匆匆抓起玉瓶，塞入懷中，將劍斜插腰際，即待出屋，忽又停足，迴眸一望薛娘，見她兀自熟睡，薛靈瓊美目中，忽又珠淚滾滾，喃喃自語道：「這些日子，也眞苦了妳了。」

銀牙一咬，不再疑遲，向華雲龍逝去方向疾追。

華雲龍展開輕功，何消盞茶時光，已登上峯頂。

這霍山又名天柱山，其高可知，此峯更是卓然孤拔，上擎蒼天，四山環抱，盡在脚底，橫天北斗，幾似可攀。

只見申屠主冷然凝立，有若幽靈，本來清幽的山景，恍惚籠罩了一層鬼氣，令人不寒而慄。

華雲龍將手一拱，道：「多勞久候了。」

申屠主細目一睜，道：「老夫却奇怪你來的太快。你那情侶，安排妥了？」

華雲龍見他誤以爲薛靈瓊乃己情侶，啼笑皆非，却也懶得解釋，將手一擺，道：「閑話少說，你若要見識落霞山莊的武學，現在就可開始。」

抽劍橫胸，凝立如山，霎時，他已將一切得失禍福，忘得乾乾淨淨，只存着激昂的鬥志。

申屠主也不敢小覷了他，平日欲睜還閉的細目，此際，光芒大盛。

剎那，峯頂瀰漫了一片戰雲。

只聽華雲龍一聲大喝，健腕一振，劍罡四迸，攻出了第一招。

這一招凌厲之極，申屠主却冷冷一哼，道：「小子未臻化境。」

欺身一掌，無視於那威猛劍勢。

詎料，華雲龍劍至半途，倏地劍烈一斂，聲息全無，已襲近申屠主腰際。

申屠主瞿然一驚，吸腹提氣，全身不動，倏爾移開三尺，口中不由讚道：「好小子！配與老夫一戰了。」

華雲龍冷然道：「尊駕太看得起自己了。」

他心中不由暗道：「這魔頭功力果眞高得出奇，但憑一口丹田眞氣移身，竟然猶可開口。」

這開頭一招，兩人都對敵手武功，重新估計，也精神陡長。

申屠主略落下風，心中激起好勝之意，輕輕一哼，揮掌攻上。

展眼間，一場武林罕見的激戰開始。

十招一過，華雲龍已走下風，但他見狀，立刻採取守勢，一柄劍施展的若銅牆鐵壁，潑水不透，一任申屠主攻勢若迅雷疾電，狂風暴雨，始終支持着不敗。

申屠主攻了七八十招，未能將華雲龍擊敗，覺得以自己身份年齡，百招之內，若收拾不下華天虹之子，實是有失光彩之事。

他心念轉動，忽然沉聲道：「華煬，老夫要在十招之內勝你。」

說話中，掌勢倏變，繞華雲龍四外疾走，雙掌交劈，掌掌都擊在空擋。

華雲龍大惑不解，却是絲毫不敢大意，嚴加防守。

申屠主何等功力，瞬息之間，已繞了二三十圈，忽然直欺中宮，呼的一掌擊去。

華雲龍龜甲古劍一揮，斜斬而下，驀覺四周似已凍結，寶劍斬下，不由一滯。

高手相爭，何容有分毫差錯，但聽申屠主桀嘿怪笑，一掌已兜胸擊至。

這一掌本是萬難躲過，總算華雲龍技藝機智，兩臻絕頂，自入江湖，屢經生死，倉卒中，左掌一掄，迎了上去，只聽啪的一聲，兩掌已膠在一起。

申屠主正欲如此，刹時內力泉湧，攻向華雲龍。

華雲龍急運內力抵禦，右手劍順勢橫斬。

申屠主左手一伸，扣向華雲龍腕脈。

華雲龍左掌抵禦申屠主眞氣，幾盡全力，逼到此處，咬牙棄劍，戟指反點申屠主掌後「太淵」穴。

在劍猶未落地，兩人一掌暗拚全力，一掌已連拆四五招。

要知申屠主功力高過華雲龍，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華雲龍焉肯拚鬥內力，竭力欲改變眼前情況，只是先機已被申屠主佔去，却由他不得，又是啪的一響，兩人另一掌又復接上。

申屠主心頭大喜，全身功力湧出，欲一舉震斃華雲龍，詎料，忽覺眞力向旁一滑，竟若泥牛入海。

他心驚不已，忖道：這是什麼內功？要知這等拚鬥內力，決無取巧之法，須臾間，華雲龍竟能移去敵人內力，這是千古未聞的奇事，難怪申屠主驚疑。但他是何等人物，眞氣一凝，華雲龍頓覺雙掌如托泰山，再難卸去。

只是申屠主也無法立時擊潰華雲龍，只覺華雲龍內力古怪之極，每敗退一分，就强勁一分，也愈難迫退。

然而內功終在修爲，盞茶不到，華雲龍汗流浹背，涔涔而下，渾身衣衫，盡皆濕透。

申屠主遊刃有餘，暗暗留意華雲龍臉上，只見他雙目神光益盛，似是愈鬥愈勇，心念一轉，想起一事，忽然追悔不迭，忖道：在雨花台那老和尚眞元大耗，分明是爲了渡與這小子，這一場內力拚鬥下來，這小子功力怕不陡增，老夫反倒作成他了。

只是勢成騎虎，他也罷手不得，決定趁華雲龍未完全承受元清大師所渡眞元，盡快擊斃，若等他全部消融，則勝負殊難測定，心念一轉，拚耗元氣，全力猛攻。

華雲龍固然節節敗退，却是敵强益强，苦苦撐着。

轉眼兩刻已過，兩人依舊膠着，華雲龍固是滿面通紅，大汗如雨，申屠主也收起了那要死不活的神情。

突然間，由峯頂西面崖下，爬上來一位玄衣少女，體態窈窕，婀娜多姿，腰際斜插一柄短劍，正是那薛靈瓊。

她原來追着華雲龍而來，只是她武功相差太遠，直至此時始至。

她遊目四顧，一見星光之下，兩人雙掌交接，凝立如山，不由一怔，再見華雲龍似是落了下風，芳心大驚，不假思索，拔劍撲上，朝申屠主背心刺去。

忽聽華雲龍大喝一聲，申屠主冷冷一哼，她那柄劍不但刺不進申屠主背心，一股力道沿劍彈來，虎口破裂，短劍脫手飛去，嬌軀也被震得倒退五六步，手臂酸麻，幾乎提不起來，耳鼓也被震得嗡嗡作響。

她震驚未已，忽見兩人相接手掌，倏地分開，各自倒退兩步，申屠主微一幌動，旋即站穩。

華雲龍却面色蒼白，朝她望了一眼，咀角一陣牽動，忽然噴出一口鮮血，身子往後倒去。

薛靈瓊怔了一怔，突然哭道：「華公子！」

熱淚雙流，奔上前去，雙膝一曲，跪倒華雲龍身旁，欲待將他抱起。

那申屠主原是閉目而立，運功調息，忽然睜目道：「抱不得！」

薛靈瓊微微一怔，轉面道：「站開！」

她似是不知申屠主是絕世魔頭，叱過之後，轉過面龐，又張臂抱去。

申屠主怒氣一湧，右臂一抬，就待朝薛靈瓊螓首按下，但見她那玉面如痴，心碎腸斷的樣子，竟感難以按下，改爲揮出一股陰柔勁力，逼開薛靈瓊，冷冷說道：「他五臟破損，六脈支離，只餘一口眞氣，護住心頭，一經移動，立時斃命。」

薛靈瓊呆了一呆，忽然伏地痛哭。

申屠主却漠然道：「丫頭，哭濟什麼事？眞說起來，姓華的小子落至如此下場，還不是妳害的。」

薛靈瓊聞言，哭聲倏止，玉面一仰，望着申屠主，現出驚疑之色。

申屠主見已引起她的注意，當下緩緩道：「妳仔細聽着，老夫一生，無所謂善惡，憤世嫉俗，但對任何事情，絕不隱瞞眞象。」

目光一轉，望了面如死灰，一息奄奄的華雲龍，接道：「對今夜這一戰實情，自也不願瞞人。」

薛靈瓊秀目一睜，暗道：「這一戰勝負已分，還有什麼實情？」忽然念及申屠主之言，華雲龍是被己所害，不由芳心一顫。

只聽申屠主道：「老夫自信所爲，遠逾華家小兒，故逼他比拚內力，誰知……」

他目中隱現迷惘之色，忽然問道：「小丫頭，你可知他所練內功，是那一門的？」

薛靈瓊不加思索，道：「自是家傳。」

申屠主搖首道：「老夫雖未悉華家心法，却可斷言，他所練非華家內功，那力道若重重波浪，一道强似一道，且順逆相成，自動卸去敵勁，華家內功，不似這等迹象。」

語音微頓，道：「這可不談，那華雲龍仗着古怪內功，以無比毅力，强自支持，不過，這也撐不住多久，可是他却愈拚內力愈猛……」

薛靈瓊脫口道：「奇怪！」

申屠主接口道：「那時，老夫才發覺，他曾受高人指點，以類似玄門『眞元引渡』之術造就過，此舉正是融釋眞元，收歸己用的大好時機……」薛靈瓊忍不住道：「什麼是『眞元引渡』之術？」

申屠主望她一眼，緩緩說道：「本來內功一道，只有靠自己苦練，循序漸進，但若有脫胎換骨的靈藥，又當別論，此外，若有絕代高人，不惜功行，將自己苦修眞元，傳與別人，則亦可造成奇蹟，佛家灌頂，玄門引渡，均是這種方法。」

薛靈瓊暗忖：這並不難。

申屠主似是看出她心意，冷冷說道：「這種方法，看來容易，其實比靈藥還難，一則損己成人。二則絕代高人，代罕其人，最重要的，這些人不願自己弟子，不勞而獲。」

申屠主似是覺得離題太遠，道：「話說回頭，那時老夫後悔已遲，眼看持續下去，華家小子大有反敗爲勝的可能……」

薛靈瓊問道：「那……他爲何……」

七

申屠主將手一擺，不答反問，道：「是妳偷襲老夫？」

薛靈瓊早對生死之事，視之漠然，聞言冷冷說道：「明知故問。」

申屠主不怒反笑，道：「丫頭，妳可知道？老夫與華小子互拚內功之際，二人週身俱佈滿護身眞氣，一有外力相加，則兩人全力反震，遍數天下，何人能接得下我二人合力一擊？妳不是自尋死路？」

薛靈瓊漠然道：「我仍舊活得好好的。」

申屠主哼了一聲，道：「妳活得好好的？」

忽然厲聲道：「妳可知道？妳爲何現在好端端的？」

不待薛靈瓊回答，又怒聲道：「妳可知道？本來一名幾乎可以天下無敵的高手，將隨東升之日而出，被妳一擾，却驟爾夭折？」

他聲色俱厲，有若變了個人似的，迥非適才鬼氣森森之狀。

薛靈瓊略一思忖，忽然花容失色，道：「莫非……」

申屠主接口道：「正是華家小子爲了拯妳一命，也不願如此勝我，故而落成這等狀況。」

語氣之中，實隱有一份悲痛之意。

要知無論何等學問，凡可以稱爲一代宗師之人，對於能繼其學的奇才，都自然有一種愛惜之

心，這也可算是愛屋及烏，申屠主畢生浸潤武學，對於根骨奇佳，武功絕世之人，自是也有是心，只是華雲龍既非出於星宿派，且是強仇大敵，那妒才之心，就壓住了憐才之意，但當華雲龍垂垂欲斃，仇恨一去，那憐才之心，就油然而起了。

薛靈瓊目光發直，遙望天際，玉容黯淡，囁嚅道：「是……我害了他……想不到……」

目光一垂，忽然瞥見墜落地上的龜甲古劍，她想也不想，皓腕一伸，拾起自刎。

眼看寶劍自刎之下，這嬌若春花，艷若朝霞的少女，就得香消玉殞。

申屠主突然一把奪下，冷冷說道：「姓華的還未死，妳犯不着如此急着陪葬。」

薛靈瓊呆了一呆，忽然仰面問道：「你可以救他麼？」

申屠主怔了一怔，道：「老夫可保他十天性命，要救他除非參仙、靈芝一類靈藥。」

薛靈瓊滿懷希冀地道：「何處有參仙、靈芝？」

申屠主皺眉道：「這類天材地寶，可遇而不可求，妳如何找法？」

心念一動，忽道：「華家名滿武林，他自己家中，或許藏有什麼奇珍，只是縱然是有，雲中山距此三四千里，十日之內，除非是飛，那是決到不了，況他家中也未必有。」

薛靈瓊聞言，神智忽然一清，憶起華雲龍剛剛交給自己的玉瓶，說不定是什麼靈丹妙藥。她取出玉瓶，正欲拔開瓶塞，但她久歷江湖風險，熟識人情險惡，忽念申屠主就在身後，若瓶中果是起死回生的靈藥，申屠主豈有不奪取之理。

申屠主見她由懷取出一只形式奇古的玉瓶，欲拔瓶塞，忽又止住，已知她心意，冷冷一哼，

道：「老夫何等身份，豈能奪妳之物，也罷，看在華煬是條好漢，老夫延他十日之命。」

申屠主講罷，不待薛靈瓊答話，即走上前去，在華雲龍胸前連拍十七掌。

薛靈瓊見他掌掌均凝足功力，拍擊的皆是大穴，芳心怦然，凝目注視，不敢少瞬。

只見申屠主拂袖發勁，將華雲龍翻了個身，又在華雲龍背上數穴，連拍十五掌，這次却異常緩慢，最後一掌擊向華雲龍天庭，忽然喘了一口氣，額上也現出汗漬。

薛靈瓊這才看出，申屠主爲華雲龍延命十日，內力耗去不少，對這絕世魔頭，竟肯爲敵人如此，芳心不覺暗感困惑。

但見申屠主重將華雲龍翻過，由懷中取出一只色呈碧綠的玉瓶，拔開瓶塞，傾出一顆大如梧桐子的黑色藥丸。

薛靈瓊忍不住道：「這是什麼藥材製成的？顏色這麼難看。」

語聲甚低，有若自言自語。

申屠主鼻中哼一聲，冷冷說道：「老夫若要害他，何需如此費事。」

俯身捏開華雲龍牙關，將黑色藥丸納入他口中，然後將華雲龍身體托起，轉身待去。

薛靈瓊驚叫一聲，霍然跳起，道：「你幹什麼？」

申屠主停住脚步，轉面向她，不耐地道：「憑妳那點武功，豈能安然帶一個重傷的人下峯，老夫將他送返那座茅房，以後的事，就看妳的了。」

微微一頓，道：「究竟是婦道人家的見識，疑神疑鬼。」

薛靈瓊玉靨一紅，上前兩步，道：「索性請老前輩携我同下。」

申屠主一語不發，僅以右手托起華雲龍，左手握住薛靈瓊皓腕。

薛靈瓊忽又道：「稍等。」

申屠主眉頭一蹙，大有不勝其煩之勢，但仍鬆開手來。

只見薛靈瓊俯身拾起華雲龍的寶劍，再尋自己短劍，却不見踪跡，情知可能是震落峯下，那柄短劍乃是截金斷玉的寶刃，她素來心愛異常，眼下遺失，芳心痛惜萬分，只是想起華雲龍傷勢，又淡然置之，匆匆走回。

申屠主早已不耐，一把抓住她右腕，幌身下峯。

薛靈瓊只覺耳畔風生，略一注目四周景物，便覺頭暈目眩，根本脚不點地，却未感不適，心中暗駭申屠主的武功，想道：「以這魔頭的功力，我只有趁此時，冷不防刺他一劍，始有爲華公子報仇之望，反正禍首是我，拚上一命也罷！」

轉念及此，小心翼翼的抬起寶劍，她早有預謀，寶劍未還給華雲龍，却握在左手。

突然間，她想起這一來華雲龍也勢必喪命，雖然華雲龍僅有十日之壽，但在她心目中，却是無比珍貴，不覺遲疑不決。

她主意未定，忽然身形一止，雙足落地，申屠主放開了手，原來已至那座茅屋了，暗悔失去唯一機會。

忽聽申屠主道：「丫頭，妳剛才爲何不刺下？」

薛靈瓊暗道：「他原來已是察覺。」心中有氣，怒道：「我是覺得你這條賤命，就算再活上百年，也抵不上華公子一日，可不是畏懼你的武功。」

申屠主不怒反笑，道：「丫頭果然癡情，只是老夫不懂，妳爲何還叫那小子華公子？」

薛靈瓊雖然芳心欲碎，也不由玉面通紅，急道：「你別胡說，我與華公子沒有半點關係。」

申屠主哼了一聲，道：「口是心非。」

薛靈瓊怒道：「哼！他是堂堂天子劍之子，身世煊赫，我不過是一微不足道的女子……」

突然，一陣身世之悲，泛上心頭，再念起華雲龍傷勢，心灰意懶，倏然而泣。

只聽申屠主漠然道：「妳與華家小子交情如何，老夫也懶得過問，好好讓他活幾天，有何後事，交待清楚。」

低頭一瞥華雲龍，道：「他五臟離位，治癒形同夢想，送還落霞山莊，亦不可能，你安心陪他住在這裡，老夫去阻人騷擾。」

話罷，將華雲龍放下，幌身已自不見。

薛靈瓊急抱起華雲龍，喃喃罵道：「申屠老鬼可惡，夜深霧重，華公子重傷之下，如何能再感風邪？」

語聲甫落，眼前一花，申屠主忽又出現她面前，淡淡看她一眼，緩緩說道：「等他醒來，妳告訴他，老夫亟望他傷勢痊癒，與老夫再戰一次。」

薛靈瓊漠然道：「我記得告訴他，你快請。」

申屠主對她連番無禮，居然都忍下了，冷冷一哼，身形一閃，霎時失去踪影。

忽聽薛娘的聲音道：「小姐，華公子怎樣了？」

薛靈瓊强忍悲痛，轉面道：「他命若朝露，却是爲了我……」

淚珠一湧，哽咽難言，抱着華雲龍，朝屋內走去。

薛娘創痕滿佈的臉上，顫動一下，跟着跨進門口。

只見薛靈瓊小心翼翼地將華雲龍放置榻上，解下劍鞘，將寶劍納入，美眸一轉，見床頭壁上，卽有一釘，當下掛好。

然後，幫華雲龍脫去鞋襪，蓋上衾被。

薛娘以爲她事已做完，方待呼喚。

但見薛靈瓊立起嬌軀，端詳一陣，又理了理衾枕，一舉一動，溫柔之極，細心無比。

諸事已畢，看看華雲龍再無感到絲毫不適，她緩緩坐在床沿，一雙秋水明眸，呆呆望着華雲龍，良久，一動不動。

薛娘候了半晌，忍不住低聲道：「姑娘。」

她喚薛靈瓊相隔不及五尺，爭耐薛靈瓊宛如不覺，並不知她這忠心耿耿的女僕呼喚。

薛娘略爲提高聲音，叫道：「姑娘——」

薛靈瓊目光不瞬，將手一擺，道：「別吵。」

薛娘楞了一楞，見她似是除了華雲龍，渾忘天下萬物，靈機一動，道：「華公子醒來之後，需要什麼？姑娘可準備了？」

薛靈瓊聽見起首「華公子」三字，倒將話聽進去了，「嗯！」了一聲，道：「妳去看看廚下有何食物，送來就是。」

口中說着，秋波依然直直盯在華雲龍面上。

薛娘暗道：「唉！這姓華的害人不淺，姑娘如此，怎生得了？」

想了一想，只得朝廚房走去，過了一刻，托着一個木盤轉回，盤中兩碗熱粥，三個小菜，兩副筷子，行到薛靈瓊身後，道：「姑娘，送來了。」

只聽薛靈瓊道：「他還未醒，等一等。」

薛娘醜怪的臉孔，顫動了一下，道：「姑娘先吃點吧！」

薛靈瓊道：「不必！」

薛娘楞了一楞，暗暗嘆息，無奈之下，只有將草屋中那張桌子，移至床邊，放下木盤，她也在一旁木櫈坐下，留意着小主人動靜。

深山豈有更漏，三人兩坐一睡，不知不覺間，蠟燭燃盡，屋外鳥鳴嚶嚶，天色已亮。

忽聲華雲龍長長噓了一口氣，霍然睜開雙目。

薛靈瓊驚喜交集，道：「你醒了。」

華雲龍暗一運功，但覺眞氣竟是難以運轉，臟腑破損不堪，命在旦夕，心中暗暗震驚，却淡淡一笑，道：「申屠主何在？」

以肘支榻，掙扎欲起。

薛靈瓊連忙伸手按住，道：「你傷勢極重，不宜多動，還是躺着的好。」

華雲龍微一用力，卽覺頭暈胸悶，心知不能妄動，重新躺下，笑道：「這種滋味，平生第一次嚐到，也算有緣。」

薛靈瓊見他毫不將生死放在心上，想起申屠主之言，華雲龍僅有十日之命，芳心如絞，眼淚

若斷線珍珠，滾滾下落。

華雲龍微微一笑，道：「妳性情堅毅，平日輕不流淚，何事令妳如此傷心？」

他身在傷中，猶溫言慰人，薛靈瓊益難忍耐，忽地跪在地上，螓首深埋牀沿，痛哭失聲。

薛娘站起身來，口齒一張，似欲出言，忽又閉住，默然一歎，眼眶含淚，悄然退出。

華雲龍轉過面龐，柔聲道：「妳有什麼委曲，不妨說來聽聽。」

薛靈瓊哭道：「我恨！」

華雲龍眉頭微蹙，道：「恨什麼？」

薛靈瓊抽咽道：「恨申屠主。」

華雲龍笑道：「他欺負過妳，又震傷了我，該恨。」

薛靈瓊斷斷續續地道：「更恨我自己。」

華雲龍含笑道：「這就不該了，人那有恨自己的？」

薛靈瓊顫聲道：「還恨你！」

華雲龍雙眉一蹙，隨即舒展，側臥榻上，微一點頭，道：「必是我那裡得罪了妳……」

薛靈瓊螓首一抬，垂淚道：「我恨你，恨你爲何要顧及我的生死，不乘機斃了申屠老魔，我死了倒也乾淨，免得在這世上受罪。」

華雲龍笑道：「常言道，好死不如歹活，這世上雖有惡人，不失可愛，我雖慘死，依然戀戀難捨，妳正當錦繡年華，如何說出這等喪氣的話？」

薛靈瓊又低頭啜泣。華雲龍見勸她不住，暗暗皺眉，心念一轉，道：「妳抬起頭來。」

薛靈瓊溫馴地抬起螓首，茫然不解其意。

華雲龍目光一轉，仔細打量她含淚梨頰一審，一本正經道：「妳哭的時候，比笑的時候還要好看，我以往沒有機會，而今有福得觀，這個傷可算是值得了。」

薛靈瓊想不到他在這等情況，還有閒情逸致，留意此事，不禁啼笑皆非。

適時，薛娘端了一盤熱氣騰騰的粥飯、小菜進來，將原先冷却的菜飯換過。

薛靈瓊經華雲龍這一挑逗，悲痛稍殺，聞得菜飯香氣，飢腸轆轆，暗道：「他也必是餓了。」

轉念之下，扶起華雲龍，將枕頭靠起，讓他半躺半坐榻上，取過飯菜，以湯匙舀着，送入華雲龍口中。

華雲龍暗道：「她明明飢餓非常，却先顧及我。」當下將頭一搖，道：「妳先吃，我還不餓。」

薛靈瓊柳眉一顰，道：「假如你不先吃，我怎能咽得下去？」

華雲龍笑道：「妳不吃，我也無胃口。」

薛靈瓊忽又泫然欲滴，道：「你落到這等地步，都是我害的……」

華雲龍連忙笑道：「也罷，我就吃。」

抬臂欲自行取食，却覺手酸骨軟，顫抖不已。

薛靈瓊見一個叱咤風雲的高手，而今變成舉足動手都困難的人，芳心如割，險些又要落淚，却恐引起華雲龍不悅，連忙轉面，偷偷抹去，轉過面龐，强泛笑靨，道：「你也不必再拘小節，

將就點吧！」

華雲龍苦笑一聲，只得就薛靈瓊手中湯匙吃食。

薛靈瓊邊餵他粥菜，邊將他昏迷之後，發生的事，說了一遍，只將申屠主說他只有十日之壽的事，改成慢慢調養，可以痊癒，只是如何瞞得過華雲龍，但他却不說破。

兩碗餵畢，她也說完，華雲龍歎道：「那申屠主竟肯使出『天魔附體』之功，替我療傷，也算一奇。」

薛靈瓊柳眉一蹙，道：「天魔附體？聽來鬼氣森森的，會不會在你體內留下暗傷？」

華雲龍笑道：「名雖難聽，却是魔教最上乘療傷手法，申屠主大概不致如此下作。」

語音一頓，道：「投桃報李，以後我也得救他一次。」

薛靈瓊暗道：「你已命至須臾，還能救人麼？」心如刀割，口中却笑道：「那老魔頭，死了算便宜，救他則甚？」

華雲龍淡淡一笑，道：「受人之恩，豈可不報？」

薛靈瓊道：「那魔頭活着，又不知要害死多少人？」

華雲龍道：「不然，我看他自負極高，等閒人不肯出手，只要折服他，必是隱遁不出，不致釀成大害。」

薛靈瓊見他說話到此，面現困頓之色，忙笑道：「你躺下休息如何？我也要進餐了。」

華雲龍重傷之下，虛弱不堪，確感疲乏，當下略一頷首，薛靈瓊連忙扶着他，緩緩躺下。須臾，華雲龍沉沉睡去。

薛靈瓊呆呆地望着他，却未進食，不知在想些什麼，櫻唇露出了微笑，片刻，花容忽又一變，眼淚簌簌落下，却恐驚醒華雲龍，不敢哭出聲來。

薛娘一直在門外注意着她，覩狀奔入，道：「小姐，妳這樣下去，怎麼得了？」

薛靈瓊淒然一歎，低聲道：「薛娘，他死，我也死！」

薛娘「死」字，若千斤重鎚，猛然敲在薛娘心上，她失聲道：「死？小姐，妳瘋了？」

這兩個「死」字，若千斤重鎚，猛然敲在薛娘心上，她失聲道：「死？小姐，妳瘋了？」

薛靈瓊臉龐一轉，玉面一片堅毅之色，道：「我清清楚楚。」

薛娘醜臉上焦灼之極，道：「小姐，這太不值得了。」

薛靈瓊淡然道：「有何不值得？」

薛娘道：「華家這小子根本是個花花公子……」

薛靈瓊冷冷截口道：「不准侮說他。」

薛娘一怔，亢聲道：「他本來處處留情，心中未必有小姐。」

她語聲陡高，薛靈瓊恐吵醒華雲龍，廻眸一顧，見華雲龍酣然入夢，放下懸心，轉面漠然道：「妳去歇息，這事不必談了。」

薛娘楞了一楞，她是薛家世僕，親眼見到薛靈瓊長大，知她主意既定，屹如山嶽，暗道：事要從根本着手，不如殺了這華雲龍……心念轉動，充滿殺機的目光，不由瞥向華雲龍。

薛靈瓊見狀，芳心大急，道：「妳假如對華公子不利，我立刻死給妳看。」

薛娘恐怖的臉上一陣抽搐，咬牙不答。

薛靈瓊冷冷說道：「妳當我說着玩的？」

薛娘忽然嘶聲道：「姑娘忘了老爺了？」

薛靈瓊驀地呻吟一聲，雙掌捧心，似是痛苦萬分，大大的喘了一口氣，悲聲道：「妳先出去，我想……想……」

薛娘見狀，也是含悲落淚，不再說話，慢慢走出草屋。

一連五天，薛靈瓊衣不解帶，守在病榻之前，睏倦之極，始蜷伏華雲龍脚旁小睡片刻，華雲龍稍一勸阻，則清淚漣漣，只得由她。

一應飲食，則由薛娘照顧，好在申屠主在屋內貯有不少食物，短時不虞匱乏。

華雲龍長日靜坐療傷，只是毫無進展，僅勉强保持不惡化而已。

這一日，他凝氣運功，只覺各大經脈，俱已閉塞，那一口眞氣，始終未能遍走全身，不由心中暗暗忖道：「這傷勢看來已非己力所能治療，說不得只有動用『瑤池丹』了。」

轉念下，欲向薛靈瓊索取「瑤池丹」的玉瓶，目光一轉，薛靈瓊曲身榻畔，沉沉睡去，不忍喚醒，無聊之下，暗暗打量她的嬌靨。

只見她由於數日悲勞，鳳目紅腫，玉容清減，心中暗暗感激，想道：「唉！連日來，她也太辛苦了……」

轉念間，忽見薛靈瓊黛眉微蹙，似睡夢中，尙有失意之事，口中含含糊糊地道：「爹，快來……雲龍別走……救我……」

華雲龍微微一怔，忖道：「她身世必孤苦異常，中猶且不適……睡夢中尙呼我名字，可見信賴之深，我必得全力助其脫離苦難方可無愧……」

不由得憐惜之情大生，不禁柔聲道：「妳放心，我不會走。」

薛靈瓊陡然驚醒，坐起身來，似是餘悸猶存，定了定神，始道：「你剛剛說什麼？」

華雲龍溫言道：「上次因事中阻，這幾日我又壹志療傷，一直無暇問妳身世，趁今日妳告訴我如何？」

薛靈瓊輕輕一歎，道：「等你傷癒之後再說。」

華雲龍點了點頭，道：「也好，不知我託付妳的那只玉瓶在否？」

薛靈瓊一怔，道：「在，你要幹嘛？」由懷中取出，送至華雲龍面前，又道：「我早想讓你服下，却因那時申屠主立於一旁，且你不能稍動，故而停止。」

華雲龍淡淡一笑，道：「而今傷勢可癒與否，全仗這瓶中瓊丹了。」

薛靈瓊訝然道：「是何瓊丹，功效如何？」

華雲龍道：「此丹名叫『瑤池丹』，是三百年前武聖所煉。」

薛靈瓊星目一睜，道：「武聖？」

華雲龍笑道：「正是三百年前威震宇內的武聖雲老前輩……」

薛靈瓊截口道：「我怎麼不知這位老前輩，敢說除了武聖嫡裔，最清楚的，莫過我家了。」

華雲龍心頭一動，暗忖：她看來必是關外鎭遠侯之後代，不然不會說這話了。

忽聽薛靈瓊嗔聲道：「你既有靈丹，爲何早不服下？」

華雲龍微微太息，道：「妳不知道，這原爲解救一批中了魔教虺毒高手之物，而今動用，是萬不得已。」

薛靈瓊玉面含嗔，道：「那也該說一聲啊！」

華雲龍笑道：「我若說了，妳必逼我服下，我本將自行療傷，不願任意浪費。」

薛靈瓊驚喜不勝，却又怨他不早說出，恨恨白了他一眼。

華雲龍微微一笑，道：「這丹中有千年人參、首烏、茯苓及……」

薛靈瓊不待他說完，截口道：「既是武聖親煉，由三百年流傳迄今，其珍貴可知，你的傷十九不成問題了。」

突然，芳心之中，一種深深悵惘，莫名其妙昇起，一時間，竟感華雲龍似是疏遠了許多。

原來薛靈瓊孤僻冷傲，淡視男女之情，但像她這種女子，動情則是生死不計，她數度與華雲龍相逢，已逐漸爲他那英雄氣概所傾倒，加上華雲龍這一次受創，俱因她之原故，芳心之中，早存誓死靡他之意，故忘去了冷傲矜持，不避嫌疑的侍候華雲龍，言語之間，也毫不掩飾情意，只待華雲龍一死，她也揮劍追隨地下。

但當華雲龍忽然可以不死之時，她固歡欣無已，却又覺得此情雖然不渝，而終必別離，與華雲龍之間，反不若同死爲佳，竟是大感惘然，只是這種心情，十分微妙，連她自己也不瞭然。

突然，薛靈瓊霍然驚覺，低聲道：「我去拿水，公子請早服下，貴體也好早癒。」

轉身向廚房走去。

華雲龍聽她忽改口稱之爲「公子」，不由一怔，暗道：「她突然對我生份起來，是何緣故？」

轉念間，薛靈瓊已一手端茶，一手握瓶，走了回來，將茶杯擱在桌上，拔開瓶塞，頓時清香

滿室，沁人心脾，聞之令人靈府空明，神清氣爽。

華雲龍一指牀沿，正色道：「這丹早一刻，晚一刻服皆可，妳且坐下，我與妳詳細一談。」

薛靈瓊聞言，木然坐下，蓋上瓶塞。

華雲龍默然須臾，道：「我得罪了妳？」

薛靈瓊螓首一搖，却未開口。

華雲龍道：「那是妳對我不滿？」

薛靈瓊頓了一頓，淡淡的道：「你對我只有恩德，我再不滿，那就禽獸不如了。」

華雲龍劍眉微聳，道：「那我就不明白了……」

薛靈瓊截口道：「你不必明白。」

放下玉瓶，轉身疾奔出戶。

她只覺心頭鬱悒，極欲痛哭一場，奔出竹林，來至一處草地，再也忍不住，匍身地上，哀哀大哭。

也不知過了多久，她胸懷稍暢，哭聲漸止，忽聽薛娘的聲音叫道：「小姐！」

薛靈瓊回眸一顧，見薛娘不知何時，已立於身後，連忙抹去眼淚，站起身來。

薛娘歎息一聲，道：「他既無性命之憂，咱們就離去也罷！」

薛靈瓊螓首一搖，毅然道：「不，待他傷勢痊癒再走。」

薛娘口齒一啟，未及說話。薛靈瓊又道：「我以往私心太重，如今也想通了。只是仍須一盡心力，不爲什麼，姓薛的決不求人。」她激動之下，不由語無倫次了。薛娘戚然道：「一切都由

小姐吧！」

語音微微一頓，道：「我看姓華的倒也不錯，機智技藝，沒有話說，雖嫌放浪不羈，但也無傷大雅……」

薛靈瓊截口道：「我想明白了，妳反未想通。」

頓了一頓，苦笑道：「不錯，我愛他，他如何對我，我都不能也不願過問，現在……這事不談，咱們去。」

薛娘惑然道：「現在姑娘又如何了？」

薛靈瓊嫣然一笑，道：「剛才我太失態，現在該回去道歉了。」

薛娘見她笑容中，隱有無窮苦澀，怔了一怔，薛靈瓊已蓮步款移，向前走去，急忙追上。

忽聽薛靈瓊悠悠歎道：「薛娘，妳為我家犧牲了一切，而我家却對妳沒有半分報答。」

薛娘急道：「姑娘怎麼說出這種話了？就算為了老主人與妳死上一百次，也是應該的。」

薛靈瓊黯然一笑，疾步走向那茅屋。薛娘惘然跟着，暗忖：小姐個性堅毅，有何苦難，都默然承受，看她神情，似是有所決定，不要出了什麼不幸，那我九泉下也無顏見主人之面了。

思前想後，但覺無能為力，不由恨上了華雲龍，暗暗咒道：臭小子，姑娘有事，老娘不跟你拚命才怪！

須臾，回到茅屋之前，薛靈瓊一逕奔入，只見華雲龍半坐榻上，並未服丹，玉瓶猶在原處，見她進來，微微一笑道：「我以為妳不再回來了。」

薛靈瓊怔了一怔，朱唇啟動，但覺喉頭哽塞，說不出話，忽然嬌軀一撲，投入華雲龍懷中，

哭道：「從沒有人關切我……」

華雲龍輕撫着她的如雲秀髮，溫言道：「我知妳有很多委曲。」

薛靈瓊邊哭邊訴，道：「當我五歲之時，母親逝去，父親又雄心勃勃，欲創一番霸業，無暇與我多聚……」

華雲龍暗暗想道：「她幼年喪母，父親又疏於照顧，父慈母愛，兩皆未嚐，也算夠悲慘的了。」

只聽薛靈瓊哽聲繼道：「及我十歲那年，忽然來了那玄冥教主九曲神君，一番交談，如石投水，相契無間，於是聯手欲共覇天下。」

言語及此，玉面一仰，道：「你知我父親……」

華雲龍截口笑道：「諱成德，是三百年前與武聖有姻親的『鎮遠侯』後人。」

薛靈瓊訝然道：「你知道？」

華雲龍微微一笑，道：「我外公告訴我的，他老人家是當年神旗幫主，還說令尊被制……」

頓了一頓，又道：「聽妳說，令尊與那自封神君的谷世表，交若鍼芥，這又是怎麼回事？」

薛靈瓊悽聲說道：「引鬼上門，如此而已。」

華雲龍道：「妳講詳細一點。」

薛靈瓊點點頭，道：「事情發作，距今也不過兩年，當時不知那谷世表如何買通了我家一個名叫薛通的僕人，在我父親飲食中，下了慢性的散功毒物，待家父察覺時，已來不及了，僅手斃

叛僕，命薛娘携我快逃。」

突然銀牙一挫，恨聲道：「薛娘之臉，就是毀在姓谷的那狗賊手下。」

華雲龍雙眉豎起，道：「谷世表好毒的心腸，好辣的手段，嘿嘿！看他還能橫行幾時？」

薛靈瓊美眸含淚，道：「這筆血債，必須討回。」

華雲龍略一沉吟，道：「其後二年，妳們怎樣渡過？」

薛靈瓊道：「起初東逃西竄，好在谷世表不太重視我與薛娘，同時玄冥教下，倒有近半數人，是家父手下，在家父受制後，受脅而從，其中雖有甘心從賊，但大部忠貞，因家父在谷世表手中，不得不聽命行事，他也不敢逼得太急，後來……」

說到此處，霍然住口。

華雲龍追問道：「後來怎樣？」

薛靈瓊嬌靨一紅，道：「那谷世表遣人傳語，說是我若能除去天子劍任一子女，就釋放家父。」

華雲龍暗忖：原來如此，難怪她們主僕第一次和我見面時，必欲殺我，轉念之下，放聲一笑，道：「我死了不打緊，谷世表肯遵守諾言麼？」

薛靈瓊忸怩道：「人家懊悔死了，你還說。」

頓了一頓，却道：「不過，我想他是肯依諾釋放的。」

華雲龍笑道：「哦！妳是何所據而言？」

薛靈瓊道：「家父武功已失，無異廢人，釋之不足以成大害，加之，我若徼幸得逞，與你們

華家已成死讎，也不慮靠向你家，洩漏機密，他欲稱霸江湖，也須維持威信，若違約言，誰肯爲他賣命？」

華雲龍暗道：「她心思縝密，倒非易欺衝動。」

微微一笑，道：「令尊功力盡散，妳若救出，又待如何？」

薛靈瓊黯然道：「若蒙上天恩賜，得以父女相聚，薛靈瓊奉父歸隱，夫復何求？家父雖失武功，得保天年，未始不是不幸中之大幸。」

華雲龍對她孝心，暗存欽佩，忽然想起一事，問道：「司馬家命案，兇手究是何人？」

薛靈瓊微微一怔，道：「不是那尤氏，仇華下手，谷世表、九陰教主謀？」

華雲龍沉吟道：「谷世表與九陰教是決脫不了干係，不過可能還有內幕。」語音微頓，朗聲說道：「靈瓊，妳的事，殲滅玄冥教，也就連帶解決，前程艱鉅，妳先別鬧彆扭，眼下我服丹療傷了。」

這是他第一次喚薛靈瓊名字，薛靈瓊芳心一甜，連連點頭，起身拔開瓶塞，傾出兩粒大如龍眼，燦若明珠，通體透明，奇香四溢的丹丸於掌中，遞到華雲龍面前道：「這類靈丹，入口即化，拿水眞是多餘，你快吞下。」

華雲龍見她那纖掌，潔白晶瑩，有賽美玉，與「瑤池丹」相映，實是美極，脫口道：「靈丹雖妙，豈及靈瓊手膩，讓我摸摸。」

薛靈瓊玉面一紅，嗔道：「你再胡說，我回身就走，管你是死是活。」

華雲龍吟吟一笑，道：「僅須一粒，另一顆請放回玉瓶。」

薛靈瓊嬌喚道：「你傷重如斯，兩粒猶恐不足，那批中毒高手，理他幹嘛？何況欲祛毒，不必定需此丹。」

華雲龍面容一整，正容道：「靈瓊，爲人不可因私情，忘公義，快收起。」

薛靈瓊聽他正容以言，不敢不從，委委曲曲藏好一顆，另一顆華雲龍才一口吞下。

服下「瑤池丹」，華雲龍立即垂簾內視，靜坐運功。

薛靈瓊則坐在他身旁，妙目凝光，緊張的注視着華雲龍面龐，芳心內的喜悅，壓抑不住，花容往昔那種幽怨淒涼，一掃而盡。

睢寧縣，位於淮河南岸，是由淮陰至徐州必經之地。

這一日，睢寧縣城南門，忽來一老二少。

老的瘦骨嶙峋，滿面皺紋，銀髯過腹，手持佛珠，灰衣僧衲，多耳蔴鞋，似是一雲遊老僧。

少的却是兩個絕艷少女，緊隨老僧左右。

左方的紫衣少女，雲鬢高髻，長裙曳地，擧止端重。右面的少女，美的不可方物，蛾眉如黛，鳳目點漆，瓊鼻櫻唇，體態輕盈，那絕代的姿容，人間怕是找不出第二個了。

這一老二少，無疑的，卽是武聖之後元清大師，及其外曾孫女蔡薇薇，倩女教主方紫玉之首徒賈嫣了。

他們走在一處，本就扎眼，何況蔡薇薇、賈嫣艷光四射，更是引得路上行人，個個佇足以觀了。

蔡薇薇見狀，黛眉一皺，道：「討厭！」

目光一轉，望向賈嫣，道：「嫣姊，妳說是麼？」

賈嫣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蔡薇薇喚道：「哼！嫣姊愈來愈沉默寡言，像是換了一個人似的，不行，快回答我。」

賈嫣被逼不過，淡淡一笑，道：「薇妹美賽天仙，一路上，自是不免震驚了那些凡夫俗子。」

蔡薇薇道：「嫣姊譏笑我，妳怎不說是因妳之故？」

賈嫣微微一笑，道：「我醜陋不堪，焉敢與薇妹相比。」

蔡薇薇還待再說，忽聽元清大師道：「薇兒，不許纏着妳嫣姊胡鬧。」

蔡薇薇小嘴一呶，道：「都是公公教的，否則嫣姊何至變成這樣，下次嫣姊再讀什麼三藏經典，我非一把火燒光不可。」

元清大師搖頭道：「胡說！罪過！罪過！」

蔡薇薇嬌聲說道：「我不要嫣姊終日死氣沉沉的嘛！」

賈嫣道：「若公公爲我講解佛法，妳待如何？」

蔡薇薇星眸一睜，道：「我在旁敲鐘打鼓，看他如何講解下去。」

此言一出，元清大師與賈嫣，不覺莞爾。

忽見一個夥計模樣的漢子，走向三人，躬身哈腰，道：「小店有最好的素席，大師您請賞光吧！」

元清大師暗道：「居然有拉僧人上舘子的。」

他本着與人方便之旨，再者也不懼這些人作怪，點了點頭，道：「你帶路。」

那夥計模樣的人打了一躬，道：「請大師與兩位姑娘，隨小的來。」一轉身走去。

賈嫣自幼處身江湖，週旋風塵，自是看出蹊蹺，但却不說話，蔡薇薇却根本懶得留心，隨着元清大師而走。

未幾，來至一座金碧煇煌的酒樓，那掌櫃的親自恭恭敬敬將三人迎入樓上雅座。

入了座，那掌櫃朝着蔡薇薇與賈嫣，道：「請問兩位姑娘……」

賈嫣截口道：「我也茹素。」

蔡薇薇低聲埋怨道：「一路上都是這樣，年紀輕輕，妳又何必？」

賈嫣充耳不聞，蔡薇薇氣得小嘴一嘟。

那掌櫃的却向蔡薇薇道：「姑娘是……」

蔡薇薇將手一擺，賭氣的道：「我也一樣罷了。」

那掌櫃的問畢，躬身一禮，退了出去。隔了一忽，各色素菜，如流水般送上，雖是素的，那色香味，件件不遜鷄鴨烹調，器皿是最精緻的瓷器，匙箸是銀的。

蔡薇薇覩狀，黛眉微蹙，道：「何必那麼多？咱們只有三個人。」

賈嫣接口笑道：「款待武聖後人，安能寒酸。」

指那些匙筷，道：「妳瞧，爲祛咱們疑慮，連匙箸都用銀製的。」

蔡薇薇玲瓏剔透，一經提醒，恍然道：「是玄冥教？抑九陰教？」

賈嫣含笑道：「地近魯南，那是玄冥教的可能多些了。」

忽聽元清大師道：「來了。」

蔡薇薇一凝神，道：「有人在問那掌櫃咱們在那裡，那掌櫃的說，咱們在四號座，嗯！上來了。」

賈嫣運功於耳，却聽不見聲息，不由笑道：「這人功力比我高。」

蔡薇薇道：「誰教妳把日子放在佛經上比武功上多，否則進境……」

忽然座簾一掀，走入一個身軀魁梧，紫棠面皮的老者，蔡薇薇倏地住口。

忽見那紫面老者掃了三人一眼，在蔡薇薇花容之上，不由一頓，隨朝元清大師抱拳一禮，道：「淡酒薄餚，多有怠慢了。」

元清大師合什還禮，道：「多蒙施主盛情接待，老衲眼拙……」

那紫面老者陰陰一笑，道：「老朽董鵬亮，蒙神君恩典，忝掌人文一壇。」

元清大師道：「原來是董壇主，老衲失敬了。」

微微一頓，道：「董壇主此來，有何見教？」

董鵬亮道：「老朽奉命投柬。」

自懷中取出一張大紅柬帖，雙手奉上，道：「此柬本當早已送及，只因大師身份不比尋常，神君特命老朽專呈，故稽延迄今。」

元清大師見對方以禮而來，自也不便怠慢，接過手中，含笑道：「山野之人，竟承貴上如此看重，實是慚愧萬分。」

展開柬帖，只見上面短短三行：「字奉元清大師尊座：謹訂端陽佳節，於沂蒙放牛坪，舉行

開壇大典，敬備菲酌，恭候光臨。」落款却寫着：「無量山，九曲山二代弟子，玄冥掌教谷某頓首」，一十八字。

元清大師暗暗想道：「這一路上，聞得玄冥教主，乃當年無量神君之徒谷世表，想那李無量，死於文太君手底，谷世表揭明無量弟子，自是決心一報師仇了。」

只聽董鵬亮道：「蔡姑娘隨着尊長，賈姑娘屬於倩女教下，故兩位姑娘請帖，俱未另行致送。」

蔡薇薇就元清大師手中，將請帖看了，秀目一抬，道：「這是小事，倒是我有幾處不解的地方，想請董壇主不吝指教。」

董鵬亮呵呵一笑，道：「姑娘請說。」

蔡薇薇道：「聽說貴教開壇大典，原定四月六日，怎麼變成端午節那一天了？」

董鵬亮乾笑一聲，道：「因事延遲，如此而已。」

蔡薇薇冷冷一笑，道：「還有無量山與九曲山，分明是兩處地方，風馬牛不相及，貴上牽扯一起，實在令我大惑不解。」

董鵬亮聞言，面色不由一變，瞬即恢復，道：「學無常師，神君先後受業無量神君李公，繼得前代神君遺笈，自誌源流，示不忘本。」

蔡薇薇暗道：此人也有口才，把那玄冥教主，說成了重義之人。口齒一啟，還待說話。

元清大師却不願口舌爭論，含笑道：「華大俠之處，貴教請帖發出與否？」

董鵬亮道：「落霞山莊，武林重鎮，敝教豈能漏了。」

元清大師暗道：「玄冥教主胆敢邀約華天虹，若非自信武功已可匹敵，則必另有陰謀……」

轉念之下，淡淡笑道：「老衲疏野成性，筋骨疏懶，不克參與，只有辜負貴上投柬之意了。」

董鵬亮大出意外，怔了一怔，道：「大師若是不去，典禮中少了武聖傳人，那可要減色不少了。」

元清大師淡淡一笑，道：「老衲一生未在江湖行走，並無赫赫之名，到與不到，實不足輕重。」

董鵬亮心中暗急，眼珠一轉，故意傲然一笑，道：「神君有意在大典中，一開較技大會，想武林中，盜竊虛名之輩，所在多有，屆時必不敢參加……」

蔡薇薇哼了一聲，冷冷說道：「你想見識武聖絕學，還不容易，接我一掌。」

玉掌一揮，待要隔席拍將過去。

董鵬亮心神一凜，暗忖：由幾次動手經過看來，這丫頭武功在我之上，何況此來，嚴戒與蔡家引起衝突，心念一轉，不接不閃，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蔡薇薇自不能向不還手的人出手，無奈收掌，道：「你既敢輕視武聖武功，爲何不敢接招？」

董鵬亮笑聲一歇，道：「老朽那敢輕視。」

蔡薇薇怒聲道：「你明明說……」

突然想起董鵬亮語中雖有輕視之意，但指的是不參與玄冥教開壇大典的人，頓時改口，道：「玄冥教開壇之典，有什麼了不起，竟敢用來衡量天下英雄。」

董鵬亮淡淡一笑，目光一轉，望向元清大師。

只見元清大師沉吟一瞬，忽慈目一睜，精光陡現。

董鵬亮目光與元清大師一觸，只覺有若兩道利箭，射入心頭，心頭一震，暗道：這兇和尚好高功力！

但聽元清大師低宣一聲佛號，道：「老衲薄技，本不敢妄與這等盛典……」

董鵬亮接口道：「大師而今是答允蒞臨了？」

元清大師肅然道：「董壇主放心，貴教開壇大典，老衲必到。」

董鵬亮心中暗喜，道：「大師既惠然肯來，敝教開壇大典，增輝不少，與會群雄，得觀武聖之神功絕藝，當可一開眼界。」

目光一轉，忽又望向蔡薇薇，笑道：「蔡姑娘與令尊長走這條路上，莫非是要去徐州？」

蔡薇薇冷然說道：「不勞動問。」

董鵬亮放聲一笑，道：「若諸位不是去找華家二公子，則老朽不敢多言，假使是的話……」

蔡薇薇聽出他話中有話，芳心一震，道：「怎樣？」

賈嫣玉面微變，美眸一轉，也望了過來。

董鵬亮哈哈一笑，道：「約莫半月之前，當年江湖三害爲首的一位人物，通天教主天乙子，

突然來到徐州，尋上了華公子，一場惡戰，忽又罷手，携手進入宅內。」

語音微微一頓，道：「其後華公子與那天乙子，是戰是和，老朽就不得而知了。」

蔡薇薇雖不清楚當年三害如何，只是聞名可知，其人必如毒蛇猛獸，賈嫣之師方紫玉，當年曾隨玉鼎夫人，臥底通天教，則深知教中之人習性，芳心一陣激動，脫口說道：「以後如何？」

董鵬亮望了她一眼，道：「據說華公子與天乙子，及晚便秘密離去，莫知所向，迄今不知訊息，老朽却因送帖之時，始行得知。」

賈嫣與蔡薇薇，對望一眼，同是滿面憂色。

只聽董鵬亮道：「由此而北，凡屬通都大邑，悉有本教接待貴賓的酒樓客棧，諸位可任意住宿飲食。」拱一拱手，道：「老朽任務完成，告退了。」

元清大師合什道：「老衲不送了。」

董鵬亮轉身行去。

蔡薇薇戚然道：「公公，您看二哥會出事麼？」

元清大師心中也頗爲憂慮，却含笑道：「別說龍兒武功機智，非比尋常，就以相貌而論，也非夭折之相，大可無慮。」

賈嫣忽然立起嬌軀，道：「我去找本教設於此地的分壇，探聽消息。」

元清大師點了點頭，道：「速去速回。」

賈嫣匆匆離座而去，過了片刻，匆匆回來，面上有着掩飾不住的憂色。

蔡薇薇促聲道：「嫣姊，有什麼消息？」

賈嫣勉强一笑，道：「這裡的人，職卑位低，不知詳情，看來還是要到徐州去詢問了。」

元清大師道：「此地距徐州不過二百餘里，緊趕一陣，申時可至。」

說到這裡，三人都再也不願說下去，菜飯也不吃一口，付賬出樓，那掌櫃的自是不肯收錢，蔡薇薇也懶得嚕囌，銀錠一擱，疾行而去。

出了城門，雖仍有稀疏行人，也不顧驚世駭俗，風馳電閃，施展輕功。

元清大師慮及賈嫣功力遠遜，牽住她右腕，携之而行。

蔡薇薇武功可謂超凡入聖，元清大師更是出神入化，申時三刻，已至徐州，方入城內，迎面遇上賈少媛，賈嫣立即問道：「華公子何在？」

賈少媛先不回答，朝元清大師襝衽一禮，再與蔡薇薇招呼一聲。

元清大師微微一笑，道：「不必多禮了。」

蔡薇薇逼不及待的道：「媛姊，二哥在徐州否？」

賈少媛四外一掃，强笑道：「有什麼事，請先入屋再講。」

返身走去，須臾，四人來至那座宅第，直趨內宅。

廳中這時正坐着宮氏姊妹，聞得步履，迎出廳門，一眼瞥見蔡薇薇，不由一楞。

賈少媛略一引見，不待坐定，即道：「華公子半月前與天乙子去了皖西霍山。」

蔡薇薇道：「去幹麼？」

賈少媛緩緩說道：「天乙子言，有一批中原高手，身受虺毒，被囚霍山，華公子聽了，即慨然聯袂趕去解救。」

忽聽賈嫣問道：「當時師妹妳在不在場？」

賈少媛道：「在。」

賈嫣黛眉微蹙，語含薄責，道：「師妹，師父平時曾一再提示咱們，通天教的鬼蜮伎倆，妳爲何不力加勸阻？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賈少媛滿面羞愧，垂目望地。

宮家姊妹這些天來，與賈少媛已好的如膠似漆，宮月蕙不禁插口道：「這事如何怪得媛姊，當時咱們姊妹，『雙環奪命』丁如山，神旗幫的侯稼軒兩位前輩，亦皆在場，丁、侯兩位前輩，也勸止不了。」

賈嫣「哦！」了一聲，歉然道：「愚姊錯責了，師妹原諒。」

賈少媛輕輕一嘆，道：「小妹確有不是。只是華公子的事，誰管得了，再說，那天乙子的行動，小妹一旁仔細留意，未看出有半分作假之態。」

蔡薇薇急聲道：「天乙子原來有多壞？當時行爲，又是如何？」

賈少媛沉吟道：「過往的事，不必提了，我只講那時他的表現。」

頓了一頓，就將天乙子初至徐州，先伸量了華雲龍一次，然後入宅商討，如何救人的事，說了一遍。

語罷，目光一抬，道：「蔡姑娘的令兄，與丁、侯兩位前輩等，也隨後趕去了，至今未返。」

蔡薇薇道：「我哥哥知道這事，那是決呆不住的。」

賈少媛道：「天乙子之徒，在消息久杳之下，俱願自行監禁。」

賈嫣道：「這都是小事，還有麼？」

賈少媛疑遲片刻，始道：「據報侯、丁兩位前輩與蔡公子，逢上過那東郭壽的師兄申屠主，險些命喪荒山，只得急急撤出。」

蔡薇薇面龐一轉，望向元清大師，惶然道：「公公，二哥敵得住那申屠主麼？」

元清大師一直默坐聽她們說話，聞言淡然道：「雖不能敵，逃還可以。」

蔡薇薇焦灼萬狀的道：「他不逃怎辦？」

元清大師笑道：「龍兒深識大體，當不敢逞强一拚。」

蔡薇薇那裡放心得下，道：「我去霍山一趟。」

賈嫣美眸一轉，也望向元清大師，雖未開口，那意思顯然也想趕去。

但聽元清大師道：「由此至霍山，足有一千四五百里，至沂蒙一帶，也近千里，玄冥教開壇大典，僅餘十數日，來不及了。」

蔡薇薇柳眉一揚，道：「薇兒不去也罷，有什麼大不了。」

元清大師搖一搖頭，轉面道：「媛姑娘，接到玄冥教邀柬的人，有多少？」

賈少媛欠身一禮，道：「您老人家太客氣了，晚輩那裡敢當。」

語音一頓，道：「大概凡是有頭有臉的人，不管是隱是遯，玄冥教都送了請帖，那些身份不夠的，有很多也準備去看熱鬧，徐州已走了好些人。」

元清大師道：「華家有何動靜？」

賈少媛道：「文太君未見動靜，華大俠也未出山，那投柬的，至半山時，便由老管家攔住接去，連華大俠也未見到。」

輕輕一聲嘆息，道：「華家素爲萬方景仰，只是這樣諱莫如深，令天下英雄，大惑不解。」

宮月蕙忽然插口道：「這次下山，咱們姊妹曾去落霞山莊，拜見文太君、華大俠與兩位華夫人。」

元清大師微微一笑，道：「見到了麼？」

宮月蕙恭容道：「見是見着了，只是文太君壹意調教那位司馬大俠的孤女司馬瓊，全家起居如常，唯有華大哥、華三弟、兩位世妹，私下談論華二哥在外之事，另外還有一位蔡夫人……」

蔡薇薇星目一睜，道：「那是我娘，她老人家怎麼樣？」

忽聽宮月蕙道：「令堂與兩位夫人，相處甚歡，還叮囑咱們東來，必至金陵找妳玩。」

蔡薇薇歡聲道：「兩位姊姊何不早說？」

宮月蕙嬌笑道：「剛剛妳急着探聽華二哥下落，咱們怎敢打擾。」

元清大師暗暗忖道：薇兒一心在她二哥身上，嫣兒武功尚差，她們幾個女孩子也難商大計。

念頭一轉，道：「薇兒。」

蔡薇薇見元清大師神色肅穆，忙垂手道：「公公有何吩咐？」

元清大師道：「這開壇大典，關係甚鉅，我事先必須一探虛實，妳隨後趕來。」語音一頓，又道：「龍兒的事，最好放在大典之後，妳再去霍山不遲，切記我家祖訓，先公後私，嫣兒也是

一樣。」

語聲甫落，灰袍一拂，倏地不見。

他長年雲遊在外，孑然一身，並無留戀，蔡薇薇却覺驀失所依，賈嫣更是悵然，不覺奔至窗口，美眸含淚。

忽聽宮月蕙道：「我姊妹武功太差，沂山離此不近，若想趕上這場大會，也該及早上路了。」

蔡薇薇暗暗想道：「二哥的事，只好暫時擱下。其實，以他身手，也不該出事，很可能會中就見到他了。」

轉念之下，道：「宮姊姊，咱們一塊走好麼？」

宮月蕙一把拉住蔡薇薇皓腕，嬌笑道：「妳美若月殿仙子，小謫凡塵，咱們姊妹但恐不配，那有不好之理。」

宮月蘭笑道：「妳嫉妒嗎？」

宮月蕙抿咀一笑，道：「自是嫉妒的緊。」

蔡薇薇雖慮華雲龍安危，也不由燦然一笑，嬌聲道：「爲什麼？」

宮月蕙但覺她美艷之中，散放着和平天眞之芬芳，竟感無法嫉妒，微微一嘆，執起蔡薇薇皓腕，道：「實在說，我得知妳時，心中十分嫉妒，而今却消釋無踪了。」

蔡薇薇怔了一怔，不知她初時何以對己妒恨。

忽聽賈嫣漠然道：「歇息一夜，明晨咱們就應走了。」

魯南道上，這些日子，忽又熙攘起來，來往之人，盡是江湖人物。

玄冥教聲勢也眞浩大，以沂山爲心，周圍方千里的通都大邑，無不設有接賓之館，美輪美奐，侍候者皆是清麗少女，任何珍餚異饌，嗟咄立辦，笙歌絲竹，娛目悅耳，包君滿意。

江湖平靜了許久，很多人靜極思動，紛紛復出，大部分存着看熱鬧的心，擔心三教猖獗的人，却是少數，這也是人情之常，無可厚非。

蔡薇薇、賈嫣、宮氏姊妹，啟程北上，爲避開玄冥教所設賓館，走的都是荒僻小路。

四女決定在開壇大典前一日到達，故沿途指點煙嵐，談笑山水，徐步而行，走得頗不寂寞。

沿途鄉愚見了四位國色天香的姑娘，自是少不得大驚小怪一陣。

這日傍晚，來到沂水城外，由於四人皆不知放牛坪位於何處，商議之下，決定入夜至賓館探聽。

及晚，四女轉入城中，正奔向玄冥教賓館，蔡薇薇突地頓住嬌軀，凝眸向左方望去。

餘下三人，愕然止步，宮月蓮低聲道：「什麼事？」

蔡薇薇瞻望不瞬，道：「是梅素若。」

賈嫣與宮氏姊妹，不由轉首望去。

蔡薇薇搖了搖頭，道：「她已出城，看不見了。」

賈嫣沉吟道：「玄冥教這次開壇大典，骨子裡明明是與俠義道挑釁，三教聯盟，梅素若身爲九陰教主，論理這時該在玄冥教總壇。」

宮月蕙道：「這麼說來，梅素若是有要事待辦了？」

賈嫣點一點頭，道：「理當如是。」

蔡薇薇低聲道：「嫣姊，我們跟去一看如何？」

四女中，以賈嫣年紀最長，閱歷最豐，故凡事都取決於她，賈嫣雖早厭江湖中事，也只得打起精神留意了。

賈嫣暗道：「梅素若此來必有要事，若對俠義道不利，伺機破壞也好。」轉念下，點頭道：「反正咱們不忙，去看看也好。」

蔡薇薇聞言，當先領路，朝梅素若逝去處奔去，一忽，四人來至郊野密林。

蔡薇薇忽然停下，悄聲說道：「到了。」

宮月蕙始終未見人影，不禁問道：「在那裡？」

蔡薇薇正欲答話，驀然面色一變，急聲道：「快藏起！」

三人雖莫名其妙，却知她必有所聞，依言迅即擇了一株樹木，藏好身形。

剛剛藏好，只見人影一幌，她們適才停身之處，出現了兩個壯漢。

宮月蕙玉面一紅，暗忖：一定是我話聲稍高，驚動了樁哨。

但見那兩個壯漢，目光灼灼，四掃一遍，其中一人道：「老陳，連個屁也沒有，別是你聽錯了？」

那被稱爲老陳的壯漢沉聲道：「不可能，明明有女子聲音發自這裡。」

頓了一頓，道：「一定躲起來了，老張，咱們搜！」

拔出一柄鑌鐵短戟，就待搜索。

那老張却一把抓住他膀臂，道：「慢着。」

那老陳怒聲道：「你拖拖拉拉的，誤了事看你有幾個頭？」

那老張冷哼一聲，道：「你這樣搜得出鬼來，受人暗算，划得來？咱們不如發出信號，通知別人。」

宮月蕙暗暗咒道：「好狡猾的傢伙。」銀牙一咬，準備冒險出手，制住二人。

忽見倩影一閃，蔡薇薇悄然撲上。

那兩個壯漢身手縱非泛泛，且全神戒備，在蔡薇薇這等偷襲之下，何能倖免，那老張一聲悶哼，頹然倒下，那老陳鑌鐵短戟疾揮，方待脫口大叫，已被蔡薇薇點中昏穴，吭了半聲，仆倒地上。

宮月蕙躍身而出，欽佩地道：「這兩個任選一人，武功只在我上，妳不費吹灰之力，即已制住，連聲音都來不及發出。」

賈嫣低聲一笑，道：「這兩人不算什麼，薇妹的眞實武功，妳尚未見過。」

宮月蕙星目一閃，道：「希望今晚有一場好殺，也讓我見識見識。」

幾人藏妥被制兩人，繼續淌入，不及十丈，蔡薇薇秀眉微蹙，以「練氣成絲」朝三人道：「越往裡面的人，功力越高，再欺入只怕要被察覺了。」

賈嫣與宮氏姊妹，都不能傳音說話，情知她是顧慮三人，賈嫣沉吟一瞬，附着她耳畔，悄聲說道：「妳一人進去查看好了。」

蔡薇薇點了點頭，忽又將頭一搖，傳音道：「在此即可。我猜九陰教是埋伏在此，狙擊一個

人，稍待便知分曉。」

賈嫣知蔡薇薇是恐自己與宮氏姊妹，敵不過九陰教高手，故而留下，暗道：若九陰教是截擊某人，這裡也當可探得，不妨再候片刻，當下微一點頭。

四女停於當地，蔡薇薇運功默察，過了約摸兩刻，忽聽遠處有衣袂飄風之聲，向這裡疾馳而來。

那人輕功高強，踏着林梢，倏爾之間，相距已不到十丈。

就在此刻，忽聽一聲暴喝道：「顧鸞音，站住！」

請看下集

大俠魂續 上冊 司馬翎 著

出版者・文天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鍾 秋 天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二一五四六號
總經銷・文 天 行
台中市精武路二三二號
電話(〇四)二一一一五〇〇
二一一六七八〇
郵撥：二二四八九二鍾秋天收
印刷者・翰華美術印刷有限公司
定 價・新台幣 一六〇 元整
法律顧問・陳 明 昌 律師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一月 出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